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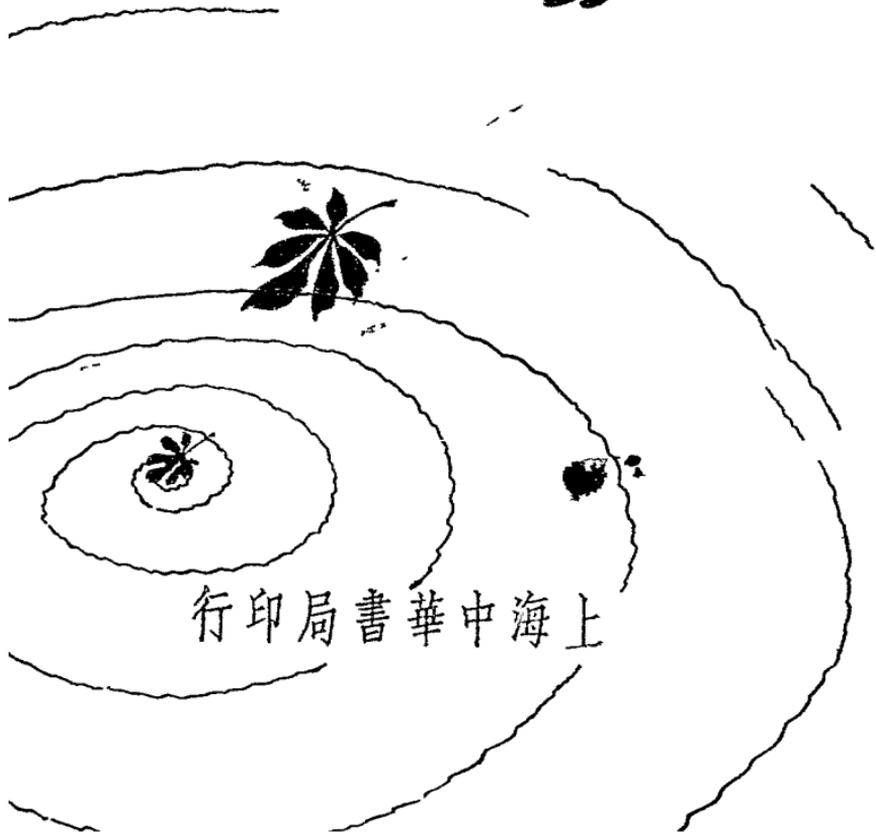
波多萊爾散文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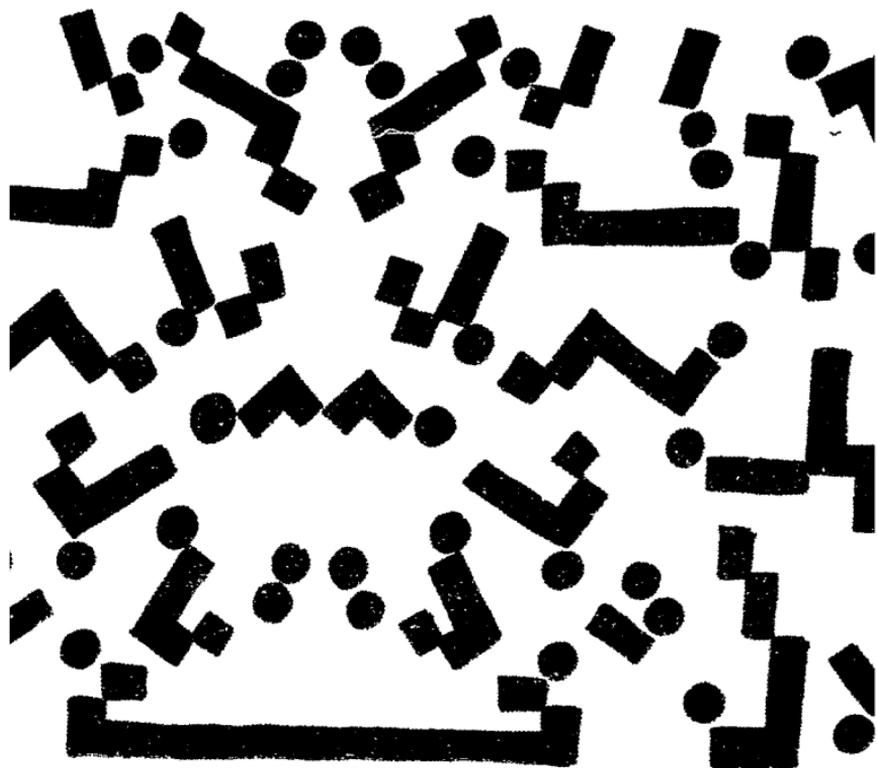
波多萊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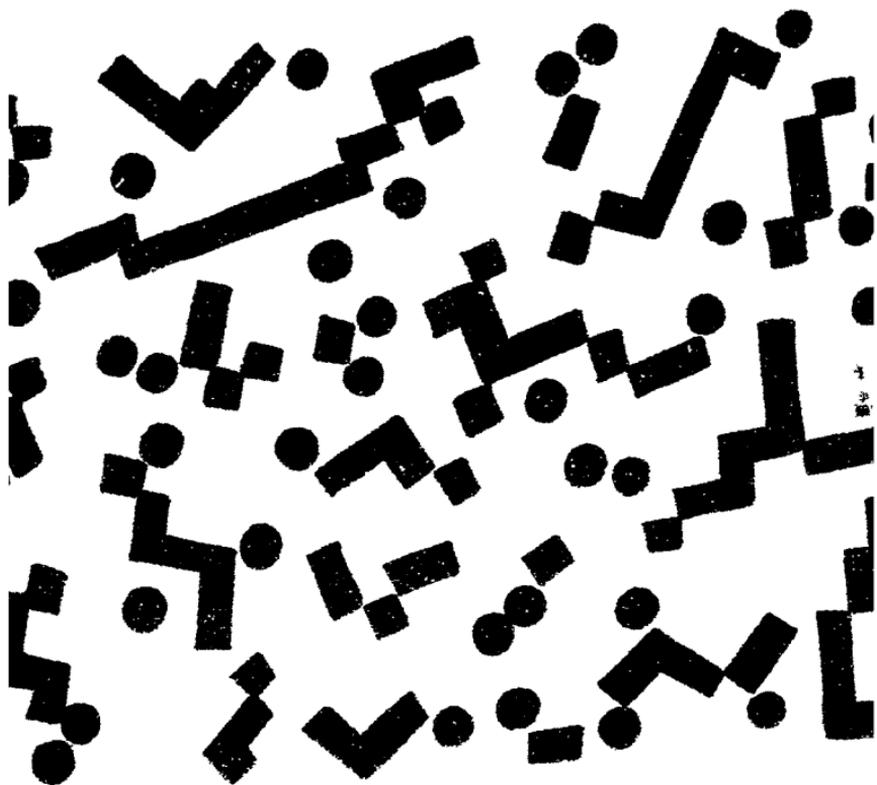
邢鵬舉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散文詩

波多萊爾著
邢鵬舉譯

■ 人 愛 給 獻 ■



波多萊爾像



『永久的沉醉呀!這是人生唯一
一的問題,此外什麼東西都是不足重
輕的……』—沉醉.

序

「我們誰不會，在志願奢大的期間，夢想過一種詩的散文的奇蹟，音樂的却沒有節奏與韻，敏銳而脆響，正足以迹象性靈的抒情的動盪，沈思的紆綑的輪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波特萊一輩子話說得不多，至少我們所能聽見的不多，但他說出口的沒有一句是廢話。他不说廢話因爲他不說出口除了在他的意識裏長到成熟琢磨得剔透的一些。他的話可以說沒有一句不是從心靈裏新鮮剖摘出來的。像是仙國裏的花，他那新鮮，他那光澤與香味，是長留不散的。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史上，一个佛洛貝，一个華爾德斐特，一个波特萊，必得永遠在後人的心裏喚起一个沈鬱，孤獨，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像——有如中古期的「聖士」們。但他們所追求的却不是虛玄的性理的真或超越的宗教的真。他們辛苦的對象是「性靈的抒情的動盪，沈思的紆綑的輪廓，天良的俄然的激發。」本來人生深一義的意趣與價值還不

是全得向我們深沈，幽玄的意識裏去探檢出來，全在我們精微的完全的知覺到每一分時帶給我們的特異的震動，在我們生命的纖微上留下的不可錯誤的微妙的印痕，追摹那一些瞬息轉變如同霧裏的山水的消息是藝人們，不論用的是那一種工具，最愉快亦最艱苦的工作。想像一支伊和靈絃琴(Ths Harp Aeolian)在松風中感受萬籟的呼吸，同時也從自身靈敏的緊張上散放着不容模擬的妙音！不易，真是不易，這想用一種在定義上不能完美的工具來傳達那些微妙的，幾於神秘的踪跡——這困難竟比是想捉捕水波上的燐星或是收集蘭蕙的香息。果然要能成功，那還不是波特萊說的奇蹟？

但可奇的是奇蹟亦竟有會發見的時候。你去波特萊的掌握間看，他還不是捕得了星燐的清輝，採得了蘭蕙的異息？更可奇的是他給我們的是一種幾於有實質的香與光。在他手掌間的事物，不論原來是如何的平凡，結果如同愛儂兒的歌裏說的——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strange.

對窮苦表示同情不是平常的事，但有誰，除了波特萊，能造作這樣神化的文句：——

Avez-vous queiquelois aperçu des veuves sur ces bancs solitaires, des veuves pauvres? Qu'elles soient en deuil ou non, il est facile de les reconnaître. D'ailleurs il y a toujours dans le deuil du pauvre quelque chose qui manque, une absence d'harmonie qui le rend plus navrant. Il est contraint de lésiner sur sa douleur. Le riche porte la sienne au grand complet.

「你有時不看到在冷靜的街邊坐着的寡婦們嗎？她們或是穿着孝或是不，反正你一看就認識。況且就使她們是穿着孝，她們那穿法本身就有些不對勁，像少些什麼似的，這神情使人看了更難受。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有錢的孝也穿得是樣。」

「她們在哀傷上也得省儉」——我們能想像更瑩徹的同情，能想像更瑩徹的文字嗎？這是「惡之華」的作者；也是他，手拿着小物玩具

在巴黎市街上分給窮苦的孩子們，望着他們「偷偷的跑開去，像是貓，它咬着了你給他的一點兒非得跑遠遠再喫去，生怕你給了又要反悔。」(The Poor Boy's Toy) 也是他——坐在舒適的咖啡店裏見着的是站在街上望着店裏的「窮人的眼」(Les Yeux des Pauvres)——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臉上顯着疲乏長着灰色鬚的，一手拉着一個孩子，另一手抱着一個沒有力氣再走的小的——雖則在他身旁陪着說笑的是一个臉上有粉口裏有香的美婦人，她的意思是要他叫店夥趕開這些苦人兒，瞪着大白眼看人多討厭！

Tant il est difficile de s'entendre, mon cher ange, et tant la pensée est incommunicable même entre gens qui s'aiment

他創造了一種新的戰慄(A new thrill) 露俄說。在八十年前是新的，到今天還是新的。愛默深說，「一個時代的經驗需要一種新的懺悔，這世界彷彿常在等候着它的詩人。」波特萊是十九世紀的懺悔者，正如盧騷是十八世紀的，丹德是中古期的。他們是真的「靈魂的探險者。」

起點是他們自身的意識，終點是一個時代全人類的性靈的總和。譬如颶風，發端許只是一片木葉的顫動，他們的也不過是一次偶然的心震，一些『*Bougatelles laborieuses*』但結果——誰能指點到最後一個迸裂的浪花？自波特萊以來，更新的新鮮，不論在思想或文字上，當然是有過：麥雷先生（J. M. Murry）說普魯斯德（*Marcel Proust*）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新感性，比方說；但每一種新鮮的發見祇使我們更訝異的辨認我們偉大的「前驅者」與「探險者」當時蹤跡的遼遠。他們的界碑竟許還遠在我們到現在仍然望不見的天的一方站着哪，誰知道！在每一顆新凝成的露珠裏，星月存儲着它們的光輝——我們怎麼能不底頭？

志摩一月十九日

譯者序

這大約是前年的秋季罷。徐志摩先生在光華教英文；他在那翻譯課上，常常給我們譯一些兒外國的短篇名著。有一次他寫給我們兩篇波多萊爾的散文詩——『皓月的深情』和『沉醉』——叫我們把來譯成中文；同時並把這位作者的個性和在文壇上的地位，詳細地講給我們聽了。我當時把這兩篇散文詩，反覆的讀了幾遍。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秘，把我整個的心靈都振動了，——這或者就是瞿俄所謂『一種新的戰慄』罷！我覺得以前所讀過的許多文藝作品，再沒有像這兩篇來得深刻動人。從此以後，我的腦海裏，便深印着這位大文學家的印像。

我當時內心燃燒着一種熱望，想把波多萊爾全部的散文詩，把來一口氣吞了下去。但是走遍了上海的書店，找不到一本波多萊爾的散文詩，後來好容易圖書館添了一批新書，我那早夕懷想的一本散文詩，居然也在其內。我那時候的快樂，就好比小孩子得到了一種新奇的玩

具，心中充塞着無邊的滿意。

那本散文詩，是 T. R. Smith 編的英譯本，——就是這本翻譯的原本，——除了四十八篇散文詩之外，還附着五十二首的惡之花詩稿，這又是我出乎意外的獲得。但是最令我滿意的，篇首有一篇波多萊爾的評傳；牠把波多萊爾整個的人生觀，都用抽絲剝繭的方法，一些些分析出來。這對我讀波多萊爾的著作，是一個莫大的幫助。

後來我忽然想到，像波多萊爾這樣的偉大著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竟是毫無聲息，豈不是很可怪異的一回事。同時我朝夕浸淫在波多萊爾的著作裏面，好比是曬着冬天的太陽，身心上有說不出的快感；我想學着古人「獻曝」的故事，把這和煦的陽光，分給旁人享受。我便決心做一篇介紹文章，來介紹這位偉大文人的名著。

我着手著述了。當我在各方面搜集材料的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疑點，——就是波多萊爾究竟是什麼時候生的。照依着 F. P. Sturm 做的那篇評傳說起來，是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最近國

內談到波多萊爾的，都把這個日期，當做他的生日，大約都是受Stanhil的影響。但是在旁的文學書上看起來，却又是四月九日。爲着這個小小的問題，我便參考了許多書籍，因此做成那篇一萬五千字的介紹文章，——就是登在這書篇首的『波多萊爾的詩文。』

介紹文章是做好了。但是我覺得就這樣的擱筆，對於那位大文學家，還有點兒責任未盡。所以在去年的秋季，我便想着翻譯散文詩了。

第一件使我失望的事，就是一般文人的非難。「你翻譯頹廢派的文章麼？」一個朋友對我這樣說，「真有些兒勇氣！可是你聽見了現在文壇的呼聲沒有？他們情願帶着假面具在道德裏潛藏，不願奮着冒險心去罪惡裏嘗試。將來要是你的譯文出版了，他們說不定會把你當做魔鬼一般的看待。」

頹廢是不是罪惡的現象，關於這個問題，這裏不加討論；橫直有那些波多萊爾的詩文在下面，讀者一看便知道了。我所要說的，就是翻譯散文詩的目的。我並不希望讀者都學着波多萊爾的行爲，把生活的法

輪，轉到最下層去。我也不希望讀者都帶着頹廢思想的眼鏡，把死亡的暗示，行到心地上來。我只希望——我熱烈地希望——讀者知道當文壇上有散文詩這樣東西，會把你在夢幻裏的思潮，一層層聚集起來，成一種燦爛光明的結晶。波多萊爾曾經說過：「當我們人類野心滋長的時候，誰沒有夢想到散文詩的神秘，——聲韻和諧，而又沒有節奏，那立意的精微，辭章的跌蕩，足以應付那心靈的情緒，思想的起伏，和知覺的夢幻？」這是波多萊爾做散文詩的宗旨，也就是我譯散文詩的目的。

還有一件使我氣餒的，就是我法文程度的幼稚。一部名著，經過一次翻譯，總把原來的美點，消失了許多。我雖然學了兩年的法文，可是慚愧，我竟不能從法文直接譯成中文。所以當我把自己的譯文披閱的時候，再不相信這種百孔千瘡的文章是出於波多萊爾手著的。我這次的翻譯，就好比是非洲土人去拾金剛石，把那尊貴的寶物，混着了許多泥沙。要是這本書有什麼地方引起讀者的興趣，這就是作者藝術的天才；要是這本書有什麼地方激動讀者的反感，這多是譯者手段的惡劣。披

沙揀寶，全在讀者的精鑒。

關於散文詩的特質，我本想提綱挈領的討論幾句，但是這決不是短短篇幅的序文所能容納的，只能另做一篇文章記述的了。

我的譯文，有十分之八是直譯的。生硬，奧澀，那當然是免不了的弊病，不過散文詩最着重的是辭句的抑揚，聲調的起伏，要是譯文和原著相差太遠，那麼這兩個特質便完全消滅了。因此我大部分都是照原文直譯。至於有許多悶葫蘆式的意義，初看容易懂得，這就是散文詩和散文不同的地方；讀者只要把牠多咀嚼幾遍，自然可以懂得。

這部書的後面，有十幾頁的註釋。這註釋裏面，含有兩種材料：一種是節錄原文，可以把來和譯文對照；一種是解釋意義，可以把來做誦讀的幫助。

我應該特別感謝我的教師徐志摩先生，要不是他的指導和鼓勵，恐怕我永遠不會有這樣的作品；他又爲我做了一篇序文，使這部翻譯有了不少的生氣。我也應該感謝我的同學趙君尚卿，他爲我畫了這幅

『沉醉』的插圖。還有董伯章先生替我題字，邵哲安先生替我畫了一
幅波多萊爾的肖像，把這本書點綴得花團錦爛，我是永銘心版，不勝感
激的。

十八年四月廿三作於光華

波多萊爾散文詩

目次

插圖

封面

波多萊爾小像

沉醉

序文

徐志摩先生序

譯者序

介紹

波多萊爾的詩文

散文詩

散文詩第一部

(一) 皓月的深情

四一

(二) 那一個是確實的？

四二

(三) "I, Invitation au Voyage,"

四三

(四) 窮人的眼睛

四八

(五) 窗櫺

五〇

(六) 人羣

五一

(七) 餅干

五三

(八) 薄暮

五六

(九) 離世

五九

(十) 勇敢的死

六一

(十一) 沉醉

六七

散文詩第二部

談諧者

六九

犬和小瓶

七〇

野性的婦人和風騷的女人	七〇
庸醫	七四
時計	七七
髮辮中的半球	七九
窮人的玩物	八〇
神仙的餽贈	八二
隱居	八六
計畫	八八
可愛的多羅匹亞	九一
腰帶	九三
寬大的角色	九六
繩索（給愛德華特孟納脫）	一〇一
集會	一〇六
駿馬	一一二

鏡子

一一四

海港

一一四

夫人的寫真

一一五

湯與雲

一二三

光輪的遺失

一二三

畢士托雷小姐

一二四

讓我們剝窮人的皮

一三一

善良的犬（給約瑟史底文）

一三五

小散文詩

各人的怪神

一四三

愛神和丑角

一四四

已經！

一四六

雙間的臥室

一四七

晨間一時

一五二

藝術家的認罪祈禱

一五四

神杖（給法蘭士列士德）

一五五

善射者

一五七

鎗射的區域和塚地

一五八

畫圖的願望

一六〇

玻璃的售主

一六二

寡婦

一六六

誘惑（一名衣各絲，波羅脫絲，和光榮）

一七一



介 紹

“你已經把一種
不可思議的悽光
給與藝術的天國
裏了。你創了一種
新的戰慄。”—蠶俄

波多萊爾的詩文

頹廢派文學家之供獻

一

約莫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平地一聲雷，歐洲文壇上跳出了一個惡魔。他用着一種反基督的思想，愛異國的情調，沉痛的厭世主義，深厚的肉感色彩去培養他瑰奇的天才，頹廢的幻想，地獄中的樂園，污濁中的美旨，結果便開放了一朵怪險悽愴的『惡之花』。這時歐洲人士，都感着劇烈的震動，齊聲報道惡魔派詩人波多萊爾，已經跳入文壇，執一代牛耳了。

波多萊爾是著名的頹廢派詩人。提起了頹廢這兩個字，在文學上雖然佔很重要的地位，可是真能了解牠意義的人很少。在普通的意識上，頹廢就是不道德的現象，所以在歷史上要表明一個時代的墮落，我們便給他一個名詞，叫做頹廢時代，有如羅馬帝國的季世，就是一個例

證。不過在文學史上講起來，頹廢派的產生，正是對於時代墮落的一種反應，時代墮落愈甚，頹廢派的文人愈多。他們應運而生，把他們深切的幻想，和悲感的情緒形成了一種自然的結晶，在文學思潮中，佔了過渡的地位。——從浪漫主義轉入象徵主義的過渡，——這就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壇的特徵。在這類廢派的中間，波多萊爾便是個唯一的領袖，他參透了時代的墮落，他奮發了藝術的天才，成了一個堅強勇毅的詩人。雖然他有時發生夢態的徵象，遭人攻擊，可是他的變態，完全不同凡向，他雖然全身浸沒在污泥裏，但他的心地，早已超登淨土。所以他的作品，表面上雖然是籠罩着一層黑霧，實際上却啓發了無限光明。因此麥雷 (John M. Murry) 在他的著作『Countries of the Mind』中間說：「詩是最容易發生變態的東西，但是要像波多萊爾那種變態，却是萬難找到的。：：所以波氏作品中的活力，並不是一種僻性，確係一種覺悟。」

在這種萬流景仰的頹廢思想中間，波多萊爾便種下了他瑰奇的理想。他是一個救世主義者，他想從最下層的途徑，把人們引到超脫的

境界。我們知道世界上是有一種人，生來便是人羣的犧牲，時代的殉奴，他們有卓越的見解，是我們普通人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他們時常沉醉在出世的美的意境裏面，把我們世界上一切美的現象都當做死人面上的粉黛。他們熱烈地愛護天神，但是因為要保持神聖的尊嚴，却不能不讚美惡，因為要消除宗教的歧派，却不能不咀呪神靈。他們常見到人生的背面，潛伏着一種不可見的生靈，除了肉體做她的飼料以外，還在垂涎着一切希望和慾念。他們能在同一時候，顯示出善惡的歧性，他們渴望着世界上所不能有的快樂，和人生間所不能容的悲痛，結果因為心地感受着精神的戕賊，竟使他們變成極端的物觀主義者。波多萊爾便是這種人的一個，所以他的藝術，便成他頹廢思想的顯露。我們要知道這是文學上絕大的變遷，這是詩體上空前的建設，這種藝術，並不是文字的虛飾，的確是理想的呼聲，他能從崩壞的世界上造世界，從消失的美質中求美質，造成天地間一種莫大的偉蹟。

波多萊爾曾經說過：「羅馬帝國衰頹時期的文學，最能和近代詩

人的理解和感情相合。」這就是他進入頹廢派文學的一個供狀。我們知道羅馬帝國的衰頹，是物質文明過盛的結果，而近代文學的頹廢派，也純是同樣的反響。在波多萊爾個人，他的感覺是銳敏極了，他的情緒也充滿極了，他知道他所生存的時代，便純粹是頹廢的景象，巴爾扎克 (Balzac) (註1) 浪漫式的解剖，已經赤顛顛地把牠的內容顯示出來，在這種物欲洋溢的當兒，人們唯一的責任，不僅是要用文學的表示去反抗牠，簡直要用真切的生活去改革牠。旁人一輩子都不明白他的態度，所以譏笑他是個精神夢態者，但是公正地批評起來，波多萊爾是一個入世的超然派，頹廢是他的工具，犧牲是他的精神，他是一個最深刻的社會革命家，他是一個最勇敢的人類救護者。翻遍了全歐的文學史，他簡直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再沒有人可以同他比擬的了。

二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四月九日，波多萊爾生於巴黎，他父親是十八世紀的有名人物，曾經做過文官，不幸很早就死了。但是我們從高蒂（

T. Gautier)的波多萊爾傳(註二)中間，還可以發現許多謙恭的儀表，這便是他父親的遺性了。

波多萊爾幼時的天資，就是不同凡向，他在學校裏是很有名，並且得到很多的榮譽獎品，當時一般人多叫他是稚年的英物。不幸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他竟得了神經病，當他受文學士試驗的時候，他好比是一個木偶，坐在試驗室裏不言不動。這次的試驗，因此完全失敗了，他對此雖然異常的悲奮，可是他再不願意受第二次的試驗。却巧在這個時候，他的父親死了。他的憂困的精神，因此更加了一個重大的刺激。一年以後，他的母親，重又嫁給莪畢克(Aripod)將軍，就是後來法國駐在君士坦丁的公使，這便是波多萊爾的繼父了。從各方面觀察起來，這個繼父，確是不差，對於波多萊爾也很愛護。這時波多萊爾，正是醉心在文藝中間，他很希望他的繼父可以給與同情和理解，但是事實上適得其反，他的繼父，希望他將來成爲政治上的偉人，所以十分排斥那清苦的文學生涯。又因爲波多萊爾的行動，日漸放蕩，他趨向於文學界的意志，也日

漸堅決，就毅然把他送到海外去漫遊。在他繼父的意思，以為少年人的性情，很容易受着環境的支配，他滿心希望着異國的景物，快快把波多萊爾帶入正軌。

這次旅行，波多萊爾踏遍了半個世界。他最初從巴黎到印度，遊遊大洋中的島嶼，像穆立的絲，(Mauritius)，波旁(Bourbon)，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錫蘭(Ceylon) (註11) 多是他遨遊到的地方，他看見恒河黃水的淪漣，印度洋風波的激蕩，和那奇形的大樹，棕色的民族，他的性格確是變易了。但是這種變易，完全出於他繼父的希望之外，他的腦海中蓄滿了偉大的形象，他的思想上經過自然的洗滌從此他在文藝方面的傾向，已是入室升堂，無可轉移的了。

當波多萊爾回到巴黎的時候，他的繼父是大大的失望，在他的目光觀來，波多萊爾已是深深墮落，無可挽救的了。這時波多萊爾，正是二十五歲，他在文學上的工程，就從茲出發，他在生活上的放縱，也由此開始。他在畢目丹旅館 (Pino-dan Hotel) 租了一間房子，和當時文壇上一般

放蕩不羈的人物同居，實行他不斷的努力，和非常的冥想，結果便造成十九世紀法國文學的特徵。在這旅館裏，他相識了高蒂，從此便結成了不朽的友誼，我們現代所認為最滿意的波多萊爾傳，便出於高蒂之手。

波多萊爾對於職業生活，真是異常的厭惡，他對於繼父政治上的活動，更是始終抱着鄙棄的態度，所以他自己實行恣情縱慾，放浪形骸，不多時把他繼父的財產，蕩去了一大半。他從此陷於窮苦的境地，而真正的文學生涯，却從此開始。他最初不過在一二新聞雜誌上投稿，才名是完全沒有顯著，祇有和他朝夕相處的幾個文人，識得他的價值。後來他做了一篇批評關於沙龍 (Zola) (註四) 的作品，這篇文章，確實富有銳利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同情心，所以當時讀者，多稱他是一個天才銳敏的著作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他忽然跳入政治舞台，高呼着改革的口號，可是他根本是信仰貴族政治者，所以和時代的思潮，發生了劇烈的爭鬪，結果波多萊爾在政治上的活動，可以說是曇花一現，轉眼便消。後來他便一心從事於文藝了，他幼時很喜歡讀英文詩，對於拜倫 (Byron)

和雪萊 (Shelley) (註五) 的作品，尤其有深切的嗜好。這時美國詩人亞倫波 (Edgar Allen Poe) (註六) 的作品，正是風靡大陸，波多萊爾一讀之下，更發生了濃厚的愛好，最後他便把亞倫波的詩，譯成三大卷，成爲法蘭西譯述界傑構之一。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波多萊爾唯一的詩集惡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出版了。一時波多萊爾的聲名，在法蘭西是振動遐邇。這部詩集，是波氏一生才藝的結晶，怪奇神秘，艱險悽慘，不要說是法國文壇上從來沒有的出品，就是在全世界文藝之海中間，也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當時許多有名的文人，對於波氏是傾倒極了，無奈一般俗物，都紛紛加以非難。他門因爲這新進的詩人，竟敢打開了死亡的大門，引誘着人們去遊散，把人類未來的事業，前途的光明，一律打消；所以他們便把煽惑人心，紊亂治安的罪名，向法庭告發，波多萊爾不得已，便把詩集中過分激烈的作品刪去，另外出了一集惡之花。但是在這羣衆震駭的中間，波氏便被許爲聶我 (Victor Hugo) (註七) 以後的唯一詩人。可是他因爲受了許多

刺激，精神病時常爆發；他便吸食鴉片和麻醉膠（註八）想把他劇烈的精神，轉爲康泰，可是這兩項毒物，便做了他的催命符。當他的人造樂園（Les Paradis artificiels）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出版以後，波多萊爾便到比京滯羅塞爾（Brussels）養病，可是他的身體，已是無可藥救的了。當他身體麻木，纏綿牀第的時候，巴黎已是喧傳着這位詩人的死耗，他在蒲羅塞爾約一年有半，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波多萊爾便與世長別了。

三

波多萊爾在文藝上的出品，比任何文學家來的少，可是他所給我們的影象，却比任何文學家來的大。

惡之花是波多萊爾心血培植的名花，是波多萊爾天才流露的結微。在這朵花開放的中間，鴉片和麻醉膠做了牠的氣息，地獄中的黯淡做了牠的色澤，牠能給人一種驚奇的恐慌，但牠同時又能給人一種神秘的吸引。麥雷解釋惡之花的價值，說是因爲「牠的感動力是單純的，

牠的立足點是堅定的，「所以小小的幾卷詩集，也能引起讀者深刻的印象；我們憑着這種解釋，覺得很可見惡之花的廬山面目。因為波多萊爾在文學上的藝術，可以說是完全集中於一點的；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和藝術的態度，總是兩相携手，有很顯著的關係。他經過多次的嘗試，用着無限的努力，最後把他的一種倫理的人生觀，完全化做純粹的詩品；他覺得雖然有時倫理的規律，要叫他犧牲個性，但是他總能免除一切，把他純一的心靈，整個的獻給藝術。所以惡之花的詩集，一方面有倫理的人生觀做背景，一方面有純粹的藝術做象徵，真是文學上一種偉大的成功。

· 提起了惡之花偉大的藝術，我們便忘不了牠悽慘的特色。在這五十四首的詩中間，幾乎沒有一首不帶着死的啟示。一種異常的厭世觀，早已把這朵花洗滌過；我們正不必讀了牠的內容纔可以得到這種奇觀，只須翻開牠的目錄一看，便立刻發現許多觸目驚心的題目，像「神的跳舞」，「月色的悲哀」，「愛人的死亡」，「逝者的悔恨」，都叫

我們激起沉痛的思潮。所以蒂雷 (Thierry) (註九)曾經把惡之花比做但丁 (Dante) 的神曲 (註十) (*Divine Comedy*)；但是安理唯甫 (Barbey d' Auvilly) (註十一) 回答着說：「波多萊爾是從地獄裏來，但丁不過向地獄去；」露俄讀惡之花到「七老人」 (*Les Sept Vieillardes*) 和「矮小的婆婆」 (*Les Petites Vieilles*) (註十二) 兩詩，就立刻寫信給作者，說道：「你已經把一種不可思議的悽光給與藝術的天國裏了，你創了一種新的戰慄」 (*Un Frisson Nouveau*)。自從露俄發表了「新的戰慄」一語以後，法蘭西詩壇的後進作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抱着創造「新的戰慄」的野心。波多萊爾惡之花的英譯者史篤姆 (Sturm) 尤其是極口稱道這部詩集的重要，他說：「倘若惡之花詩集沒有撰著，那麼近代歐洲沒有一個人的人生觀不發生變化」還有史密士 (T. R. Smith) 在他的波多萊爾詩文集弁言中間也說：「在人們多用着詩當做情致的顯露的時候，波多萊爾的詩可以永垂不朽，」從此也可見波多萊爾影響的大了。

波多萊爾的惡之花，幾乎各國多有譯本，只有這萬般沉寂的中國

文壇上，不要說沒有譯本，連介紹這部偉大作品的人也沒有，只有歌濟之譯托爾斯泰 (Tolstoy) 的「藝術論」中間，有波多萊爾的惡之花詩兩首。

其一

我崇拜你和夜間的天空一樣，
呵，充滿秋氣，獨爲靜默的花瓶，
我更愛你，因爲你的高翔遠舉。
這好像，我的夜間的美麗者，你
仍舊還團結那些聯盟——是！強固的團結——
這些聯盟者是由我的手臂那廣大的青蒼分別開的。
我向前去襲，我爬上去攻打，
好像一羣幼蟲在天空的一個屍身上；
你的冷淡，呵，殘忍，有深仇的野獸！
與我的眼睛相接，反足增高你的美麗！

其二

兩個戰士跑過來，他們起首打仗，
光閃閃，紅血滴滴，他們污了這空氣；
這種遊戲，這種手臂的攙攙，就是那些少年的聲響，
這就是戀愛的波濤裏的犧牲者。

長劍折了！我們的少年也傷了，

但是，咳！匕首和刀，

是被鋼鐵的甲指和強硬的齒牙所復仇了。

呵！心的憤怒爲戀愛所壽，所創了！

在那溝裏，狗羣穴於其中，

我們的英雄以一種憤怒的心，在地上打滾；

他們皮膚，爲荆棘所刺，以前他的身體是裸着的。

這個溝谷是一個朋友所居的地獄！

那麼讓我們滾進去罷，呵婦人殘忍，

這種怨恨，永遠不滅，沒有東西可以把他消滅！

（耿譯藝術論一百十——一百十三頁）

除却惡之花以外波多萊爾作品，最膾炙人口的，便要算他的散文詩，(Poems en Prose)了。他的散文詩有兩部分，一部分就是普通的散文詩，一部分便是小散文詩，尤其是小散文詩，最為著名。在沒有批評散文詩的以前，待我先把譯文錄出兩首，以見牠的風格。可是有一點應該聲明：波多萊爾的散文詩，文辭是優美極了，造意是深遠極了，聲調是和諧極了，但是這種出類的特點，只有在牠的原文裏可以見出，倘是把牠翻譯成別國文字，就不免大大的減色。所以史密士曾經說過：「波多萊爾的詩文，因為心地狀態的不同，藝術印象的歧異，是最不容易翻譯的，尤其是把牠譯成英文，那是更難的一回事了。」我們知道英文和法文，比之

中文和法文體裁是近得多了，但是史密士還是那樣的說，那麼這以下的中文翻譯，不能完全達原文的意旨，那是不問可知的了，但是爲批評便利的原故，我姑且錄出譯文一二首如下：

離世

人生是一所大病院，在這病院裏的人，時常要想把病牀調換。有許多人喜歡在火爐邊苦度，有許多人又願意在戶牖裏安居。

照我看來，我覺得時常調換地方去走走，心班上總覺得快樂得多。關於這個遷居的問題，我常常和我的心靈談起：

「我的心靈，我冷淡的心靈！我想住在里斯本（Lisbon），你的意見怎樣？在那裏氣候一定是十二分的和暖，你可以像蜥蜴一般在那裏快活地溫曝着。那裏又近着海，許多人說牠是大理石所造成，而且那裏的人民，都怕種植，所以他們所有的樹，都砍除了。那裏有切合你心靈的國家，是發光體和無機物所造成，並且有液體映着牠們的背景。」

我的心靈沒有回答。

「因為你愛好安靜，同時又喜歡看動的事物，那麼你是否願意住在那荷蘭的天國裏？我想你住在那想望的國裏，或者可以覺得快樂些。你愛好那栗櫟的樹林，和停泊在門外的船隻，那麼你對於到鹿特丹 (Rotterdam) 去的意見怎樣？」

我的心靈默默不語。

「或者爪哇 (Java) 更可以叫你神往吧？好；在那裏我們可以見到歐洲的心地，和熱帶的美景，兩相結合了。」

沒有一句話回答。我的心靈難道死了麼？

「那麼你爲什麼這樣的深沉昏曠，難道只有你自己的痛苦，能夠給你一種快慰麼？倘若事實是如此，讓我們到死神一般的地方去。可憐的心靈，我確實知道這塊地方。我們可以把行程轉入多尼屋 (Torneo) 或者進一步到波羅的海 (Baltic Sea) 的終點；要是事實能夠，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脫離生命；我們可以居家在地極。在那裏地球只

是掠過地球，那光明和夜色的遙嬾顯示着異樣的景象並且在半虛無的狀態中間，引起了枯寂的單調。在那裏我們可以深深地浸淫在黑暗裏面，那北極的微光，散成玫瑰色的輪形，好比地獄中的火花，這也不時可以給我們一種快慰。」

最後我的心靈說起話來了，他很聰明地對我說道：「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好的，只要脫離了這個世界！」

（散文詩見本書五十九頁）

不相識者

隱謎的人，你愛誰？你父親呢，你母親呢，你弟兄呢，你姊妹呢？
我沒有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

愛你的朋友麼？

你用的字，他的意義我到現在還不曉得。

愛你的祖國麼？

我不知道他在多少緯度上。

愛美麼？

如果他是女神並且不死，那我極願意愛他。

愛金麼？

我仇恨他，彷彿你仇恨上帝似的。

唉！奇怪的不相識者，你到底愛甚麼？

我愛雲……那邊經過的雲……；奇妙的雲……；

（小散文詩見歌譯藝術論一百十五頁）

我們讀了波多萊爾的散文詩，可以知道牠已經達到散文藝術的極致。這種散文詩，雖然沒有韻脚，雖然沒有定律，可是每一節中間，都保存着詩的音節和詩的聲調；我們要是把牠誦讀一過，立刻就可以覺得一種動人的情緒，和諧的聲調，躍然紙上，這都是在普通的韻文中所不易領會到的。所以日本文學家小泉八雲（ Lafadio Hean）說：「波多萊爾詩的散文，在歷次嘗試做散文詩的許多文學家中，要算最完成的了。」英國現代大批評家生斯盤（Professor Sainsbury）也曾經說過波多萊爾

的散文詩：「凡是散文可以達的意思，牠都一齊可以傳達出來。」這便是波多萊爾散文詩的真價值了。

四

在許多波多萊爾作品的中間，可以發現一個最大的特色，便是崇拜藝術，排斥自然。他對於藝術的確有深切的嗜好；但同時對於自然，却有特殊的厭惡。許多人說他這種反自然的心理，不過是一種宗教迷信的變態，好比僧人要走出他的道院，一定把頭巾遮沒了眼光，因為他一見了世間的景物，便容易引起他的凡心。這種話固然不十分可信，但是波多萊爾的這種心理，至少有幾分神秘。我們知道排斥自然的主義，在歷史上是很古，在文壇上亦是可考。古代埃及人以為自然是惡神操縱人心的工具，英國的勃萊克（Blake）（註十三）也主張人要想逃出自然的迷惑，只有死亡的一途。但是波多萊爾的思想，和這兩種主義都是不同。他反對自然界一切現象，都不從想像出發，他把一切批評的目標，特殊的態度，都完全當是理智的產物；他的主意並不是要把自然界一律掃蕩，

然後實現着精靈的存在，他只希望把一切自然界的事物，都納在藝術陶冶之下，最後叫牠們脫離自然。他主張藝術只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時新(Modernity)，一部分是永恆和固定，(Eternal and Immutabile)，在這種主義之下，自然無存在之餘地。

波多萊爾對於藝術和自然的意見，差不多盡在 *Eloge du Magnill-*
age 一篇中間。他說：

「關於美的觀念的種種錯誤，都從十八世紀的道德概念發生。當時人們都把自然當做一切美善事物的根本和來源，但是我們把所見的事物覆按一下，立刻就知道自然是幾乎毫無用處。牠強迫着人們睡眠飲食；不論人們是健康或是疾病，牠總是教着去抵抗那大氣的侵襲；牠常是引動人們去戕賊他們的品性，當我們舍却了日常生活需要的境地，進求奢侈和快樂，我們常覺得自然便是罪惡的謀士：我們把一切自然的人生動作和慾望，都分析一下，我們立刻覺得什麼都是可怕。大約美麗和名貴的東西，總是精密計劃的結

果。罪惡是人們降生以前便有的，所以根本上是自然的。但是道德恰恰相反，牠是人爲的，超自然的。不論什麼時候，不論什麼地方，神聖必須教人以德；因爲道德一項，人們單獨是不能見到的。所以惡事總是不勞而成，——自然的，前定的。善事都是一種藝術的產物。」

波多萊爾覺得上面所說的，太嫌趨重道德方面，恐怕要和藝術脫離關係，所以他接着便說到美的程序上來：

「這一來，使我不想不到人生的裝飾，便是精神上的根本價值。那些文化上所稱爲野蠻民族的人類，也能和小孩一般的領悟那裝飾的高尚精神。這種蠻族和小孩，憑着他們愛美的天真，映着世間藝術的至尊，立刻就顯露他們對於現實的厭惡，這就是他們的心靈有非物質性的證明。」

波多萊爾最後還說：

「一個女人愈是天然的美麗，她愈是應該把她的天然美深藏在人工的媚態中間。」

上面的幾節，多是波多萊爾對於藝術和自然的論調。對於這種論調，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個錯誤。

第一，波多萊爾把藝術的範圍，看得太狹小了。他只是一種道德的藝術觀，實在沒有見到藝術的本體；而且他的道德觀，只注意到道德的對象，沒有及到道德的本身。我們知道藝術是整個的，發長的，它有陶冶人性的能力，它有支配生活的精神。可是在藝術本身，是一種超自然的徵象，是一種新生命的活力，在藝術名義之下，沒有美醜善惡一應道德意味存在的餘地，它是一種純粹的徵象，它是一種實際的生命。我們在藝術中只見靈的沉醉，情的激蕩，和精神的滲透，心地的融化，實在不見有什麼美醜善惡的分歧。所以波多萊爾用道德的目光來評衡藝術，實在和藝術相去太遠了。就是我們退一步承認了波多萊爾的主張，可是他的道德觀，還只是道德的對象，沒有及到道德的本身。十八世紀以前的人，把自然當做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根本和來源，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因為我們至少要承認許多不美不善的現狀，也同站在自然旗幟之下。

可是我們應該有個斟酌，自然界固然有美的善的，同時也有不美不善的，但是這正是自然給我們人生價值的所在。人類號稱理智的動物，理智的應用，便是用來分析自然界的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以決定我們人生的途徑。所以說自然是罪惡的謀士，只是見到自然的一小部分；用道德的目光說起來，罪惡便不是道德的本身，只是道德相映出來的對象。所以波多萊爾說：「關於美的觀念的種種錯誤，都是從十八世紀的道德概念發生的。」我也說，「關於波多萊爾說藝術的種種錯誤，都是從他變態的道德概念發生的。」

第二，波多萊爾把自然的價值，看得太輕微了。他說：「我們把所見的事物覆按一下，立刻就知道自然是幾乎毫無用處。」我們且把愛默生（R. W. Emerson）論自然（註十四）的話引來，他說：「我們發現自然是一個背景，在這唯一的背景之下，什麼東西都是變小了。它常是管理着人類，好比上帝一般。」兩兩相較，我們不能不大吃一驚。我們固然不必承認自然有上帝一般的威力，來管轄我們人類；可是自然是唯一的大背景，

我們却不能不承認。試想我們的日常生活，那一樣不拿着自然做背景，就是藝術化的新生命，也不能不站在它的軌線上。所以勃萊克幼時走到林中，便覺得他的心靈是沉醉了；華茲瓦斯 (W. Wordsworth) (註十五) 隱居在湖濱，也覺得他的精神是融化了。從沒有像波多萊爾那樣感到，自然會把人類引到罪惡的一條路去。我們知道波多萊爾是一個頹廢派的文人，他的生平，除却鴉片的薰染，和 Parisian 的麻醉以外，實在沒有過到自然的生活，享受自然的樂趣，所以他和自然的中間，至少隔着一陣薄霧。他始終沒有見到自然的真面目，他的意思，只是要在肉感的生活中，求出自然的美旨，他過了那種不自然的生活，有了這種非自然的主張，波多萊爾便終究變成一個自然的厭惡者了。

五

波多萊爾是一個絕對的悲觀主義者。他覺得現實的世界是悲哀的，自然的人生是無味的，他想着種種方法來脫離這煩惱。他曾經遨遊了半個世界，他見過怪異的景物，受到新奇的印象，可是結果都化了灰

塵。他的悲觀有了這兩個泉源，所以總是沒有盡止的。因此他在他的離世一篇中間說：「人生是一天所病院，在這病院裏的人，時常要想把病牀調換。有許多人喜歡在火爐邊苦度，有許多人又贊成在戶牖裏安居。照我看來，我覺得時常調換地方去走走，精神上總覺得快樂得多。」（已見前）他的旅行，便是去求他心靈的快樂。但是他接着又說：「最後我的心靈說起話來了，他很聰明地對我說道：『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好的，只要脫離了這個世界。』」這正是波多萊爾無窮悲觀的顯露。

波多萊爾的人生觀，差不過完全受了亞倫波的影響。他老是站在黑暗裏觀察，他雖然見到一切現象都是可怕，但是他常覺得這可怕的現象中間，含着一種引誘的魔力，叫他的視線不能轉移。有時引得他興奮了，想在他的生活上做一番努力，可是他常常想到一般魔鬼不時在人生的廟宇外徘徊，想要乘機侵入，這一來便叫他重墮黑暗。他的心靈，始終是給神秘的幻想操縱着，他覺得這個世界，好像是地獄的景象，人們住在中間，逃不了一種鬼物的迷惑。史篤姆說：「最大的詩人，能够戰

勝他的幻想，普通的大詩人，便常給幻想征服了。像波多萊爾，便是給幻想征服的一個詩人。

有了這種變態的人生觀，波多萊爾對於一切事物的觀察，便顯然的與衆不同了。他以爲人生只有兩條路：一條路便是享樂，一條路便是沉醉。

大凡頹廢派的文人，沒有一個不崇拜享樂的，所以波多萊爾的主張，並不能算是例外。享樂主義英文叫做 *Dilettantism*，起源於希臘讚美酒和女人的阿納克里恩（Anacreon）（註十六）以及羅馬雪倫納（*Cyren*）的哲人阿立斯脫丕斯（*Aristeppas*）（註十七）當時不過是人生哲學上一種思想，並沒有多大影響，尤其是對於文學界，可謂絲毫沒有關係。自從經過了先拉飛爾（*Pre-Raphael*）（註十八）派的賞鑑畫圖，浪漫派詩人的浸淫藝術，激起了心靈的陶冶，和官能的沉醉，於是文壇引起所謂唯美運動（*Aesthetic Movement*）（註十九）這種運動，先接受以前的先拉飛爾派和浪漫派的主義，把牠們都溶化在美的天爐中，披沙揀金，成了一種特起的學說。

這學說的中間，快活是它的精神，享樂是它的本質，所以近代的頹廢派文人，多是這種學說的產物。

我們要明了什麼叫做享樂，可以用唯美運動的健將不德 (W. Paul) 說的話來做解釋；他在那有名的文藝復興研究 (註二十一) (The Renaissance) 的跋文中間說：

「在各式各樣的戲曲的人生中，給與我們者，僅有脈搏的有限的數目。須怎樣纔能把脈搏間可見的一切，藉了最勝的官能，於其間看完呢？又須怎樣我們纔能最迅速地從剎那向剎那流轉，而又置身於生命力的最大部分，用了最純的力統一起來了的焦點呢？任何時總以這堅硬的寶玉似的火焰燃燒，維持着這歡喜，這便是人生的成功。」

以上所說，便是享樂主義的真諦。可是波多萊爾的主張，却和不德有些分別。不德是對着自然和人生一切現象，先用真摯的態度來理解它，然後對於已經理解的東西更加以一番味識，使自己的官能銳利，感

性靈敏，把一切事物，都歸納到自己的生活裏去，溶和在豐饒的生命力中，因使它成爲肉感的一部。波多萊爾則不然他根本上排斥自然，藐視人生，他只希望和蜂採蜜蝶戀花一般的沉溺於淺薄的快樂主義，充其極也不過成爲不德的快樂主義者美理亞斯（Marius the Epicurean）（註二十）的末流。所以嚴格地說起來，波多萊爾的思想，只是享樂主義的餘風，並不是享樂主義的實質。

波多萊爾覺悟着他的主義是破碎的，是暫時的，他內心的靈肉，往往發生劇烈的衝突。靈的生活，他是絕對的排斥，在他的短歌裏有一句說：

『Je hais la passion et l'esprit me fait mal』

（我恨那些使我痛苦的熱情與精神）

他好像領畧到不德所謂：「一切更微妙的情境，在那裏，物質的東西，發生那樣精巧的作用，使那些情境都變成了精神的；這種情境，當然只有纖巧的神經和靈敏的觸覺的人，方才能够感覺到的。」他是——有如

史篤姆所說——「很少或竟至沒有靈分的詩人。」但是除了靈以外，他能够找到肉的快乐麼？他所聽到的聲音，只是在疲勞壓迫之下的生活的呼聲；他所見到的顏色，只是在地獄黑暗之中的人們的慘色；他所聞嗅的香味，只有毒氣；他所幻想的形態，只有鬼物；他用盡了一切肉感的嘗試，找不出絲毫可以安慰人生的事物。他失望了，他努力地打開死亡之門，引誘着人們進去；他很神秘地佔着罪惡之路，指導着人們行走；結果靈肉的捨棄，給波多萊爾無窮的迷惑。最後他便決定着一種新途徑，——就是除了享樂以外的新途徑；他以爲人能實行着享樂最好，若是不能，那麼惟有沉醉，因爲沉醉能在人生上開一個新見解，能在幻象上立一個新目標。所以在他的散文詩中，有一首便是細說沉醉，牠的內容是：

沉醉

永久的沉醉呀！這是人生唯一的問題，此外什麼東西都是不足重輕的。倘若你不願意覺得光陰可怕的壓迫，——牠老是深深地

壓着你的肩頭，擠着你向地下去。——那麼不斷的沉醉了罷！

但是用什麼東西來叫人沉醉？用酒，用詩，或者用德性，什麼你喜歡的東西都可以，只要是實行沉醉。

倘若有時在那宮前的階上，溝畔的草間，或者在斗室的淒寂裏面，你要是清醒了，那深深的沉醉，倏然地飛去，你便向着那微風，激浪，明星，飛鳥，時鐘，以及任何事物的翱翔者，咏嘆者，迴旋者，唱歌者，談話者，問着這是什麼時候；接着那微風，激浪，飛鳥，和時鐘，便回答着說：這是沉醉的時候呀！沉醉了罷；倘若你不願意做那光陰的殉奴，不斷的沉醉了罷！用酒，用詩，用德性，什麼你喜歡的東西都可以。」

（見本書六十七頁）

就上面一節看起來，波多萊爾的沉醉，是他特性的所在。但是這並不是人生真正的蹊徑，因為人生並不能跳出靈肉的範圍，而靈肉的衝突，並不能把沉醉來做調和。

波多萊爾在文壇上的地位，正是操着浪漫派轉入象徵派的樞紐，開「近代主義」的先聲，佔「惡魔詩人」的名號，聲勢極隆，威名遠佈。法朗士（A. France）（註十二）尊他爲「神聖的詩人」，真可以當之無愧了。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法國浪漫派文學，已經成爲強弩之末。波多萊爾應運而興，憑着他超人的智慧，銳敏的神經，繼續着一般浪漫文人，探索那唯美的情旨，追求那失望的悲哀，去實際而崇幻想，舍現時而喜古代。不過他和浪漫派的文藝，至少有兩點不同：第一，他並不醉溺在浪漫派所謂美的意境之中，他能够看見潛伏於美裏的可厭的醜；他苦於人生根本上的矛盾，就是因爲求善得惡，求神得魔，求生之喜悅得死之恐怖的原故。所以他的悲哀，並不是情緒的，而是神經的。第二，他不像浪漫派想在想像的世界裏，建築人生的樂園；他排斥唯美主義所謂「象牙之塔」（Tour d'ivoire）他放棄拉飛爾派所謂「美的生活」，他願意脫離現實，降服於幻想之下。根據了這兩種思想，所以他的詩集惡之花，是毅然，是強梁的，是超世界的，是不健全的，歌出人世的醜惡。他求善與美

不能得而苦惱，便唱着自棄的反語的歌調，所以波多萊爾的一生，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疲勞的犧牲者。

因爲不堪現實而思逃遁，這差不多是近代文學裏一般的現象我在前面說過，波多萊爾覺得現實的世界是悲哀的，普遍的人生是乏味的，他因爲覺得事實如此，所以他很想脫去這個煩悶的圈套。可是他銳利的神經，強烈的心靈，忽然提出了一種反抗。他想除非把這神經和心靈鎮靜了，麻醉了，不能消除煩惱，於是他吸鴉片和 Opium。他以神經的朦朧之境爲美之樂園，他喜歡從這麻醉劑所給他的醉的心靈。不過他的神經既那樣的銳利，他便永久地受着牠的痛苦，他的心靈既那樣的強烈，他便不斷地受着牠的束縛，憑着這種內心的生活，波多萊爾引導着當時的詩風。威爾哈崙 (Emile Verhaeren) (註二十三) 批評他說：

「說及波多萊爾現代的悲哀，便在這裏成就病的發展。驟然看去，有人將謂悲哀變名爲鬱悶了。再加思考，或可明曉其完全的變質：波多萊爾誇張悲哀，將悲哀納入詩裏，視若神聖；恣意於絢爛的虛幻，

彫塑的夢想，並使活動有生氣，儼若絕美的人面獅身獸一般。他愛悲哀之甚，爲前人所未有的，詩趣即是讚美悲哀，自稱爲悲哀之主。……夏朵波浪，(Chateaubriand) 拉馬丁，(Lamartine) 聖伯弗，(Saint-Beuve) 德維尼，(de Vigny) (註二十四) 等前輩，將對於自然的愁苦，煩躁的捧還自然，僅悲尋常的失意而已。波多萊爾則不然，他是都市之子，巴黎稱他地獄的詩人，敘述胸臆的悲哀，爲反抗人世的放浪兒，因此遂大聲疾呼。他的心如沉夜的暗澹，雖然是混濁不清，但有一種的美，如像濁水裏的眼，放出哀憐悔恨的光一樣。

他有幾句詩說：

Moi mon âme est fêlée, et lors gu'en ses ennuis

Elle vent de ses chants peupler l'air froid des nuits

Il arrive souvent que sa voix affaiblie

Semb'e la râle épais d'un blessi qu'on oublie

Au bord d'un lac de sang, sous un grand tas de mots

Et qui meurt, sans douleur, dans d'immenses efforts

—La cloche Fatale

譯意：

靈魂破了，怠倦之中

有聲渡過夜寒空

聲微弱，冷幽幽，

負傷者最後的嗑氣！

血湖岸邊，積屍山下，

僵尸死悶之呻吟！

（見謝六逸譯法蘭西近代文學）

但是波多萊爾到底不是浪漫派的人物，他的反基督的精神，打破嚴肅的音調，幾十年來奔騰澎湃的浪漫運動，就此宣告絕命。從來文壇上的現象，興起之速，流被之廣，衰頹之驟，當無過於此了。

當這浪漫派破產的過隙中間，有兩岐派代之而興：在小說界上有

所謂「寫實主義」(註二十五)在詩壇上有所謂「象徵主義」。前者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暫且不論，現在單說這象徵主義。說起象徵主義，波多萊爾便是個開山之祖，他常說：「人們呀！沒有一個感響你的深淵之底處。」這話便確定了後來象徵派的任務。在『Correspondances』一詩中，他高唱着：

『La nature ost un temple où de vivants piliers

Laisent parfois sortir des Confuses paroles;

L'homme y passe à travers des forêts de symboles

Qui l'observent avec des regards familiers.』

譯意：

「自然」是一座廟宇，那裏有活的柱

不時放出許多迷離紛雜的字句；

人們徘徊着走過了象徵的林子，

牠却用相識的目光不斷地審視。

這幾句話，把象徵派的理論，說出了一部分。還有在人造樂園中間，他說：「……感覺都變成非常銳敏而且纖巧了。雙目穿透了無窮。雙耳在最尖銳的雜音中捉到最不能捉到的音響。錯覺起來了。外界的物都呈露了從來沒有過的奇怪的形相。……那最簡單的雙關語，和最不能說出的觀念交換起來了。音響覺得有了色彩，色彩覺得變成音樂的了。」

這一節話，把象徵派的實質，也說出了一部分。但是象徵派的內容，並不止此；一定要到了後來凡爾倫（Verlaine）的秋歌（Chanson d'automne）（註二一〇）和拉馬丁（Lamartine）的詩思（La Lac）（註二一七）出世以後，象徵派纔告大成。大約象徵主義唯一的條件，即在於表現自我，抒寫情調。前此操縱文壇的無感派，祇描寫外物的醜惡，而不發展自我，所以文學界便趨於悲觀，黯然無光。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法國的人覺悟了一切，同時又受了德國康德（Kant）黑智爾（Hegel）叔本華（Schopenhauer）（註二一八）尊重理想與意志的哲學的影響，所以用刻畫來表現內心的無感派，遂不能不

讓用聲音來顯露情調的象徵派，這也是詩體上的一種進境。

簡括地說起來，象徵派有兩特質：第一，因為內心的情調是生動的，起伏的，它不能用呆板的刻畫表現，祇能藉聲音之抑揚緩急出之。所以象徵派的詩大多輕刻畫而重聲音。有如靈蒲（Rimbaud）一首著名的短歌，（註二十九）是專門咏嘆有音字母的色彩，法國象徵派多奉為圭臬，在這首短歌中間，我們不必明白它所有的字的意義，但聽它的音節的起伏，也就能知它的情緒的狀態。第二，情調是一種渾渾漠漠迷茫的東西，所以表現情調的詩，自然也就要含明顯而就冥漠，輕描寫而重暗示。凡爾倫說：「不要色彩，祇要陰影。」馬拉梅（Malarme）（註三十）說：「指出一個東西之名，已窒息了詩的興趣四分之三；詩的興趣生於一些兒一些兒的揭露，詩所喚起的幻象生於暗示。」這都是能說明象徵詩的性質的。凡是一首真的象徵派正宗的詩，我們讀了之後，祇能感到牠所表現的情緒的起伏，不能說出它每一個象徵何所比擬，有時候且竟說不出它全篇是說的什麼。

但是波多萊爾提倡象徵的功效，是不可磨滅的。自從有了象徵派以後，文學的法輪便別爲旋轉。頹廢派是軟弱的，因爲牠沒有可以標榜決戰的旗幟；唯美派是無能的，它沒有可以伸訴見解的威權；惟有象徵派是堅強的，勇毅的，它鑒到人們所看到的世界，是幻象底世界，不是實在的世界。顏色，音響，香味和一切物質的東西與一切可以感覺到的東西，都不過是實在東西的象徵與反影。「實在」被我們的五官與死的門戶所遮蓋了；而理知——腦筋底物質的勤勞的僕人——誘惑我們去信仰我們由感官做媒介可以知道一切真理的東西。人們只有通過想像方才能够得到靈的啓示，因爲想像是肉的牢獄的一扇窗，只有通過這扇窗，靈魂方才能够看到永久的驕傲的影響。英國象徵主義的著作家的泰斗勃萊克，多年以前即製成了他的信條，這信條常常被人家引用，並且一定還要被辯護近代藝術的人所引用的。那信條是：「想像的世界是永久的世界。我們的肉體死亡後，我們將要歸依到神的懷裏去。這想像底世界是無限的而且是永久的。而我們所生活着的世界

是有限的而且是無常的。在那永久的世界裏，存在着我們在這世界裏所看到的一切東西的不變的實在。」（註三十一）

從這一點看來，象徵主義的文學，真是未來的文學了。我們應該感謝這聰明絕世的哲人波多萊爾，我謹在篇末行合十敬禮。

（十七年雲南起義紀念日修訂稿）

參考書目：

1. 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 (Librairie Alphonse Lemerre)
2. Baudelaire: *Poém en Prose* (Little Blue Book)
3. Baudelaire: *His prose and Poetry* (Modern Library)
4. T Gautier: *Essay en Baudelaire*.
5. E P Sturm: *Charles Baudelaire*
6. J M Murry: *Countries of the Mind*
7. C Vergnot: *De Baudelaire*
8. Wright: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9. Charles P. Baudelai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0. 蔣啟藩編：近代文學家（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11. 魯迅譯：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2. 耿濟之譯：托爾斯泰藝術論
13. 滕固著：唯美派的文學
14. 法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五卷號外）
15. 李璜：法國文學史

散文詩

第一部

西蒙斯 (A.Symons) 英譯

“在死亡和毀滅的痛苦之下，詩辭決不能溶化於科學和倫理學之內。它的對象裏面，沒有真理，只有詩辭的本體”——波多萊爾

一 皓月的深情

盈虛無定的皓月，乘你在搖牀熟睡的當兒，從窗間窺探着；心中暗暗地稱道：「這小孩彷彿具着我的精光。」

接着她便輕輕移徐步地走下了雲梯，無聲無息地透過了窗櫺。用那慈母般的溫柔，把她自己依附着你的身體，把她豐采遺留在你的面容。這一來，便叫你目光呈黯淡的綠色，兩頰露異常的慘白。這正是當你凝視着她的時候，你的瞳人纔得怪大；這也是當她伸着臂擁抱了你的頭部的時候，你的熱情纔使你恣然流淚。

但是在她歡情洋溢的中間，屋子裏都充滿了月光，好比含燐的大氣，好比輝耀的毒物；這類有生機的光明，都想着說：「我將要永遠地和你吻着。你將要和我一樣的美麗。你將要把我所愛的東西和愛我的東西愛着：像流水和行雲，長夜和沉寂；廣袤無垠的碧海；形狀不一的大河；你所永遠不能到的地方；你所永遠不能識的愛者；不合自然的花卉；令人沉醉的氣息；還有那聲音粗拙而又和諧的狸奴——那聽着風琴的

節奏有些憔悴堪憐，只學着婦女的態度不免嗚咽嘆息的羸奴。

「你將要受我愛人的戀愛，你將要受我嬖人的寵嬖。在那目光作黯淡的綠色，那頸部曾被我在晚上摩娑的人羣中，和那些人們——愛着大海；愛着廣袤無垠的碧海；愛着形狀不一的大河，愛着他們不在的地方；愛着他們不識的女人；愛着和『僻禮的監督』（註三十二）一般的奇花；愛着意志所不欲聞的氣息；還有足以顯示他們的愚笨，就是愛着野性恣情的獸類；——以內，你將要做着他們的皇后。」

面目可憎，德性腐敗的孩子呀！這就是我安息在你面前的原因；我希望從你的身心中，尋到一個令人生長的女神；命運注定的聖母；和世間狂徒的惡毒乳母的影像。

一一 那一個是確實的？

我知道一個福星，她把大地和大氣，都充滿了理想的事物；從她的視官，人們都覺得有一種欲望，偉大的欲望，美麗的欲望，光榮的欲望，和一切令人深信不朽的東西的欲望。

可是這神秘的孩子太美麗了，她不能永遠地生存着。當我知道了她幾天以後，她竟死了；我便親手把她埋葬，當時司春之神，正把牠的香鼎在收場搖曳着。我是親手來埋葬她，把她深深地藏在木質的棺柩中，好比那印度的寶匣一般的薰香和不壞。

當我正在注視那埋藏寶物的地方，我忽然看見一個小人和那逝者有特殊的相像。她帶着一種奇異而又瘋狂的猛厲，殘踏在那新鮮的土地上；她發出尖銳的笑聲說道：「對我注視着！我就是那真正的福星！我是一個嬌養的賤婦，對你的盲目和愚蠢，應該加以責罰，好叫你將來愛我，可以適如其分！」

但是我覺得怒不可遏，我回答着說：「否，否！」同時因為要表示我的拒絕，我便把腳拚命的在地上踏着。這一來，我的小腿直到膝部，竟深埋在那新收的泥土中，好比一隻狼陷落在獸牢裏；我只是在那理想的坟內，牢牢地繫着，——恐怕永久的繫着了罷！

111 『L'invitation au Voyage』

世界上有一個神奇的國家，——人們多叫牠郭根國（註三十三）的，有一次我夢裏同了一個舊友去遊玩。是這一個非常的國家，瀾漫在北方的大霧中；我們可以叫牠是「西方的東方，歐洲的中國。」因為在那裏，一種熱烈而又夢幻的意想，自由地滋生着，那種意想，很堅定地表現出蘊藏的優美的發長。

這是郭根國真真的境地，在那裏什麼東西多是美麗，豐富，恬靜，真實；秩序是奢華的肖像和照鏡；生命是廣大而又甜蜜地存留着；那龐雜的，凌亂的，和意外的事物，都一概屏絕；快樂是和沉靜融和着；就是烹調的方法，都是含着詩意的豐腴適口；總之我的愛啊，一切事物，都在你的想像中造成。

你知道在我們嚴酷的災禍中間，發生一種狂熱的病徵，那種懷念異地的相思，那種生性好奇的苦楚？在你想像的中間，有個神奇的國家；在那裏，什麼東西都是美麗，豐富，恬靜，真實；幻想已經烘染出一個西方的中國生命是甜蜜地存留着，快樂是和沉靜融和着，我們就應該生在

這裏，我們也應該死在這裏。

是了，我就應該在這裏生存，夢想，並且用感覺的無涯，來延長光陰。一個音樂家曾經著述一篇「(Invitation à la Valse)」他想把我們送給愛人的——送給我們最愛的妹妹的一篇「(Invitation au Voyage)」的意義，也包括在內。

是的，就在這種空氣的中間，人們可以安適地生活着；要是再離遠了，那麼迂緩的光陰，可以包含着更多的意味，時鐘可以用更深切更重要的尊嚴，來輕敲着快樂。

在輝耀的鏡板上，或者在磨光的皮革上，假寐着那畫圖裏聰慧的生命，好像造圖的畫家的心靈一般地深刻，沉着和虔誠。那映照着膳堂和客廳的夕陽，已是經過了美麗的掛幕和貫通室內的長窗的篩分，一切用具都是巨大，玲瓏和怪異，並且有鎖鍵牢牢的關着，秘密深深的藏着，好比精純的靈魂，鏡子，金屬，掛幕，金工的製物，和陶匠的磁器，多在前奏着一套瘡腫而又神秘的和樂；並且從一切東西，從各處地方，從抽

扉的開放，從掛幕的摺欄中間，發散出一種奇異的香氣，這種蘇門答臘（Sumatra）的瑠璃草，（註三十四）好比是這地方的心靈。

我可以說一句，在這郭根國真真的境地中間，什麼東西多是美麗清淨，輝耀，好像一個清明的自覺，好像厨房中陶器的陳設，好像金製的珍寶，好像銀製的飾物！幾乎全世界的寶物都聚在那裏，就好比是全世界的工作，都聚在苦工的家裏一樣。這奇怪的國家，與衆不同，就像藝術的超出於自然，但是在那裏，自然又經過了幻夢的修飾，覺得是十分美麗。

讓那般習園藝的術士，去不斷的追求吧！讓他們一點一點的擴大那快樂的境界，讓他們懸賞徵求對於他們野心的問題的答案。至於我呢，我早已找到了我的「黑色的鬱金香」（Black tulip）和我的「青色天竺的牡丹」（Blue dahlia）（註三十五）

無與倫比的名花，——可以狎玩的鬱金香，和含着諷譏的天竺牡丹呀！你還不是就在這裏，——這清和美麗，意思的天國裏——欣欣向

榮地滋生着？在這裏，你還不是要受着環境的支配，把你的新面目——好像神秘派說的——從你「內心的適應」(Correspondence) (註二十六)反射出來。

不斷的夢想，永久的夢想！要是靈魂格外的溫柔和卓越，這類夢想，便會把靈魂轉移得和可能的事物格外地離遠。不論何人，在他身心的深處，多蘊蓄着一些天然的美容膏，常是在那裏分泌和再生；因為人的一生，從生到死，有幾個時辰我們可以算是有實際的快樂，有成功的事實，那心裏造成的美景，想像幻出的樂園，我們是不是就要住在這裏，或者向這裏去？

這許多寶藏的物件——用具，飾品，香物，奇花——都就是你。你同時又是巨河，又是大海。那些滿載着寶物的巨船，隨波逐流的漂蕩着，從這些巨船的甲板上，那勞苦的水手，發出一種單調的歌聲，這多是我的意想，常常在你的心頭起伏。你還是好好地引導着牠們走向海去，因為海是無窮盡的，可以把你心靈的晶光，反映出長天的高曠；但是當牠們

厭倦着海中的巨浪滿載着東方的劫物的時候，牠們便回到那原來誕生的口岸，這依然是我的意思，從你所認為無窮的中間，濃裝艷抹着歸來。

四 窮人的眼睛

啊！你知道爲什麼我今天恨你。這大約是不容易明白，除非我對你解釋了；就因爲照我想像起來，你是女性的薄情最完全的代表人物。

我倆已經相處了好久，可是我還覺得時候太短。我倆已經互相誓約要把我倆的思想和諧，把我們的心靈融合；這多是人們同有的夢境，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實現。

在那天昏黑的晚上，你覺得有些疲倦，坐在那林蔭路邊的一只咖啡店外面。那咖啡店，雖是灰泥狼籍地圪着，却很驕傲地顯示出不盡的榮華。室內的煤氣燈，劇烈地發動，照耀得白壁增輝。那明鏡眩耀的光彩，飛簷鍍金的色澤，僕役受着獵犬的挫傷，婦人笑着腕間的鷹鷂，女神都頭戴着獸形的飾物，手携着菓品和聖經，（註三十七）還有那希皮（Hibes）和

繆內米提 (Ganymedes) (註三十八) 同持着菓汁的瓶和冰結的塔，這種種歷史上和神話上的人物，點綴出一個天國，給一般老饕無限的享樂。這時正對着我們的路，站着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人，他帶着困乏的面容，灰白的鬚鬚，一手携着一個孩子，一手抱着一個未能行走的小囚。他代行着保姆的職務，帶着孩子出來遊散。他們都是衣衫襤褸。三隻面孔是異常的嚴肅，六隻眼睛注視着那咖啡店，雖然他們老少的心理不同，但都表示出一種深切的羨慕。

那老人的眼睛說道：「這是何等的美麗呀！這是何等的美麗呀！人們將要想着這貧窮世界所有的金銀，都表現在這牆上。」那孩子的眼睛說道：「這是何等的美麗呀！這是何等的美麗呀！但是這座屋子，却不是我們這般人可以進去的。」至於那個小囚，他的眼睛是完全迷惑了，除了呆瞪瞪的注視着，顯露出無限愉快以外，不能有什麼表示。

歌曲的作者，常常說快樂可以使神靈高貴，可以使心地溫柔。那天咖啡店的歌曲，確是不差，至少照我的經驗是如此。當時我不但是給那

些眼睛感動了，並且我同時覺得喝一杯咖啡也不免慚愧了，——其實我是十二分的渴望著。我便回頭看著你，我的愛人，我想從你的神情裏面，可以發見一個同樣的感想；我深深地注視著你的眼睛，那美麗而又溫柔的眼睛，在月光照耀力之下，真變了幻象的泉源；你當時對我說道：「那些人圓睜的怪眼，我是無可容忍的了，可否請你通知一聲侍役，把他們摔了出去？」

互相諒解，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呀！我最最親愛的，並且思想是不相通達的，就是在互相戀愛的人們中間，也免不了是如此。

五 窗櫺

人們從開著的窗櫺望進去，所看見的事物，一定沒有從關著的窗櫺望進去來的多。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會比燭光搖曳著的窗櫺，格外地深切，微妙，活潑，衍奧，和輝煌。我們在日光之下，所能看見的事物，常常沒有窗櫺背面的事物來的有趣。在那昏黑而又眩耀着的空間裏，人生滋長着，夢幻着，磨難着。

在崎嶇不平的屋頂那面，我看見一個中年的婦人，面上起了縐紋，衣衫是十二分的襤褸，她常常憑視着，整個的豐姿，從來沒有消失過。從她的面容，服飾，態度和那虛無縹緲的中間，我幻成這女人的慘史，有時我把來回想一過，不禁泫然淚下。

要是這件事發生在一個窮苦不幸的男人身上，我也很容易的幻成一篇他的慘史。

我安息地睡了，當我幻想着我自己苦度着旁人的生活，我覺得異常地驕矜。

或者你要對我說：「你能確定這就是實在的事實麼？」這又有什麼關係，在我身以外，一切實物，又有什麼重輕，要是牠給我生活上的幫助，叫我覺得有自我的存在，並且使我知道我究竟是什麼？

六 人羣

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浸淫在羣衆的生活裏；玩弄人羣，也是一種藝術；要是一個人爲着人羣而犧牲，進入放浪的生機，對於這種人，

天神賜予了愛慕虛僞，厭惡故鄉，想望遨遊的性情。（註三十九）

只有詩人能够享受這種唯一的權利，就是他，同是自己，同時又是別人。好比游魂在那裏找尋軀壳一般，他可以隨心所欲的走入旁人的品格。對於他個人，什麼地方都是空虛的；要是幾處地方好像在那裏屏絕他，在他的目光看來，那些地方，都是不值一顧的。

從那人羣普遍的聲息相通中間，那沉靜而又深思的散步者，發生一種奇異的沉醉。要是一個人常常和人羣共處，他便會領略到一種熱烈的快樂，這種快樂，永遠不是那些自私自利或者性情疏懶的人們所能知道的，因為他們或是閉塞着好比一隻銀櫃，或是幽囚着好比一個介蟲。他常常選擇他自己的任務，和那環境促成的快樂和憂愁。

人們所謂愛情，比了這一「難言的宴飲」（註四十）畢竟是渺小，淺狹，和薄弱。這種「宴飲」對於心靈，是一種神聖的污辱，牠完全把心靈丟給那意外發生的事物，和路過的不相識者去了。

對於世界上那些快活的人們，最好有時叫他們知道一點格外廣

大格外稀有的快樂，因為這樣一來，可以使他們愚笨的驕傲心，暫時屈服。那些屬地的開拓者，國家的保護者，和教會中間的牧師，他們都因事放逐到天涯地角，從此可以知道一些這種神秘的沉醉，那是毫無疑義的；他們安居在神仙所關的地方，對於那些人想着憐憫他們清真的生活和磨難的命運，不斷的冷笑着。

七 餅干

我正在旅行。在我遨遊的地方，四周都包圍着一種景物的莊嚴。在那時候，這無邊的景物，毫無疑義地把我一點兒東西，輸入了我的心靈。我的思想，經過了像大氣一般的光明的震蕩；許多鄙陋的熱情，像惱恨和發瀆的戀愛，這時都離了我的身心，好比天際閒雲，飄浮在深淵之上；我的心靈，像籠罩着我的天穹一般的廣大純潔；那些關於塵俗事物的意思對於我的心地，好比是一羣牲畜，在旁的山坡上食草時所發出的一種輕微的鈴聲；在那水深黝黑，波浪不興的湖上，時常有空中浮雲的倒影，掠水而過，好像是一個幻象鑄成的巨人的外衣。我還記得從那閒靜

的空間裏面，發生了這種尊嚴的感覺，把我整個的身心，都充滿了一種綜雜的快樂和恐怖。簡而言之，謝謝那四圍快樂的美景，我覺得我的心，已經完全寧靜了，同時和那大自然界，也是完全和諧着；我簡直相信當我澈底把世間一切罪惡忘掉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報紙的忠實記載，就是說人們生來就是善的；當那些怙惡不悛的事物，重又滋生在身心的時候，我便想到我已經攀援登高，應該休養我疲乏的身體，滿足我口腹的嗜好。我便從袋裏拿出一大片的麵包，一隻皮製的杯子，還有一小瓶的酒精，這種酒精，都是當時一般化學家賣給旅客的，有時酒精裏還和着一些雪水。

我正在很沉靜的把麵包分割，忽然聽見一種微弱的聲音，使我不禁翹首而望。我看見在我的面前，站着一個衣衫襤褸的村童，面色黧黑，短髮蓬鬆，他那深凹的眼睛，帶着一種野性而又懇切的目光，不住的注視着我的麵包。同時我聽到在他低微啞啞的喘聲中間，發出一「餅干」這兩個字。我當時聽見他對於麵包用這樣的稱呼，不禁好笑起來，我便

割了一大塊給他。他慢慢地走近我來，兩隻眼睛不住地望着我的所有物；他忽然從我手裏搶了過去，很快的退下去，好像他怕我的饋贈不是出於至誠，而且有些懊悔的樣子。

但同時他又給一個細小的野人打倒了，這個小人，我也不知道從那裏走來的，不過他的形態，十二分的像那個村童，從旁人的目光觀來，一定當他們兩個是孿生兄弟。他們在地上滾着，爭奪那貴重的劫物，誰都不肯讓旁人分潤。那村童在盛怒之下，緊緊地抓着小人的頭髮；小人也恨恨地咬着村童的耳朵，創口竟流起血來。那餅干正當的主人，彎着手爪，想插入篡奪者的眼睛；那篡奪者便一手擋住來勢，一手輕輕地把劫物送入袋裏。但是那戰敗的人，雖然有些氣餒，却依舊振作精神，把頭向戰勝的胸部，很命的撞去，那戰勝的竟被他撞倒了。爲什麼把孩子的爭鬪，描寫成一場可怕的事？那餅干時時從這隻手裏轉到那隻手裏，從這隻袋裏換到那隻袋裏，呀！牠的大小也變了；當兩個孩子都困乏，喘氣，流血，不能再爭鬪的時候，爭鬪的目的物也不再存在了。那片麵包，已

經完全消滅，只存着點點的細塊，在地上和沙粒混合着。

這樣的景象，把整個的風物，都陷入黑暗了，同時把浸淫着我心靈的恬靜，也驅散了；我悲傷了好久，不斷的自語道：「世界上有一個奇異的國家，在那裏麵包就叫做餅干，並且這麵包的美味，很容易引起一個閱牆之爭。」

八 薄暮

一天過了。寧靜走進了我的心地，叫我覺得這天的工作是苦極了：我的思想，便注意到薄暮時候微弱昏黑的景色。

但是一陣叫囂，忽然從山嶺的峯巔，穿過了透明的暮雲，送入我的身心，在這叫囂的中間，包含着許多雜亂的呼聲，可是因為距離太遠的緣故，轉成一種悽慘的和音，好像是奔騰的潮汎，暴烈的風雨。

誰是那種不幸的人們，傍晚不能給他們一種恬靜；而且他們好像是貓頭鷹，長夜的來臨，對於他們是一種巫術的安息的隱示？那悽慘的聲音，不時從山巔的病院，傳入我的耳鼓；當我晚上正在吸烟的時候，我

望看那萬籟俱寂的山谷一座座的房屋高高地聳着這些房屋的窗櫺好像說着：「這裏有的是寧靜，這裏有的是家庭的樂事！」這時微風剛從山上吹來，我可以描摹着這種地獄的和音，來鎮靜我驚異的思想。

薄暮最會刺激瘋人。我記得有兩個朋友，薄暮給他們異常的不安。一個朋友，對於人羣和友誼的安樂，完全失了知覺，對着來的人像野人一般的撲了上去。我曾經看見他把一隻很好的小鷄，丟到一個侍役的頭上，照他的冥想，他已經發明了一種咒罵的記號。夜晚本是深刻的愉快的前驅，可是對於他，却破壞了最豐富的事物。

還有一個朋友，他是野心的失望者，當那日光漸漸消失的時候，他便慢慢地煩躁，憂悶，激怒起來。他在白天裏，雖然是和霽個儻，可是到了晚上，他完全是殘忍無情，他不但是對於旁人，就是對於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顛狂的憤怒。

第一個朋友是瘋顛而死了，當他死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妻子都不認識了；第二個朋友，依然不斷地在永久的煩擾中過生活；我相信就是

把共和國和皇國所有的榮譽都加在他身上，恐怕那薄暮依然會激起他熱烈的嫉妒，——對於一切想像的顯赫的嫉妒。那迢迢的長夜，雖然把牠黑暗的精神，輸入他們的心地；可是對於我，牠却常常給以光明；雖然世界上的事物，時常有同樣的緣因，生果樣的結果，但我對此却十二分的迷惑和震駭。

喔，迢遙的長夜！喔，無邊的黑暗！從我看來，你們都是內心享樂的召令，你們都是精神痛苦的救星！在那平原的隱處，城市的幽徑，星光的燦爛，煤燈的光華中間，你們是仙家自由的異彩。

薄暮，你是多麼的和靄，多麼的溫柔！那玫瑰色的光彩，依然在地平線上徘徊，好像是白天給夜晚完全征服了以後所流露的迴光；那閃爍的燭光，把一種暗淡的紅色，侵染着落日的餘輝，還有那陰暗的幔布，給一隻不可見的手，從東方深處拖了起來，描繪着人生心地衝突時候的各種感覺。

你難道不把牠當做舞女的奇粧，在這綰束中間，那裙子的光輝，從

黑暗而又透口的輕紗顯露出來好像是快樂的過去從現在的黑暗中間透露出來一樣？並且那天空金銀色的明星，牠們難道不是幻想的火焰，這種火焰，一定要在長夜的憂思中間，纔能發出美麗的光明。

九 離世

人生是一所大病院，在這病院裏的人，時常要想把病牀調換。有許多人喜歡在火爐邊苦度，有許多人又願意在戶牖裏安居。

照我看來，我覺得時常調換地方去走走，心會上總覺得快樂得多。關於這遷居的問題，我常常和我的心靈談起：

「我的心靈，我冷淡的心靈！我想住在里斯本，(Lisbon) (註四十一) 你的意見怎樣？在那裏氣候一定是十二分的和暖，你可以像蜥蜴一般在那裏快活地溫曝着。那裏又近着海，許多人說牠是大理石所造成，而且那裏的人民，都怕着種植，所以他們所有的樹，都砍除了。那裏有切合你心靈的國家，是發光體和無機物所造成，並且有液體映着牠們的背景。」

我的心靈沒有回答。

「因為你愛好安靜，同時又喜歡看動的事物，那麼你是否願意住在那荷蘭的天國裏？我想你住在那想望的國裏，或者可以覺得快樂些。你愛好那栗櫟的樹林，和停泊在門外的船隻，那麼你對於到鹿特丹（Rotterdam）（註四十二）去的意見怎樣？」

我的心靈默然不語。

「或者爪哇（Java）（註四十三）對於你格外地神奪吧？好在那裏我們可以見到歐洲的心地，和熱帶的美景，兩相結合了。」

沒有一句話回答。我的心靈難道死了麼？

「那麼你爲什麼這樣的深沈昏曠，難道只有你自己的痛苦，能夠給你一種快感麼？倘若事實是如此，讓我們到死神一般的地方去。可憐的心靈，我確實知道這塊地方。我可以把行程轉入多尼屋。（Torneo）（註四十四）或者進一步到波羅的海（Baltic Sea）（註四十五）的終點，要是事實能夠，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脫離生命；我們可以居家在地極。在那裏，

日球只是掠過地球，那光明和夜色的遞嬗，顯示着異樣的景象，並且在半虛無的狀態中間，引起了枯寂的單調。在那裏我們可以深深地浸淫在黑暗裏面，那北極的微光，散成玫瑰色的輪形，好比地獄中的火花，這也不時可以給我們一種快慰。」

最後我的心靈說起話來了，他很聰明地對我說道：「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好的，只要脫離了這個世界！」

十 勇敢的死

梵莎兒 (Fanoille) 是一個奇妙的丑角，他差不多是王子的好朋友。但是對於那些把談諧當做職業的人們，不幸的事情，有特殊的吸引力。而且，雖然這好像是很奇怪的，就是忠義的概念，和自由的意識，常常絕對地操縱着丑角的思想。梵莎兒却有一天，去和幾個不滿意的貴族，結黨爲非了。

但是各處有識的人們，都排斥這許多喪心病狂的叛徒，因爲他們要任意推翻王子，要非法改造社會。結果爲首的人和梵莎兒，都捉住了，

并且判了死刑。

我相信那王子看見他的嬖人站在叛徒之列，一定十二分的不快。他原是一個普通的王子，和旁的王子沒有什麼兩樣，不過一種非常的感覺，在許多地方，使他格外的殘酷專制。因為他深深地受着藝術的蠱惑，并且同時他又是一個精微的鑒識家，他當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快樂。他是一個真真的藝術家，對於一切人們和道德，他都是漠不關心；他什麼仇敵多不怕，單怕厭倦；并且那過度的實力，他所用來撲滅世界上暴君的，在嚴格的歷史家方面，已經替他起了一個譯號叫做「怪物」；要是在他境內，什麼東西都可以描寫，只要不招致快樂和驚奇——這也是快樂中間最優美的形式的一種。王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他沒有充份廣大的劇場，去實現他的天才。世界上常有許多少年的尼羅（Nero）（註四十六）他們閉塞在狹小的範圍以內，而且他們的聲名和意志，後世總是默無所聞。至於這個王子，一個不可預測的天神，已經給他比國土更大的才能。

忽然一種謠言四面散佈着，說起王子已經決定赦免所有的叛徒。這謠言的起原，是由於一張特別演戲的佈告，在這戲劇中間，梵莎兒將要曲盡能事，而且那班有罪的貴族，聽說也許參加，在一般淺識的心理上，以為這是王子寬和的顯示。

從一個天然反常的人說起來，什麼東西多是可能的，即使是道德，是憐憫，尤其是當他希望從這裏找到一種意外的快樂。但是對於我這樣的一般人們，當他們探入這病態的怪奇的心靈以後，覺得有一件事是格外可能的，就是這王子願意評估那死囚所演的戲劇的性質。他可以乘機對於這死刑的關頭，得到一種生理學上的經驗，並且可以證明在什麼限度之內，一個藝術的才能，會受着他所處的非常環境的支配。除了這點以外，難道他心上果真多少還有一點憐惜的意志嗎？關於這一點，從來沒有解決。

那天終究到了，這小小的宮庭，誇示着無限的奢華，要是一個人沒有身歷其境，很難想見這貧瘠小國的特殊階級，在莊嚴燦爛的情形之

下，可以顯着那種的光輝。從那天誇示的離奇，和牠所關切的神祕的道德意味兩點看來，這一次是加倍的莊嚴情形。

可敬的梵莎兒，在靜默和交談的時節，表演得特別出衆，這兩點在那些神怪的戲曲裏，是最爲重要，因爲牠的目的，可以象徵生命的神祕。他輕微地，自在地，走上了戲臺，這在那一般貴族的心理中間，對於那仁和寬宥的意想，給了不少的幫助。

當我們批評一個伶人說：「這是一個名伶，」我們常是利用一個方式，這方式包含一種意義，就是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下，我們仍舊可以認明這個伶人，——就是藝術，能力和意旨。要是一個伶人，在他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關聯中間，能够完全像古代雕像——牠們神祕地激發一種生氣，活着，走着，看着，——一般地和那美的意境關聯着，這真可以算是奇異的不大聽見的情形。梵莎兒在那天晚上，是完全一個理想的人物，看了他，我們不能不想到可能的像真的生命。這丑角來，去，笑，哭，在他頭上，激動着一轉難以毀滅的光暈，這種光暈，旁的人多不能見，只有我能

够見到，並且在一種奇異的綜雜狀態中間，還混着藝術的色彩和信徒的光榮。梵莎兒不知道用着什麼特別的美性，把那一切隨意的談諧舉動，都變成神怪尊嚴，超出自然。當我設法把這不能忘的一夕描繪出來，我的筆不知不覺的抖起來，而且我所最不能忘的感情，充實着一腔熱淚。梵莎兒對於我，在一種堅定而不可反決的狀態之下，證明藝術的沉醉，比各種藏蓋深淵恐怖的沉醉，是格外的切定；並且證明天才能够用着特殊的快樂，在將死的時機，演一齣戲劇，因為那種快樂，使牠不能見到墳墓，只見到排除一切破滅思想的天堂。

一般看客，雖然是精神渙散，舉止輕浮，但不久就受着藝術家萬能的操縱。沒有一點兒思想轉到死亡，悲悼，或者罪罰一方面去。大家看了那有生氣的藝術作品，都是寂靜地享受那各種的快感。許多快活和贊美的呼聲，不斷地用着一種雷霆的力量，震動那廣廈的屋頂。那王子自己，也看得出神了，不知不覺地附和那羣衆的呼聲。

可是在一個目光銳利的人看來，他的感情，是完全混亂着。他是否

覺得他的專制被征服了？他使人心地恐怖靈魂戰慄的藝術被壓制了？這類的假定，雖然不能算十分的正當，然而也不能算絕對的不正當，當我在那裏解釋那王子的面容，——一種新的蒼灰色，淹沒了他原有的灰蒼，好像白雪淹沒了白雪一般，——這類假定，已是透過了我的心靈。就是當他鼓掌贊美老友——那奇異的丑角，他能够在當死的時候表演得十分優美，——的才能，他的嘴唇漸漸地緊壓着，他的眼睛照耀着，顯示出一種內心的——有如妒忌的，憎惡的，——火焰。在一轉瞬間，我看見他依傍着站在他背後的書僮，並且在他的耳邊私語。那小僮緋紅的面容，映出一種微笑，他立刻離了主人所坐的箱房，好像是有什麼重要的使命，要他去執行。

一回兒，當梵沙兒表演得正是精警，看客正是耳目並用的時候，劇場內忽然發出一種尖銳而又引長的倒采。在這出乎意外的倒采來處，一個孩子衝進了迴廊，口中還帶着一些急促的笑聲。

梵沙兒大為振動，他的迷夢醒了，他怪大的眼睛，不斷的開合着，他

張着嘴，好像氣喘一般，他搖搖擺擺地走來走去，最後他很勇敢的倒斃在臺上。

那像刀一般銳利的倒采，果真叫行刑吏沒用了嗎？那王子難道已經預知他狡詐的殺害能力嗎？這真不能不令人懷疑。他在那裏悲悼他寵愛親信的梵莎兒嗎？人們應該滿意地，合理地相信着。

一般犯罪的貴族，享受了最後一次的喜劇。他們都剝奪了生命。

從此以後，許多優伶，多在宮中表演過，雖然當時世界各國都公正地欣賞他們，但是沒有一個能夠比得上梵莎兒的超衆的才能，並且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像梵莎兒一般的寵愛。

十一 沉醉

永久的沉醉呀！這是人生唯一的問題，此外什麼東西都是不足重輕的。倘若你不願意覺得光陰可怕的壓迫，——牠老是深深地壓着你的肩頭，擠着你向地下，——那麼不斷的沉醉了罷！

但是用什麼來叫人沉醉？用酒，用詩，或者用德性，什麼你喜歡的東

西都可以，只要是實行沉醉。

倘若有時在那宮前的階上，溝畔的草間，或者在斗室淒寂的裏面，你要是清醒了，那深深的沉醉，倏然地飛去，你便向着微風，激浪，明星，飛鳥，時鐘，以及任何事物的翱翔者，咏嘆者，廻旋者，歌唱者，談話者，問着這是什麼時候，接着那微風，激浪，明星，飛鳥，和時鐘，便回答說：「這是沉醉的時候呀！沉醉了罷；倘若你不願意做那光陰的殉奴，不斷地沉醉了罷！用酒，用詩，用德，性，什麼你喜歡的東西都可以。」

（散文詩第一部完）

散文詩

第二部

雪丕雷(G. T. Shipley)英譯

“沒有一個詩人，曾經把這許多感覺的意想，引用到文辭裏去。”——史篤姆

誠諧者

這是新年發軔的那一天；地上的污泥和白雪混沌着，當許多馬車，縱橫的在路上駛過的時候，飛濺着一種華而不實的泥花，充塞着許多慾念和失望，城市中蠶俗的事物，把堅毅隱士的孤高，消失了許多。

在這萬般喧囂的中間，一隻驢子飛奔而來，背後還有一個村夫，執着鞭子在那裏驅策。

當那驢子正想轉彎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衣冠楚楚的人，戴着手套，彬彬有禮；面上帶着一種薄情的請求，身上穿着一種無罪的衣裝，對那驢子斯文地鞠着躬；並且脫了帽對牠說道：「我恭賀你這善良快活的東西；」接着他便用着一種愚蠢的態度，轉向着他幾個同伴，好像要他們贊許他的滿意。

那驢子並沒有看見聰明的談諧家，依然向着牠責任所使的道路走去。

至於我呢，對於這尊嚴的蠢漢，充滿了一腔無邊的憤怒，因為在我

的目光中看來，他好像集中着法蘭西的機詐。（註四十七）

犬和小瓶

「我可愛的小犬，我善良的小犬，我犬性的愛者，快來嗅着這城內香粧店買來的優美香物。」

那小犬掉着牠的尾巴——這點從我想來，或者是牠喜笑的表示，——走了前來，十二分好奇的把潮濕的鼻子，嗅着那開着的小瓶；牠忽地裏受着一種突然的驚恐，反跳了幾步，對我發出咀咒的聲。

「唉！下賤的小狗，倘若我給你一堆污糞，你將要嗅了覺得快活或者竟嗅了下去。所以就是你，——我苦惱生活中間的庸碌同伴，——也竟和衆人一樣，對於他們，從來不能給與優美的香物，因為這樣一來，就會觸他們之怒，所以只能留心着給他們一種無用的污泥。」

野性的婦人和風騷的女子

「真的，我的愛人，你無限地而且殘忍地叫，我覺得厭倦；聽了你的嗟嘆，人們就會想到你所感受的痛苦，比了那般沿門乞食的龍鍾老人，

和怪形丐婦，還要來的深刻。

「倘若你的嗟嘆不過表示悔恨，他們至少也會給你一些尊敬；但是他們只能傳達幸福的恣縱，和安息的倦怠。同時你也可以不斷的引用那些無關緊要的言語：『深切的愛着我！我是十分的渴望着。安慰我，溫存我！』」

「來！我總設法救護你；或者我們化了兩角錢，能够鄰在近的市場裏，找到一個方法。」

「請你注意到那鐵檻，在這鐵檻中間，有一個像你一樣形狀的怪物，在那裏活動，——牠像地獄中的靈魂一般的呼號着，像充軍去的鬼物一般的搖着鐵檻，常常在那裏摹仿着完美的姿態，有時像猛虎的咆哮，有時像白熊的擺步。」

「那個怪物，就是世界上獸類的一種，人們叫牠我的『安琪兒』的，——就是女人，還有一個怪物，他高聲的咆哮着，手裏執着一根木棒的，就是丈夫。他把他正式的妻子，像野獸一般的鎖着，在青天白日之下，他

把她陳列在郊野，——那當然是得着官吏的允許。

「深切的注意着。你看她多麼的貪饕，（或者不是杜撰吧）把侍者所丟給她的鳴禽和活兔撕着。『來！』他說，『人們不應該把所有的東西，一天吃掉。』講了那句聰明的說話，他狠殘酷地抓住了那些兇物，牠們廻旋的腸腑，曾經給那兇惡的野獸，——我就是說的那女人——在嘴邊咬了一回。

「來！一下適當的棍擊，叫她沉靜了！因為她對着那偷去的東西，發出可怕的目光。上帝呀！這木棍並不是優伶的手杖！在那頭髮蓬鬆的中間，一種肌肉着棍的聲音，你聽見了沒有？她的眼睛立刻豎了起來；她叫囂得『格外的自然』了。在她憤怒的中間，她像受着槌擊的生鐵一般的火星迸射。

「喔！親愛的上帝！這就是亞當（Adam）夏娃（Eve）（註四十八）兩個孩子——你所製造的人物——的變相。這個女人當然是可憐，雖然她不知道那光榮的搔癢的快活。但是此外還有格外難以醫治，難以補救

的不幸。不過在她寄身的世界上，她從來沒有想到女人應該生在不同的命運裏。

「至於講到我倆，我可愛的人兒！看到這世界造成的地獄，你叫我對於你的銷魂地獄想些什麼？——你只是睡在和你皮膚一般溫軟的織物上，吃着燐灸的物品，對於你，那能幹的家人，常常留意着你的食物。

「我的風騷的女人，你那芬芳的胸部，起伏着溫柔的記號，這對於我又有什麼意義？並且那書本中得來的愛情，那永久不滅的痛苦，——牠們想要引起一種憐惜以外的感情？真的，我有時覺得好像教了你不幸的真諦。

「看到你這樣的情形，我那豐姿娟秀的人兒，你的雙足沒入了污泥，你圓潤的眼睛仰望了天空，人們一定要說你好像在那裏祈求天帝：一隻小小的青蛙引起了這個意思。倘若你譏笑那木頭，（你知道我現在就是牠）那麼請你當心那鸚鵡，牠會在無窮變幻的中間，把你殺了，吞了，吃了。

「我雖然是一個詩人，但是我並不是你理想中的笨漢倘若你常常把假哭的感情來煩惱我，我將要把你當做一個野性的女人看待，或者竟把你像空瓶一般的擲出窗外。」

庸醫

假期日的羣衆，各處多是誇耀着，分佈着，享樂着。這也是一個令節，在那時候，一般庸醫，騙子，玩獸的閒人，和遊方的商家，都藉此點綴那一年中沉悶的季候。

在這幾天，從我看來，一般人好像什麼東西都忘掉了，——悲感和工作；他們多變成了孩子。對於那小孩，這是最自由的一天，那學校裏的恐怖生活，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暫時脫離。對於那成人，這是一個休戰日，和那生命惡意的軍隊，訂了條約，把一切普遍的競爭和戰鬪，暫時延期。

世界上的人類，就是那些從事精神事業的人們，也難逃這普遍的歡愉的影響。他們毫無主意地吸引了不願艱難的空氣。至於我呢，好像真真的巴黎人，從來沒有不注意到那市上的貨攤，牠們在這尊嚴的時

代，常是爭奇鬪勝的陳列着。

他們實在造成了一個令人驚駭的聚會：他們叫喊着，咆哮着，慟哭着。這是號筒的呼喊和流星的拍刺混合而成的聲響。那鄙夫和蠢漢，都抽縮着他們風雨，日光所侵蝕的面容，並且發出一種惡言，好像馬裏哀（Molière）（註四十九）喜劇中間的人物，用着實質醇厚的幽默，來表演出他們的妙語和談諧。一般大力士，更驕矜着他們四肢的龐大，沒頭沒腦的踱來踱去，顯示着他們一時鍛鍊成功的肌肉。還有和神仙公主一般的舞女，在那照耀着她們裙子的明燈底下跳舞。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有的東西就是光明，塵土，歡呼，混亂；有些人是耗費的，有些人是獲得的，兩方面真是同樣的快樂。孩子都牽着母親的裙子，要求一枝甘蔗，或者爬在父親的肩頭，真切地看着那上帝一般的術士。各處都分佈着薰蒸的氣息，這也算是令節的芬芳。

在那市場的極邊，我看見一個青年的庸醫，他好像是怕羞一般的躲開那些熱鬧，他是人羣中的落伍者，十二分的頹喪，衰老，憔悴，斜倚着

草舍的柱子，看過去好像比沉湎的野蠻人格外的可憐，對於他的悲苦的景況，兩枝蠟燭光煙繚繞地照耀着。

什麼地方都有快樂，利益，豪飲；什麼地方都預備着明天的麵包；什麼地方都充塞着生機癡狂的發長。只有這裏是絕對的悽楚，悽楚烘染着恐怖，點綴出可笑的襤衫，還有那生活必需的供給，代替了藝術，在這裏產出無邊的顛沛。他並不是在那裏喜笑，這不幸的世人！他並不是在那裏悲傷，他並不是在那裏鼓舞，他並不是在那裏表演，他並不是在那裏痛哭，無論是快樂或者悲悼的歌曲，他多不唱着，他也並不是在那裏求人憐惜。他只是沈點着。固定着。他已經棄絕一切，排斥一切。他的命運是注定了。

但是他的容顏是何等深刻而令人難忘，他注視着羣衆，和燭光，——牠那搖曳的浮光，站在離開他悽涼的苦楚約莫幾碼的地方——我覺得我的喉間擁塞着一股氣惱，目光裏雖然縈迴着強烈的熱淚，可是終究不落下來。

這便怎樣辦法！去問這不幸的人，他有那樣的好奇心和真法術在那彰明的隱僻地方，在那襤褸的布幕後面來表演，這又有什麼用處？其實我也不敢去問；雖然我懦弱的理由說出來會令人笑話，但是我承認我是怕去屈服他。結果我決定把一塊錢丟入那博戲的盤內，希望他能够尊重我的目標，剛巧在這個時候，一群人們，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搗亂，把我擠了進去。

當我離開那地方的時候，我的心地是充塞着悽慘的景象，我想法分析我這忽然的悲哀，說道：「我剛纔已經看見了青年文學家的影象，他是一個光明的東道主，把時代的生命延長了；我已經看見了一個青年的詩人，沒有朋友，沒有家庭，沒有子息，他爲一身的痛苦和公衆的薄情而墮落，在他的茅舍之下，那忘恩負義的人，再不想走進去了！」

時計

中國人從那狸奴的眼睛中間，來報告時候。（註五十）有一天，一個教士在南京的郊野散步，忘了沒有帶錶，他就去問一個孩子，這是什

麼時候。

這天國裏的小孩，躊躇了一回；接着他的思想來了，他便一面走，一面答道：「我來告訴你。」一回兒他又來了，手臂間擁抱着一隻巨大的狸奴，他便看着牠眼睛裏的白紋，——照他們說起來是如此——毫不遲疑的說道：「現在還沒有到午時。」這是一件事實。

至於我呢，倘若我轉身向着這可愛的狸奴，——對於她常常是這樣稱呼着，並且牠因此常是榮冠一群，——我心地的誇矜，和神靈的馥郁，——不管牠是在晚上，或者是在白天，在燦爛光明之下，或者在晦冥黑暗之中；從她可愛的目光深處，我常常清楚地報告着時候，——常常是這樣，——一個廣大尊嚴的時刻，和空間一般的廣大，沒有分秒的區分，——一個不動的時候，沒有標明在時計上，但是和人們嘆息一般的輕微，和鞭策揮舞一般的迅速。

倘若當我的目光正注射着那可愛的日規，有侵犯的人來搗亂我，有粗魯頑梗的哲人，有兇惡殘害的魔鬼來問着我：「你在那裏這樣仔

細的望着什麼？在那生物的眼睛裏，你渴望着什麼？你果真看見了時候沒有；你這凡俗的浪子，不做事的浮生！我可以毫不遲疑的回答道：「是的，我看見了這時候，牠就是永久！」

這難道不是，——我的愛人——一個有價值的情歌，和你一般的令人感動？真的，我有無限的快活來點染這虛偽的描繪，並且在你我互相授受的中間，我不希望你給我什麼東西來交換。

髮辮中的半球

讓我來長時間的呼吸着你頭髮的氣息，讓我把整個的面孔都浸在你頭髮的深處，像口渴的人浸在泉水中一般，讓我把你的頭髮像香巾一般的揮舞着，好叫她在空氣中留一點兒影象。

你或者能够知道所有我在你頭髮中間看到的，覺得的，明了的事物！我的心靈在香氣上遨遊，有如旁人的心靈在音樂上遨遊一樣。

你的頭髮，網絡着整個的夢想，在這夢想的中間，帆檣絡繹，那大海上的時令風，把我帶到令人心醉的地方，在那裏，長天是格外的蔚藍和

深邃，大氣受着果實，花葉，和人的皮膚的薰香。

在你頭髮的大洋中間，我看見了一個熱鬧的港埠，在那裏，有悽慘的歌聲，異鄉的人物，和各種的船隻，——在那永久的熱度假息着的長天之內，這類船隻，多刻劃出一種優美精緻的建築。

在你頭髮的披拂中間，我又發現了睡榻上長時間的迷夢，那張睡榻，放在一隻巨大的船隻裏面，從花光水影的深處看去，那隻船好像受着崎嶇的港埠的顛簸。

從你頭髮裏燃燒着的火爐邊，我嗅着香煙，鴉片，和沙糖的混合氣息；在你頭髮裏的晚上，我看見熱帶天空的無限景色；在你頭髮裏溫柔的岸邊，我受着松脂，麝香，和椰子油混和氣息的薰蒸，我不禁沉醉了。

讓我長時間的咬着你又厚又黑的頭髮。當我蠶食着你活潑頑強的頭髮的時候，我好像在那裏咀嚼着過去的印象。

窮人的玩物

我喜歡給你一種意想，當做正當的消遣。世界上很少的娛樂是無

罪的！

當你在晨間出發向大道上散步的時候，請你把袋子裏裝滿了輕微的巧物，——有如單線擊着的小丑，敲着鐵砧的鐵匠，騎士和用口笛當做騾尾的馬。——走到那樹蔭之下的旅館旁邊，把這許多東西，當做禮物，送給你所遇見的不相識的苦孩子。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燃燒着無限的光芒。最初他們是不敢來取；他們在那裏懷疑這種意外的幸運。接着他們雙手抓了這項禮物，好比狸奴搶到了食物，有些不信任人們一般的逃了。

在大道之上，公園柵干之下，當那日光照耀着美麗的屋宇的時候，一箇清秀活潑的孩子站在那裏，穿着樸素的衣裳，令人見了煞是可愛。奢華，不受管束的自由，和尊貴寶飾的輝煌，把這些小孩點綴得十二分的秀美，旁人多猜他們是出身很好，不是那些庸碌貧賤之子，所能比擬的。

他的旁邊草地上，放着一種美麗的玩具，和他主人一般的活潑，鬆

着漆，鍍着金，繫着紫色的綢帶，綴着香物和玻璃珠。可是這孩子並不注意着他心愛的玩具，他在那裏看着這下面的景物。

在欄干的那面，路上蒙茸茂草的中間，又有一箇孩子，矮小，污穢，而又黧黑，他是那種浪蕩之子，對於他，倘若除去了困苦的外表，公正的目光，或者會發現他的美性，好像鑒識家的目光，會鑒別那造馬車者油漆底下的理想圖畫。

就在那隔別兩個世界——大道和巨廈——的象徵障壁處，這貧苦的孩子把他的玩具，呈露在那富有的孩子面前，這富有的孩子，熱烈地審視着那玩具，好像是看見了一種不常有不習見的寶物。其實這衣衫襤褸的孩子所顛簸在方盒中的玩具，就是一隻狸奴！他的父母，爲了經濟的緣故，把這狸奴的生命都剝奪了。

兩個小孩，和兄弟一般的共同嬉笑着，把他們同樣潔白的牙齒，都呈露了出來。

神仙的餽贈

這是神仙的一個重大集會，他們想在那最近廿四小時裏所產生的新生命中間，重新分配一些餽贈。

一切奇異幻變的命運姊妹，一切悲痛快樂的古怪母親，多是各各不同；有些是帶着一種沉靜嚴厲的態度，有些只是放浪不羈，貽人禍患；有些少年的永遠是年少；有些老年的永遠是年老。

那些崇信天神的父老，也多到了，每人手裏都抱着他的新生命。

許多餽贈的東西——像靈才，佳運，和不能屈服的環境——都放在公堂的旁邊，好像是台上的獎品，等着給發一般。但是在這裏最奇怪的，就是這許多餽贈之物，並不是努力的酬報，說來却却是個相反，是一種賜給沒有產生的人的恩惠，是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就是痛苦和快樂之源——的恩惠。

這些神仙都是很忙；因為請求恩惠的人太多了，並且這介於人與神中間的世界，又是像人一般的屈服於時間可怕的定律，和牠的瞬息——日，時，分，秒——之下。

他們實在是攪得十分的昏亂，好像是引見日的大臣，又好像是國慶日公立當舖意外施與時的門人。我想他們不斷地望着鐘上的針兒，和人間裁判官一般不耐煩，——這些裁判官，清晨就坐在法庭上，不禁夢想到午膳，家庭，和他們心愛的拖鞋。倘若在天上審判的中間，依然不免有躁切僥倖的地方，那麼我們對於人間審判的同等情形，也不必駭怪。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我們做了審判官，也一定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那天列席的神仙，多懷着欺詐；倘若賢明超出於虛幻，成爲神仙唯一的永久的特性，那麼這以上的現狀，當然是奇怪的。

例如那像磁石一般吸引金錢的魔力，徧徧判給一個富有之家的獨子，而且這個獨子，絲毫沒有憐愛仁慈的情感，除了熱望着人生可見的財物以外，什麼東西多是與他無關，這樣的人，後來一定爲了資產，受絕大的磨難。

還有，那美麗的詩意的權力的愛好性，却付給一個無聊的棍徒之子，他的父親是個唯利是趨的商人，無論如何，他總不會發展他兒子的

才能和供給他兒子的需求

一般神仙都站了起來，他們想工作是完結了；因為所有的餽贈和賞賜，多已發完，再沒有什麼東西來應着人類的要求。這時一個衣冠楚楚的人，——我猜他是個可憐的小商人——忽地裏站了起來，扭着那鄰近的神仙的華服，喊道：

「呀！夫人！你忘掉我了！還有我的小孩呢！我不願意來了依然一無所得！」

這個神仙，幾乎一籌莫展，因為什麼餽贈都發完了。可是她立刻回到想到一條定律，這項定律，在天土裏雖然不大引用，可是神仙都能知道，尤其是因為天土裏住着許多無形的神明，他們是人類的好友，勉強抑制着他們的熱情，有如仙子，惡魔，火蛇，妖氣，小妖，水鬼，水怪，和女水神，他們都是這樣。——我的意思是說那項定律，在像獎品缺乏一類的同等情形之下，會付給神仙一種權力，就他們想像能力所及，使他們能夠再生一個補缺的例外的獎品。

所以那個神仙，立刻泰然自若的問道：「我給你的兒子：我給他：快樂的禮物！」

「快樂？怎麼樣快樂？爲什麼？」那小商人這樣頑固地問着，他真是我們常常遇到的邏輯學家，不能想到這矛盾的邏輯。

「因爲！因爲！」這芬芳的神仙背着答道；同時她想叫同伴快活，她對他們說道：「你們對於這虛榮的法蘭西人，感想怎樣？他要想什麼東西都知道，已經替他的孩子找到了最好的禮物，還敢來責問，爭辯那無可非難的事情。」

隱居

一個博愛的新聞記者有一次對我說過，隱居對於人們是有害的，因爲要維持他的主張，他並且背了幾句耶教牧師的說話——一般不相信耶教的人多是這樣的。

我知道惡魔常常喜歡光臨枯寂的地方，而且暗殺和淫佚的鬼物，也常常在隱處是格外的利害。但是這是可能的，隱居只是對於懶惰遊

蕩的心靈有危險因爲他常致熱情幻想充塞着隱處。

我們可以斷定一個胡說亂道的人，他平生最大的快樂，就是能够在講壇上說幾句話，要是他到了克羅沙 (Crusoe) (註五十一) 所登的島上，他一定會發起瘋來。我固然不希望那新聞記者有魯濱孫 (Robinson) 一般的毅力，可是我總想他不能把一切愛好隱居和神祕的人們，完全非難。

在我們這曉曉衆生中間，當然不乏願甘忍受絕大痛苦的人們，只是他們被邀到高台上去滔滔雄辯，他們是不怕那生梯 (Santerrie) (註五十二) 的鼓聲來阻撓言辭。

我並不可憐他們，因爲我猜想雄辯給予他們的快樂，完全和隱居給予人們的快樂相等；可是我總排斥他們。

我最希望的就是那非難的新聞記者，能够聽我優遊自樂。他帶着一種教訓的鼻音的聲調，對我說道：「這樣說來，難道你從不覺得有參與快樂的必要麼？」你們大概都明白這妒忌的人；他知道我在譏笑他，

所以把他自己的意見，紆迴曲折的傳到我的心中來，——這可怕的悲觀者！

「不能獨居的最大不幸，」這句話拉布律耶 (La Bruyère) (註五十三) 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對於那般隨俗浮沉，已經忘掉了本來面目，又怕不能維持現狀的人們，這句話正好叫他們羞愧無地。

「我們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多因為不能安居斗室的緣故。」這是另外一個賢哲巴斯噶 (Pascal) (註五十四) 說的，我相信他這樣說法，一定回憶到在那冥想的囹圄裏面，許多瘋狂的人們，多想在活動和佚蕩——倘若用近代新名詞來表明，或者可以說是深情——中間求快樂。

計畫

當他在那冷落的公園裏散步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她將要何等的美麗，倘若她着了繁華的朝服，在富麗的晚景中間，一步一步走下那對着淺池和草地的宮殿的石階。因為她天然具着公主的風度。」

後來他經過一條街上在一引印刷店的門前他又停了步看見一幅熱帶景物的畫片，他說道：「不，我不喜歡在宮中做她可愛的生命的主人。這樣我倆不見得會親暱起來。況且那黃金點綴着的宮牆，不會顯示出像她一般的壁龕；在那尊嚴的迴廊中間，沒有一塊隱蔽的地方。一定要在那裏，我總可以決心地住着，發展我生命之夢。」

接着他便把畫片細細地分析起來，心中繼續的想道：「在那海邊，一隻小小的木船，四圍環繞着許多清明奇特的樹林——我忘了牠們的名字：：：：天空中有一種莫明其妙令人沉醉的香氣。：：：船艙裏有許多玫瑰和麝香的芬芳。：：：在我們小小的木船後面，遠遠地有許多桅桿，隨着波浪的奔騰，在那裏揮舞着。：：：在我的四邊，那穿透簾櫳的玫瑰的紅豔，照耀着船艙，那新鮮的席薦，醉人的花卉，和葡萄牙式的巨大木樁，點綴着船艙，（在那裏她可以休息着，態度閒靜，執扇輕揮，吸着那沒染着鴉片氣息的烟葉。）在這船艙的外面，在這木船的外面，那沉醉在光明裏面的小鳥，鳴聲煩雜，那熱帶上的黑種婦女，番語調啾。：：：：一

到夜間，那鏗鏘的樹林和悲慘的紅木，都奏着清切的歌曲，給我個人的沉思一種和聲！是的，就在這裏，我真真找到了我的背景。那宮殿對於我又有什麼用處？

再走幾步，他已經上了一條大路，他注意到一所宏麗的旅館。從那方格布幔飄蕩着的窗櫺中間，兩個嘻笑的人憑視着他。他立刻說道：「我的幻想一定是個浪蕩子，牠四處搜尋的東西，却原來近在目前，快樂和幸福都在最近巧遇的旅館裏，——那裏，快樂是豐富地存留着。一個輝煌華麗的陶器，一餐令人滿意的筵席，差堪適口的醇酒，和形狀粗拙而實質清新的被褥的巨牀；除了這許多東西以外，還要些什麼？」

他單身回到家裏，在那時候，智慧的護士，還沒有給永生的煩惱所洩沒，他說道：「今天在我的幻夢中間，我找到了三個同樣快樂的居處。我的靈魂既然能够這樣自由地遊散，爲什麼我的身體要限制得不能行動？並且計畫的本身既然是一個充分的快樂，我的計畫還在求什麼旁的目的？」

可愛的多羅西亞

太陽用着一種直射的可怕的光明，照臨在城池之上；沙土是耀煌眩目，海水是光彩鑿人。那昏迷的世界，卑怯地沉了下去，實行睡寐，——睡寐是一種愉快的死亡，從這裏，那熟睡和半睡的人們，享受着他們絕滅的淫樂。

多羅西亞的強健和驕傲，並不下於太陽，她在沙漠的街上走着，當那時候，她個人是精神活潑，在蔚藍色的長空之下，她竟是一個駭人的黑點，把光明遮蔽着。

她步履輕快地走着，把她柔弱的身軀，平衡支柱在巨大的腿骨之上。她配身的絲綢衣服，新鮮像玫瑰花一般的式樣，活潑地襯托出她黧黑的皮膚，描繪着她高高的身軀，圓圓的背部，和尖尖的咽喉。

她紅色的小傘，篩分着太陽的光明，在她黧黑的面容上，反射出一種血紅色的幻影。

她那藍黑色的頭髮的重量，把她柔媚的頭部壓了下來，給她一種

歡欣逸樂的負擔。重垂的耳環，在她清秀的耳邊，恬靜地丁當作響。

海風不時掀着她飄蕩的裙邊，把她光潤美麗的手臂，露了出來；她的纖足，可以和歐洲博物院中間石像女神的足媲美，當她在街上走過，足跡多在沙土上完全印着。因為多羅西亞是一個神奇的美人，對於她，那受着贊美的快樂，超過了實行解放的驕傲，並且她雖然自由，她走起來從不穿着鞋子。

因此她走起來，步履適宜，姿態生動，面上帶着明顯的笑容；好像在平沙的遠處，她看見了一面鏡子，在那裏照着她的行步和美感。

當羣犬在酷日之下悲聲咆哮的時候，又有什麼有力的動機，可以喚起這逸樂的多羅西亞——可愛的，和青銅一般冷淡的多羅西亞？

爲什麼她要離開那風華掩映的茅舍？那花卉和叢草，已經在最低價錢之下，造成了一所完美的深閨；她在這裏，是多麼的快活，梳洗，吸煙，受着和風的嗙拂，執着香扇在鏡子前照着；還有那百步外的大海，在她無形的夢幻中間，造成了一種龐大單調的飾物，再有那蒸煮山查紅花

和白米的鐵鍋，從庭前送給她一種蒸騰的香氣。

或者她同某個少年的官員，有個約會，他遠在海邊，常常聽到他的同伴談起有名的多羅西亞。她一定要請他那真誠君子描寫戲院的跳舞會（*Balo de 1' Opeo*），並且問他人們是否可以赤了足去，好像是到星期跳舞會去一樣；——在那裏老年的克否（*Kafir*）（註五十五）婦女多是瘋狂醉也似的快樂，——最後還要問巴黎可愛的婦人，是否多比她來得可愛。

多羅西亞是什麼人多稱讚她，愛好她，倘若她不要銖積寸累的去購回她幼年的妹妹，——她現在剛剛十一歲，可是已經成熟而又可愛，——她定是十二分的快活。這可敬的多羅西亞，她一定可以成功；因為那女孩的主人，是一個守財奴，他只知道金錢，不會懂得金錢以外，還有別的美物。

贖幣

當我們從烟商的屋子裏走了出來，我的侶伴，詳細地分別着錢幣：

在那襯衫左面的袋裏，他放着金圓；在右面的袋裏，放着銀圓；在左面的褲袋裏，放着許多銅圓，最後在右面的褲袋裏，放着他特別檢視過的兩法郎。

「特別而又精密的分配！」我自己想道。

我們走過一個窮人的面前，他全身戰慄，把他的帽子張着，——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再會比那種乞人的眼睛格外的令人煩悶，因為牠雖然默不一語，可是從感覺銳敏的人看來，牠充滿着異常的謙恭和深切的咀咒。在那鞭撻着的犬兒的淚眼中間，隱藏着一種事物，最是切近着複雜的感覺的深底。

我的朋友的施捨，比我是多得多，我便對他說道：「你這樣是對的；除了受着驚慌的快樂，沒有什麼會比製造恐怖的快樂再大的。」「這是那塊贖幣，」他態度安祥的說着，好像是替他的奢華做個辯護。

但是在我不幸的腦海裏，——牠常常在下午兩點鐘忙着去找正午，（這樣疲乏的官能，自然已經把來算送給我的禮物，）——忽然來了一

個意思，我想，這種舉動，在我的朋友方面說起來，或者是情有可原，因為他不過想在那般窮鬼的生活史上，產生一個機會，甚至去領略那乞丐手裏的錢幣所發生的種種結果——災禍或者旁的遭遇——的風味。可是牠是否能夠變做一塊真幣？牠是否要把他送入監牢？例如酒館的侍役，麵包的賣主，他們或者會把他捉起來當做製造或者散佈贗幣的人。對於可憐的投機的商人，那塊錢幣，或者會當做幾天財源的胚胎。我的幻想不斷的生着，增加了我的朋友的精神，並且引起了所有想像中可能的推論。

可是他忽然把我的幻想打破，用着我的口吻說道：「是的，你這樣是對的，世界上沒有再深切的快樂，除了給人一種出於意思的恐怖。」我注視着他的眼白，我是十二分的驚惶，因為他的眼睛，顯示出一種無可非難的真理。我纔明白，他的意見是要把慈善之心和災禍之事併合起來；要得到四十個銅幣和上帝之心；要用經濟的手段走進天堂；簡言之，要平白地引誘那慈善之人的虛榮心。

我很想原諒他那犯罪的快樂的欲望，——就是我剛纔想他是可能的！我很想把他弄玩意地去連累窮人的事情，當做一件奇聞；但是我總不能饒恕他的用計不當。惡人是從來不合受人寬宥的，可是只要他能够自己覺得過失，也未始沒有好處；——各種罪惡中間最不可藥救的，就是懵懂地去做了壞事。

寬大的角色

昨天在林蔭大道的人羣中，我覺得有一個異人掠肩而過，這個人我常常想去認識他，雖然我和他從沒有會過，可是一見之下，立刻就成相識。他對於認識我，當然也有同樣的希望，因為他對我特別的瞞了一眼，我趕快就跟了他去。我很小心地想在他後面，不久就到了一座輝煌的地窖，那裏照耀着一種奢華，就是巴黎的大厦，沒有一間能够比得上牠。我真覺得奇怪，我雖然幾次經過了這迷人的地穴，可是還不能預先熟悉牠的進口。那裏充塞着一種美妙——雖然有些薰醉——的大氣，在這裏，人們可以忘掉人生上不悅意的恐怖；人們可以領受着一種沉靜的

幸福——有如一般探蓮人（註五十六）所享着的，當他們登了銷魂的島嶼，看着常留的夕照，他們受了那瀑布的樂聲的迷醉，心中覺得永遠不願意再回去看着他們的家園，妻子，以及涉險波濤。

那裏有男女的怪相，表現出一種致人死命的美麗，我雖然在各地方各時代看過了不少的艷色，可是這種的美麗，我竟一時回想不起來，而且牠只引起我深切的同情，並沒激動我看見了不熟悉之事物的恐怖。要是我來把這許多怪相形容出來，可以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種眼睛——比他們的格外燃着憤恨的火焰，和熱情的想望。

當我們坐着的時候，主人和我，早已成爲知己。我們一起吃飯，飲了多量的異酒，對於我最奇怪的，就是過了幾點鐘以後，我並不比他格外的沉醉。當時那超人樂事的戲劇，不時的阻斷了我們的酌酒，我好像在賭場裏賭東道一般，把我的靈魂，輸給勇敢的鹵莽和輕浮。靈魂這流東西，是完全不可捉摸的，有時覺得牠是無用，有時又覺得牠是煩惱，照我的經驗，等到靈魂丟了，比了一個路人走錯方向，格外的引不起感情。過

了許多時候，我們只是吸着雪茄，那種特別的風味和香氣，引起了我靈魂懷念異地和快樂的相思，結果我竟沉醉在這種快樂的中間，因為我同他是十分相熟，什麼話都不會使他着惱，所以我便滿飲一杯，口中喊着：「親愛的勃克，(Buck) (註五十七) 祝你永生的健康！」

我們又談論到宇宙，牠當初的建立和未來的毀滅，談論到當代的重要思想，像進化和全能；並且談論到一般人類的昏迷。對於這個題目，他從不耗費光明的泉源和不可否認的快樂，把他自己的意思，用一種自然流露的口吻，談諧突梯的沉靜，表示出來，就在人類中最著名的角色裏，我們找不出像他的一個。他解釋給我聽許多深入人心的哲學的矛盾，並且講給我許多根本的主義，雖然我並不能同這有來歷的丑角同享利益。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他總不悲悼他在世上所蒙的惡名，他告訴我，他是個贊成破除迷信的人，並且自稱從來不曾擔憂他自己的權力，除了有一次，他在那裏聽牧師的演講，這個牧師，比了什麼人多是頑固，他在講壇上喊着：「親愛的兄弟們，當你們聽到智慧的進化

在那裏誇耀一世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惡魔的巧計，是要叫你們當他沒有生存！

這個有名的演說家的記憶力，又把我們引到文藝學社的問題上去，我這奇怪的同伴，聲明他在許多地方，並不輕視那動筆、發言和教師的自覺，並且他聲明常常不露形跡的參於那文藝學社的集會。

我受了這許多的溫慰，便向他詢問上帝的消息，問他最近是否看見過上帝。他用着一種浸染着悲哀的漫不經心，回答着說：「我們碰到了，常是互道寒暄，不過好像老年人碰頭一樣，一種內心的謙和，終究不能够消滅過去冷淡的前情。」

這真是可疑的一回事，他從來對於凡人沒有講過這許多話，因此我又不忍稍拂其意。後來那黎明的曙光，透進了屋子裏來，這個著名的人物——他飽聽了許多詩人的歌詠，享受了許多歌功頌德的哲學家的服侍，——對我說道：「我快要和你分別了，可是我希望你對我有——一個愉快的印象，雖然許多人說我壞話，但是我可以證明，我有時也會做一個

善良的魔鬼，——利用你常說的成語。因為要補救你靈魂不可醫治的消失，我將要給你一種孤注，東道，只要幸運之神隨着你，你一定可占勝利。——有如在 you 的一生中間，給你一種可能性，救護和征服憤怒的畸形情感。——憤怒是你病困和不幸的泉源。對於你幻象的慾望，沒有一個我不幫助你實現；你可以統治人羣；你可以受着諂媚，甚至崇拜，金，銀，金剛石，神仙宮闕多要來找你去承受牠們，即使你沒有獲得牠們的意思，你可以隨時照着你幻想的支配，去變換你的祖國；你可以浸淫在快樂之中，在那迷人的國土裏，天氣常是和暖，女人和花一般的芬芳，諸如此類，你可以樂而不倦。：「他這樣的說着，站了起來，用一種快活的笑容，和我分別。

要是在這樣大的會場裏，我不怕屈服，我一定會拜倒在這寬大的角色之下，感謝他不經意的慷慨。但是當我離開了他的時候，無可醫治的不信任心，漸漸地又走進了我的胸襟；我再不敢相信那樣大的幸運，而且當我上牀睡覺的時候，我在半睡眠的狀態中間，依然隨着習慣上

愚笨的勢力，唱着我的祈禱：「我的上帝！天主，我的上帝！讓那個惡魔信守着他的言語吧！」

繩索 給愛德華特孟納脫 (To Edward Manet)

「我的朋友告訴我，世界上的幻象，幾乎和人羣間的關係一樣的繁多。要是幻象完全消失了，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看見了事物存在的真相，人門一定可以經歷着一種奇異的感情——一種對於實在事物所發生的混合感情，一半是對於已經消失的幻影的悲悼，一半是對於新奇的事物的驚嘆。倘若有一種存在的現象是數見不鮮的，顯然可見的，永久相同的，——關於這種現象的性質，是萬難隱諱的，——這就是慈母的憐愛。我們要相除了慈母的憐愛去想像一個母親；就好比除了熱度去想像燈光一樣的困難；所以我們可以說，把母親一切關於孩子的言語和行動，都歸之於慈母的憐愛，這難道不是完全合理的麼？許多人都聽見這小小的故事，在這故事的中間，我給最自然的幻象特別地迷惑了。

「畫家的職業，使我不能不特別注意形象和容貌，牠們都聽着我

的支配，你總知道從那使生命在我們目光中格外活潑格外重要的官能，我們可以得到那一種的快樂。在我住着的隱僻之處，那裏廣大的草地，依然隔分着一層層的房屋，我常常注意到一個孩子，他熱烈而又滑稽的形狀，在許多孩子的中間，首先得着我的寵愛。他幾次對我裝模作樣，我把他轉成一個小小的狡徒，轉成一個天使，轉成神祇學上的愛神。我使他背着浪人的凡啞令，苦惱的皇冠，熱情的甲釘，和衣絡絲（*Etors*）（註五十八）的火把。後來我十二分喜歡這小孩的滑稽，有一天，我要求他的父母——可憐的人們——把他交給我，允許替他穿得溫暖，給他銀錢，除了爲我洗洗刷子，走走信差以外，便沒有什麼旁的工作。這個孩子，等到淨面以後，變得十分的美麗，他和我過的生活，比了在他父母的草舍裏的生活，真好像是身居天國。不過我應該聲明，這個小孩，有時發出聰慧的悲聲，並且過分的嗜好糖和酒；甚至有一天，我發見他違背了我的教訓，偷吃了這類嗜好品，我恐嚇着要把他送回家去。後來我走出門去，許多事務的糾纏，纔把我的憤怒忘掉。

「我是多麼的驚奇和恐怖，當我回家的時候，第一件我就看見這孩子——我一生有趣的同伴——吊在密室的鏡板上！他的兩足幾乎着地；一張椅子，摺在一邊，當然是他用足踢開的。他的頭部抽筋地斜倚在肩上；他的腫脹的面孔和張得怪大的眼睛，一見就表示出生命的幻象。你可以想到，把他解下來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他已是僵着，我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不忍，萬不願把他跌落在地板上。所以我不能不把他完全的重量，都放在一隻手臂上，另外把一隻手去割斷繩索。這事雖然成功，大體還未就緒；這個小怪物用着一條軟索，深深地嵌入肌裏，我只能用着玲瓏的剪刀，找着在脹起的肌肉裏的繩索，把牠割斷。

「我忘了沒有告訴你，我當時大聲的呼救；可是我的隣居，都不肯到來幫助，他們都墨守着文明人的習慣，從來不願意參與旁人溢死的事情。——關於這點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最後一個醫生來了，他說這個孩子已經死了幾個鐘頭。後來我們解了繩索，想把他去埋葬，但那死尸的剛強，竟使他的兩臂不能彎曲，我們只得撕破了衣服，把他的手臂放

好。

「對於這個幫辦的人，我自然要聲述原委，他望着我說：『這裏有些兒可疑，』他當然感觸到一種惡毒的慾望，和職業的習慣，常時用來恐嚇無辜和有罪的人們。」

「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等着完成，我一想到這裏，心中就覺得有無窮的悲苦：就是我不得不去通知他的父母。可是兩隻脚只是不肯走去。後來我鼓了一腔勇氣去了。但是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為他母親聽了這個消息，竟是無動於中，眼角裏也沒有一點淚痕。我想她一定是駭異得非常，回憶起一句普通的成語來，『世界上含着最深切悲哀的就是那些不言的人們，』真是不錯，至於他的父親，只帶着半殘忍半懊惱的口吻說道：『歸根究底，這或者是最僥倖的一回事；因為他常常好像注定枉死的。』」

「話雖如此，可是那死屍依然橫陳在我的榻上，當死者的母親到我書房裏來的時候，我只得倩了一個僕人幫助，便忙着預備後事。她說

她願意看看孩子的屍身，我實在難以磨滅了她沉醉着的悲傷，不讓她得着這一點唯一而又無聊的安慰。接着她便要求我指示那小孩自殺的地方。『阿呀！不好，夫人！』我回答道：『這於你是萬分不安的。』當我的目光，不其然而然的轉移到那致命的食櫥，我看見一只釘仍舊在櫥面上搖搖倒垂，一條很長的繩索依然掛在上面，我看了心裏真是又嫌惡，又恐怖，又憤怒。我搶着去把這禍根的遺跡擺去；我正想把這繩丟出窗外，這可憐的婦人扭住了我的手臂，發出一種令人難以反對的聲調說：『呀！先生！留給我罷！我請求你！我拜懇你！』她這時好像失望得發狂，可是對於這致孩子於死命的東西，却充滿着仁慈之心，要想把牠保存着當做一種名貴而又恐怖的遺跡。——她竟取了這釘頭和繩索。

——後來！後來！什麼事情都完成了。只有一件特殊的工作，使我不能不格外奮勉的去做，就是驅除在我惱海深處作祟使我雙目呆瞪的屍身的印象。但是到了次日，我接到一疊的來信：有些是從同居的人寄來的，有些是從隔壁人家寄來的，一封是從一層樓寄來，一封是從二層樓

寄來，一封是從三層樓寄來，差不多二層樓住的人都有信來！有些帶着半滑稽的口吻，好像要把祈求的誠懇，深藏在戲謔的言辭中間；有些竟是毫不諱隱，直言無忌；可是大體都集中於一個目標，就是問我要一點致人死命同時又賜人幸福的繩索。在那些具名中間，女人比男人來的多；不過我可以說，這些女人並不全是下等階級。我到現在還保存着這許多信。

「忽然光明照耀着我的腦海，我於是明白了那孩子的母親，爲什麼那樣急切的搶去繩索，並且靠着那一種的牟利，她可以得到安慰。」

集會

在一座美麗的花園裏，秋來的日光，溫和煦熙地逗留著；那無邊蔚藍的長空，時時有幾陣金黃色的彩雲，飄浮着好比航行的大陸。這時有四個清秀的孩子，頑得够了，正在那裏促膝談心。

一個孩子說道：「昨天我隨着人到戲院裏去。在那崔巍幽暗的宮殿裏，背景上映出大海和長天，有許多男人和婦人——他們雖然是沉默

而又悲哀，可是比了我們常見的人們，却姿容格外的美麗，衣飾格外的豐盛，他們帶着和諧的聲調，在那裏談話。起初他們是互相恐嚇，後來却又互相懇求，可是他們的神情，總顯示着無限的不滿，時常把他們的手按在深藏鞘內的劍上。呀！這真是一種美麗的景象！那些婦女，比了常常到家裏來訪問我們的，格外美麗，格外碩大；雖然她們帶着深凹的眼睛，和紅燦的面頰，容貌煞是可怕，但是你對着他們不能不發生愛憐之心。你怕着，你想着要哭，但是你依然十分滿意。……並且更加奇怪的一回事，就是這種容貌，會使你想着穿同樣的裝飾，講同樣的言辭，做同樣的事情，發同樣的聲調。……」

另外有一個孩子，他好久時候，並沒有聽着他同伴的談話；只是帶着一種怪異的定神，不斷的望着天際，忽然的喊着：「看呀，看着那裏，你們看見了他沒有？他乘着那小小的孤雲，——那紅藍的浮雲，正是慢慢地飄蕩着。許多人說，他也在望着我們哩。」

「誰誰？」旁的孩子問道。

「上帝！」他帶着斷然的聲調回答着說：「呀！他已是去得遠了；再等一回，你們便不能看見他了。他是在雲遊各地，那是毫無疑義的。看呀，快要走進那近着地平線的樹叢裏去……現在他已經走過了尖塔，慢慢地沉下去了……呀！你們再不能看見他了！」接着這孩子對着那個方向，看了好久，呆呆地望着那天地接壤的界線，眼中燃燒着一種不可言說的幻象和悔恨。

「他真是個蠢漢，相信了上帝，但是這上帝，又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見到！」第三個孩子，這樣的說着。一種非常的生機和生命，把他整個的人格都表現了出來。「我來講一件你們從來沒有經過只有我一個人遇到的事情；而且這件事情，比了那戲園的故事，和空間的神話，都來得有趣……幾天以前，我的父母，帶着我出去旅行，晚上我們便住在一月小客棧裏；可是那月客棧，沒有這許多牀舖給我們睡，後來便決定我和保姆同牀。」他把同伴都聚在一起，低聲說道：「那真是一件奇事！不是一個人睡，去和保姆同牀，而且又在萬般黑暗的中間。當時我再也睡不

着，但是我那同牀的保姆，早已深入睡鄉，我只得用手去撫着她的手臂，頭頸和肩部，當做頑意兒。我覺得她的頭頸和手臂，比什麼女人都來得豐腴，而且她的皮膚，又是這樣的柔潤，柔潤得和鈔票或者銀紙一般。我真愛好的了不得，要不是我心中害怕，——起初是怕驚醒她，後來我莫名其妙怕着，——我一定不斷的撫着她。接着我便把我的頭部，深深的浸入她那披在頸部的頭髮裏面，她那頭髮，可以說是和鬃毛一般的厚，和院花一般的香。倘若有機會的時候，你們不妨一試，就可以知道！

這個大發見的小著作家，當他宣述這故事的時候，兩隻眼睛，張得怪大的，好像他依然感覺到過去的經驗，有些心醉神迷，同時那夕陽的迴光，掠過了他那縮成繃襖的頭髮，把他照得好像是熱情的光輪。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猜着這個孩子，一生不想在浮雲薄霧裏去找神靈，他常常在另一方面去發現他。

最後那第四個孩子說道：「你們都知道的，我在家裏，我沒有一些兒娛樂。從來沒有人同我去頑耍；我的塾師，又來得鄙吝；上帝是從不來

擾擾我的無聊，我又沒有一個可愛的保姆來撫慰我。我常常覺得我好
 像應該率意行事，不預計到什麼地方，不有勞着他們煩惱，去找尋新奇
 的區域。我一生境況，老是不十分豐裕，我常常想總有一處可以使我滿
 足這慾望。果然！在近村最後的一個市鎮裏，我看見了三個人，他們的生
 活狀況，正是我所希望的。在你們旁人的目光看來，對於他們，一定不會
 注意。他們是十分的高大，面色是黑的，雖然衣衫是襤褸不堪，可是他們
 的態度，依然是異常的傲慢，好像是無求於人的一般。當他們奏着音樂
 的時候，那巨大陰沈的眼睛，一變而為十分明朗；這種音樂，真是令人叫
 絕，使得聽的人有時要舞蹈，有時要涕泣，有時涕泣和舞蹈同時發動，要
 是你不斷的聽着牠，你就不免要發狂。那執着弓弦拉凡啞令的人，好像
 是低聲訴苦；那接着越次奏手提琴的人，好像是譏笑哀鳴；同時那第三
 個人，不斷的狂敲着鑼鈸。他們同奏着那音樂，快樂得忘形了，等到聽客
 已經完全散去，他們還是照舊的奏着。後來他們收集了銅錢，背負了行李，
 飄然遠去。當時我一心要知道他們居住何處，所以緊緊的跟着他們

走着，一直到了森林的邊境，到了那裏，我才知道他們不住在什麼確定的地方。

「這時一個人說道：『我們要不要結起帳幕來？』」

「『噯！不要！』另外一個人回答着，『這是多快活的一個長夜！』」

「第三個人，一面在那裏總計收入，一面說道：『那般人完全不能欣賞音樂，而且他們的女人，跳舞起來，好比野熊一般。僥倖在一月以內，我們便可以到奧大利，在那裏，我們可以得到可愛的聽客。』」

「『或者我們還是到西班牙去，格外的好吧，因為季候過得真快；在雨季沒有到的時候，我們先行避去，除了我們胃管之外，一些兒東西都不使牠沾濕。』（註五十九）別一個人這樣的說着。」

「你們可以見得，我什麼東西多還記得。接着他們各人喝了一杯白蘭地，便仰對着星光睡了。起初我想去請求他們把我帶着，並且教我奏樂；但是我有些不敢，實在是因爲一時下不了一個決心，怕着我還沒有離開法國竟又變起心意來。」

那三個孩子的同伴，都不帶着什麼有興趣的神情，這使我覺得那孩子是有點誤解其辭了。我深深的望着他，在他的眉目間，隱露着一種難以描摹的夙慧，撲滅了旁人的同情心；在我也不知什麼緣故，這種夙慧，竟激起了我的奇想，就是我或者會有一個對我並不熟悉的兄弟。

太陽終究落下去了。深嚴的長夜，接着到來。那些孩子，都分路而行，各人按着環境和機會，不知不覺的走着，去招集他的命運，毀謗他的親友，同光榮或者羞辱兩途走去。

駿馬

她是十二分的醜陋。可是她並不多麼不快。光陰和愛情，都在她的豐姿上留下了爪裂的瘡痕，並且很殘酷的教導着她，每一瞬間和每一接吻，把青春完全斷送了。

她真是醜陋；她是個螞蟻，是個蜘蛛，要是你拘泥的說起來，竟是個屍體；但是她同時又是個迷藥，是個長官，是個妖婦！簡而言之，她是精美無比！

光陰不能破壞她那步履的燦爛的和諧，也不能破壞她那站立的難滅的端麗。愛情並沒有改變她那青春的柔媚；光陰並沒有摧殘他那豐滿的青絲，——從那裏，所有南部法蘭西惡毒的生機，都在黃褐色的香氣裏生存着。像尼姆 (Nîmes) 歐 (Aix) 歐爾 (Arles) 亞維濃 (Avignon) 那蓬 (Narbonne) 托落 (Toulouse) (註六十) 許多市鎮，都受着日光的賜福，多情而又可愛！

光陰和愛情，牠們銳利的侵蝕，竟是毫無影響；她們並沒有減少粗陋女子心頭的空泛而又永久的魔力。

她或者可以算得衰老了，可是她並不多麼困倦，而且有時還顯得十分的勇敢，她常常想着，好比是那些血統純粹的駿馬，就是受着圍人的羈勒，或者貨車的重負，有些步履蹣跚，可是那種深知此道的人，總會識得。

想到這裏，她變得十分的溫柔，同時也十分的興奮！她優遊自得，好像人們在秋季裏一樣的快樂；你們或者以為冬季的到來，助燃着她心

理的熱情，使得她那溫柔的婉媚，永遠不會困倦。

鏡子

一個面目可怕的人，進得門來，在鏡子裏面一照。

「你既然看了你自己的面目，感到不快，那麼你爲什麼還要照着鏡子？」

那可怕的人回答我說道：「先生，照依着一七八九年（註六十一）不朽的主義，一應人們，都有平等的權利；所以我也有權端詳我自己的面目；至於說快樂或者是煩惱，那只是我內心的知覺。」

在普通心理上說起來，我的話當然有理；可是從法律的觀點上講起來，他的話亦是不差。

海港

海港對於那些厭倦着人生痛苦的心靈，確是一個優美的寓所。那天空廣大的景象，浮雲活動的結構，海水變幻的色澤，標木報警的光燭，（註六十二）從三棱鏡幻象的中間，使得人們的目光，不但不覺得疲

倦，而且還覺得愉快。那航船渺小的形狀，帶着許多綜雜的繩纜，海水老是給牠一種和諧的擺蕩，真令人覺到音韻的節奏，和美性的觀念。除此以外，對於那些沒有好奇心或者功名心的人們，還有一種神秘而又矜異的快樂，他們或者偃臥在尖塔上面，或者憑臨在埠頭旁邊，靜思默察地看着那來去的人們，依然下着決心，想着遠行，去爭致着財富。

夫人的寫真

在一所男子的深閨裏面，——就是在一所鄰近妓院的吸烟室裏面，——四個人正在吸煙飲酒。他們既不充分的年輕，又不充分的衰老，既不充分的秀美，又不十分醜陋；但是不論是年輕或是衰老，他們面色上，都顯然表現出一種快樂的老成，一種難以描摹的景象，一種冷淡輕蔑的悲哀，明白的說道：「我們已經克盡人力地生活着，我們要找一點可愛而又可貴的東西。」

有一個人說話漸漸談到婦女方面去。從哲學的觀點說起來，當然還是不談婦女問題為妙；但是一般才智之士，在茶餘酒後，却不嫌問題

的平凡，也樂意一談牠的究竟。旁的人聽着他，就好比是聽着舞蹈的音樂，有說不出的快活。

「凡是男子」那個人說道：「大率多經過妙齡的時期（Cherub Age）（註六十三）在那時期，不管什麼侮辱山林神女，總是擁抱着橡樹的軀幹。這是愛情的第一時期。到了第二時期，人們開始有所選擇了。其實這種三思而行的態度，已經是有些萎靡的景象。接着人們便決定去找尋美性。至於我呢，諸君，我真可以做視儕輩，因為我早已到了第三期的頂點，美性的本身，不能夠滿足我的欲望，除非有薰香寶飾等等來做牠的調劑。我甚至承認，當我有時想求莫名其妙的快樂的時候，我渴望着第四時期，這個時期，是以絕對恬靜為目標。但是在我的一身，除了妙齡時期，我總比了那些神經衰弱的蠢漢，精神刺激的庸人，和一應婦人，來的容易感動。我在生物界理，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篤實。從這一切看來，你們替我設想一下，我在現在的夫人之下，是多麼的痛苦。

「她是個天神的子女。美麗，那當然是不消說起；要不是這樣，我為

什麼娶她呢！可是一種非禮失體的野心，把她那美的特質，完全破壞了。她是個專想玩弄男人的女子。「你不是個男人，」在我倆之間，要我纔真是男人！當我想聽一點兒偶然的歌聲，就來了這令人難受的辭調。

「至於一本書，一首詩，一曲歌，我把對於牠們的贊美心完全消失了：『你真當牠們有強大的威權麼？』她便立刻這樣的說着；『那麼，這種威權的鑑別者，你是什麼時候變成的？』她接着便是這樣的爭論着。

「有一天，她忽然醉心於化學；從那天起，在我倆言辭的中間，好像總隔着一個透明的障礙。（註六十四）因此她便有些難以取悅於我。而且有時要是帶着和靨的面容去推了她一下，她便會像被人強姦的處女一般的狂怒。

「究竟後來怎樣的？」另外一個人，這樣的問着。「我從來不知道你會這樣的忍耐。」

「上帝！」他回答道，「在萬般歹惡的中間，上帝自會找到一個救

濟的藥石。有一天，我發見了這個明南伐，(Minerva) (註六十五) 向我的僕役，要求那理想中渴望的姦淫來，當時那種景象，使我不能不隱然迴避，免得他們羞憤難堪。那天晚上，我便把他兩人應得的款項，結算清楚，一律摔了出去。

「至於我呢，」那打斷話頭的人接着說道：「我只能私自訴苦。快樂曾經爲我逗留，可是我總不能知道牠。命運曾經給我欣賞女人的特權，——那最溫柔最和順最忠誠的女人，——雖然她老是守着我，可是總得不到我的熱情。『我是十二分的願意，只要什麼事能够使你合意。』這是她常有的回音。你可以覺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實在可以給她一個具體的反應，同時可以得到她悲感的同情，在那愛情最狂熱的潮流中間，我倆經過了一年的同居生活以後，她對我說，她從來沒有了解過快樂。我對於那種不平衡的爭議，有些厭惡，所以那美妙絕倫的女人，重又嫁了他人。後來我忽想起她來，重去看她，她領給我看了六個孩子，說道：『我親愛的朋友，這個婦人，和做你的夫人的時候一般，依然是個貞女。」

『我對着她有時懊悔我當時應該就娶了她』

聽的人都笑了起來，第三個人依次說道：

『諸君，我所知道的快樂，或者你們都不注意。我想說的就是那愛情的趣劇，雖然是個趣劇，可是她並不打斷旁人的讚美。我很讚美我現在的夫人，而且這種讚美的熱度，我想比了你們愛或者恨你們的夫人的熱度，要高得多。並且旁的人也像我一樣的讚美她。當我倆走進了一間酒店，只要一剎那間，那些酒客，便停了食看着她。那些酒樓的男女侍者，也多傳染了這種出神的態度，忘了他們的職務。簡而言之，我那時的生活，正是面對着一個活動的現象。她吃食，玩味，咀嚼，吞嚥，嚥下，多帶着一種輕易而又漫不經心的神情。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把我也引得出神了好一回。她帶着一種溫柔，空幻，英國式，和浪漫式的口吻，說着：『我是餓了。』一天到晚，她總是不斷的念着這幾個字，露出了一副世界最美麗的牙齒，可以使得你輕化，同時又可以使得你興奮。——要是我把她和鬻養的野獸一般的陳列在市上，我一定可以賺了不少的錢。我把他供養

得很好，可是她竟離我而去……。」

「那是毫無疑義的，是不是爲了那個食物的供給者？」

「有些相類，一個軍需處的雇員，用了她並不知道的私利，大約供給了這可憐的孩子一些軍士的口糧。至少我的想像是如此？」

「至於我呢，」第四個人說道，「我忍受着許多悲慘的痛苦，可是我的情節，和你們咒罵女性的自私自利者，恰巧是個相反。你們這些過分快樂的人們，却不斷的討論着夫人的缺點，未免太不公平了。」

這句話說的時候，帶着一種嚴肅的聲調，那說的人，也帶着一種愉快而又端莊的態度，那種和牧師一般的面容，不幸受着青灰色的眼睛的照射，他那目光好像說着：「我願得這個！」或者說：「這是必需的！」或者竟說：「我從不寬恕！」

「倘若照我所知道的，你——G——是神經錯亂，你們兩個——K——和J——是懶惰無用，要是你們和一個我所知道的女人結婚，你們不是逃遁，便是死亡。我是依然存在，你們都知道的。你們想着，一個人不論在他

的感情上或者行事上，不能做一點兒錯事；你們再想着，一個心地上刺激着的恬靜，一個不帶虛僞不事誇耀的虔誠，一個沒有弱點的溫柔，一個沒有強暴的活力。我的愛情的歷史，好像是在光瑩純潔的鏡子上不定的旅行，單調得令人煩燥，而我所有的感情和激動，都同我內心的直覺毫不加樣的反射出來，因此我不敢發生什麼非禮的熱情和衝動，怕着看見我那不可分離的幽靈，來給我一種無言的辱罵。愛情對於我，好像是一個保護國。這是多麼的無謂，牠阻止我犯罪，我真懊悔不去犯罪！多少的債務，我是心不由主的付了！牠剝奪了我的愚思所應得的利益。她用着一種嚴酷固執的法令，阻止我的一切幻象。牠常是造成了一種恐怖，當危險已經過去的時候，牠再不想着感恩。我幾番的禁不住撲向牠的咽喉，喊着：『不要過分的完美無疵，賤人好叫我愛着你，同時不覺得什麼煩擾和奮怒！』我懷疑了牠好多年，我的心地充滿了惱恨。最後，我總算沒有死！

「啊！」其餘的人都同聲的說道：「那麼，她死了，是不是？」

「是的！但是事實不能那麼直截。愛情對於我，變成了一個壓迫的惡魔。勝利或者死亡，——像一般政治家說的——這是命運所定的更代之物。一天晚上，在一個森林的裏面：……池沼的岸邊……在一個悲慘的散步以後她的眼睛反射着上天的仁慈，我的心地浸染着地獄的戰慄。」

「什麼？」

「那是什麼？」

「你說的是什麼？」

「那是顯然可見的。我當時心中所有的公平的正義太偉大了，我不忍去鞭撻，責辱，或者驅逐一個無可歸咎的僕役。但是我不能不想法把這種感覺，和我內心激發的恐怖，言歸於好；所以雖然不能忘懷於她的關係，却依然赦免了那個僕役。你叫我怎樣的處置她，因為她是完美無疵。」

其餘的三個人，都帶着一種不確定並且有些呆瞪瞪的目光望着

他，好像都假裝着不懂的樣子，並且雖然說的人是頭頭是道，好像他們都在暗自承認，他們自己覺得萬萬不會有這樣勇敢的舉動。

接着他們又添了幾瓶新酒，來消磨那生命強大的光陰，來催促那行動遲緩的人生。

湯與雲

我可愛的小愚人請我吃飯，從那飯廳內開着的窗裏，我在那裏靜觀着上帝用大氣造成的活動建築物，一種難以捉摸的奇異組織。在那沉思迴想的中間，我自語道：「這些奇幻的景緻，正和我美麗的愛人的眼睛——就是那奇異小愚人的活潑的眼睛——一般地美麗。」

忽然間我背上着了一拳，同時我聽到一種尖銳而又溫柔的聲音，這種聲音，好像是喝了酒以後發出的，所以有些氣促啞暗，她對我說道：「你是不是來喝我的湯……還是來和雲發生什麼關係的？」

光輪的遺失（註六十六）

「噲！什麼！你在這裏麼，我愛！你在——一種不幸的境況裏面！你那菁華

的吸取者！你那仙丹的吞食者！這真是奇怪的事情！

「我愛，你知道我多麼的怕坐馬和車。剛才我匆促地越過了那條林蔭大道，在那泥污裏面蹣跚而行，就在這拖泥帶水的中間，死神從各方面都趕了來，這時我的光輪，忽然從頭上滑了下來，落到那污泥裏去。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去拾牠起來。我想失去了一個標記，總比粉身碎骨來的僥倖。接着我便回想到這大約是陣惡風，所以不會有什麼好兆。從此以後，我可以隱姓埋名，像一般庸碌之人，去做那些卑陋的行爲，把我整個的人生，都浸在淫佚裏面。我就在這裏，十分的像你，你看！」

「你至少應該登張遺失光輪的廣告，或者去請巡警查訪。」

「天呀！這又何必！我現在依然是境況很好。你個人已經認識了我。而且光榮最會使人煩惱。我很快活的想着，或者那種可憐的詩人，自會去把那光輪拾了起來，並且很鹵莽的裝飾着他自己。使得旁人歡樂，是多大的快事！想起了那x，或者z！喔，那纔是好笑！」

畢士托雷小姐

當我走進了那籠罩在煤氣裏的陋巷的中心，我忽然覺得有一隻手臂，輕柔圓滑地撫摩着，我同時又聽到一種喃喃細語的呼聲，說道：「你可是醫生；先生？」

我擡頭一望：原來是一個老大的女子，體格強壯，面塗脂粉，她的眼睛，張得怪大，她的頭髮，和那帽帶一同在風中飄拂。

「不是，我並不是醫生，讓我走罷。」

「喔，是的！你確是醫生。我很看得出的。請到我家裏去。我可以擔保，你一定會十分滿意。我本想來看你，但是後來，你這醫生來了，我真僥倖！」哈哈！她這樣的喊着，一面笑，一面依然緊握我的手臂。「你確是個談笑的醫生。這種人我早已認識了幾個。來。」

我是熱烈地愛着神秘，因為我常想把牠來分析一下。所以我便聽着我的侶伴——或者說得格外真切一點，那出人意外的閩葫蘆——的引導。

關於那所小屋的景象，我省着不再描寫了；因為在幾個有名的法

國大詩人著作裏，多可以找到。只有一點，是雷格尼（Regnier）（註六十）所沒有注意到的，就是兩三張著名醫生的照片，都掛在牆上。

我是多麼的享受着口腹之樂！一杯暖酒，幾支雪茄。當那有趣的人兒供給我這許多佳妙的東西，並且她自己吸着一支雪茄的時候，她對我說道：「你不必客氣；只管自在一點。這裏的景象，或許可以使得你回到少年時代在醫院裏的快樂生活：『喔；看呀！你怎麼有了這些白髮？在沒有多少時候的以前，你在那裏做助手，那時候你還沒有這樣的老。我記得你是在那裏幫助着施行重大的外科手術。當時那個醫生，很喜歡割，斫，剪！你常常把那些器械，像線繩咧，海綿咧，……拿給他。等到手術完了，那個醫生，常常望着錶，很驕傲地說道：『五分鐘，諸位！』喔，我呀，什麼地方多去過！這種醫生我多認識！」

幾分鐘後，她帶着格外親暱的口氣，嘮嘮叨叨地說着那句舊話：「你是一個醫生，是不是，愛人？」

那種討厭的辭句，激起了我的惡感。「不是！」我盛怒地說道。

「那麼，是外科醫生？」

「不是！不是！除非是個割你頭的醫生！」

「且等一回，」她接着說，「你自會明白。」

她從密室裏取出了一卷紙裏，原來就是當代著名醫生的名單，莫林 (Maurin) (註六十八) 把來石印了，好幾年來，都是貼在服爾泰碼頭 (Quay Voltaire) 上。

「看呀！你認識這人麼？」

「是的，那就是X。雖然他的名字排在底下；可是我的確認識他。」

「我也想如此說法！看呀！這裏是Z，在他的言辭裏面，提起了X，說他是『一個怪物，面上都帶着他心靈的殘忍！』其實不過因為有幾件事情，X和他不能和協，他就給他這樣的批評！當時校裏一般同學，對於這事，是多麼的笑談！你還記得麼？·看呀！這裏是K，曾經把一般他看護着的叛徒，去威嚇那當局。那是在暴動時代。這樣漂亮的一個人，怎麼會只有那樣狹仄的心地？·這一個就是W，是一個有名的英國人；在

他到巴黎的路上，我截得了他。他面相很像女子，是不是？

當我無意之間觸着了——一個桌上的包裹：「再等一回，」她說：「這一卷紙是助理手術的人，那一包裹是包紮傷口的人。」

接着她便像扇風一樣地展開了一堆照相，多是青年人的攝影。

「我們要是再會面的時候，你就該給我一幀照相，你願意麼，愛人？」

「但是，」我對她說，心中依然堅執着我的原意，「什麼東西使得你想着我是醫生。」

「就因為你對於女人是十分的愛憐和溫柔！」

「特別的論理學，」我自言自語的說着。

「喔，我從來沒有誤認過；我已經認識了許多醫生。我十二分的愛着他們，即使我不生病，我有時也去看他們，就不過是看看他們罷了。有些醫生，冷冷的說道：「你並不生病！」但是同時也有些醫生，懂得我的意思，因為我常常眼角傳情。」

「那麼什麼時候他們不會懂得你呢？」

「因為我老是這樣毫無意識的去騷擾他們，所以我總得把十個佛郎，留在那火爐架上……；他們真是十分的仁愛，十分的和氣，這些人！後來我在比堆（Piege）（註六十九）地方發現了一個助手，美麗得像天仙一般，而且又來得文雅！還有一個工人，那個可憐的孩子！他的同伴告訴我，他簡直一個蘇（Sou）（註七十）都沒有，因為他的父母是窮人，再沒有什麼錢來送給他。這一來，我便大膽了。究竟我也是個姿色很過得去的女人，雖然我並不十分年輕。我對他說：「請來看我，請常常來看我。有了我，你正不必煩惱；我並不是沒有錢。」但是你知道，我當時只用種種方法，使得他懂我這意思，我並沒有直截的告訴了他；我很怕他聽了害羞，那可愛的孩子……；喔，對咧！你要不是相信着我當時蘊蓄了一種奇怪的意想，所以我不敢告訴他麼……；我真喜歡他來看我，帶了他的器械箱和護胸衣，（註七十一）甚至於還有一些血跡留在上面。

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真帶着最坦白的態度，好像一個充塞着感情

的人們，去對他所愛的女伶說道：「我愛看你著着那演劇所用的裝飾。」

我當時是絲毫不爲所動，接着說道：「你可能記得，這種特殊的熱情，究竟是那個時候，是那種情形之下，在你的內心發見？」

我的話真使她難於了解，果然，我成功了。但是她帶着一種悲苦的辭調，並且據我追想所及，她甚至眼睛也沉了下去，說道：「我不知道。：我不能記得。」

什麼稀奇古怪的事物，都可以在大城市裏發見，只要一個人知道怎樣去散步，怎樣去觀察。人生是充塞着許多天真的怪物。

上帝，我的主人！你是宇宙的創造者，你是造物的主宰者，你創設了法律和自由；你是個不受壓制的元首；你是個寬恕待人的官吏；你是充滿着動機和緣因，並且因爲要改造我的靈魂，所以你預先在我的心地裏面，種下了恐怖的根苗，就好比受了刀割，慢慢地求復元一樣：上帝，請你大發慈悲，對於那些痴男怨女，留一些憐憫之心罷！喔，宇宙的創造者，

這些怪物，只有「他」（註七十二）知道他們爲什麼生存——他們怎樣的造成，他們怎樣不應該造成——可是在「他」的目光裏，居然忍心留着這些怪物麼？

讓我們剝窮人的皮

我蜷居在斗室裏，已經有兩星期了，在我的四圍，只有那當代的（六七十年以前的）許多書籍；那些著作，都是討論着使人快活的藝術，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可以叫人聰明，發財。我融會着，——吞嚥着，也可以說，——那些爲人生謀幸福的作者的心血，那些勸導窮人求解放的作者的心血，那些教訓着人們多是廢君的作者的心血。（註七十三）所以我的心地，雖然是接近着沉醉和懵懂，那並算不得什麼奇怪的一回事。

幽囚在我理智的深處，我只覺得這種觀念的隱晦的萌芽，總是高出於那般老年婦人的定律，關於那些定律的叢書，我剛纔誦讀一過。但是這不過是一種意想裏的意思，總是一件無限空泛的東西。

接着我便心中帶着十分的熱望，走了出去，因爲那種枯寂的誦讀

所激起的情味，平空產生了一種需要，使我不能不想着到野外去走走，求一些兒心神的爽適。

當我正要走進一家酒店的時候，一個乞丐，對我張着他的帽子，那種令人難忘的神情，叫皇帝看了，一定會跌下御座，要是精神果真能感動物質，催眠術的法眼果真能催熟葡萄的話。

同時我聽到了一種聲音，在我的耳邊喃喃地低語着，這種聲音，我是聽慣了的；牠是一個聰明的天仙的福音，或者一個仁慈的魔鬼的呼聲，不論我到什麼地方，他們總是追隨着我。既然蘇格拉底斯(Socrates)（註七十四）有他的仁慈的魔鬼，爲什麼我不能有我的聰明的天仙呢？並且爲什麼我不能像蘇格拉底斯一樣，很光榮地把我的頭銜，受着精明的雷路(Lelut)和善諫的倍拉其(Billaget)（註七十五）的鑒定，深深地藏在愚蠢的裏面？

蘇格拉底斯的魔鬼，和我的當然又有不同，他的魔鬼，只會顯示出警告，禁止和阻撓，我的魔鬼，却能計畫着規勸，暗示和勸導。可憐的蘇格

拉底斯，他只有一個妨礙的魔鬼，我的魔鬼，他是個有力的贊助者，他是一個活動的魔鬼，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奮鬥的魔鬼。

現在他的聲音，低低地對我這樣說：「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當得和旁人平等，這是可以證明的；並且只有他一個人，可以當得起身受自由，這是可以擔保的。」

我立刻撲到那乞丐的身上去。把一柄鑕鏗剝掉了他一隻眼睛，那隻眼睛，登時漲得像球一般的大。把一隻指甲，敲掉了他兩個牙齒，並且我天生得強壯，只須稍爲下了一點角鬥的技術，我毫不覺得費力地把那老人結果了性命，我一手抓住了他的領腕，一手悶住了他的氣息，最後便把他的頭，撞碎在牆壁之下。我這裏有一點應該公告，就是我對於當時的環境，早已一望看過，在那種荒野的地方，警察是決不會來的，因此我可以從從容容地逃去。

我既然在他背上，重重的踢了一下，——幾乎把他的肩胛骨都踢斷了，——把那孱弱無力的老人打倒了，我便在路旁的樹上，折着一根巨枝，

和厨夫敲着牛排一般的擊着他。

不多一回，——喔，怪事！喔，那些證明哲理玄妙的哲學的快事！——我看見那個古怪的屍身，忽然活動起來，很有氣力地牽伸着，在那完全破壞的一個機器裏面，我再也猜想不出會有這樣的氣力，——接着帶了一種惱恨的目光，——這對於我却好像是個「佳兆」，——那老朽的兇徒，竟直衝到我身上來，塞瞎了我兩隻眼睛，打落了我一個牙齒，并且就用了那根樹枝，着力地擊着我好像是塊肉膏。用了我的有力的藥石，我果然把驕傲和生命，都還給了他。

後來我便做了種種的手勢給他看，使他明白我已經把這件事當做過去，并且和泊處（Pouch）（註七十六）哲學家一般的滿意，我立了起來，對他說道：「先生，你真是我的同輩！就請你賞光分潤着我的錢罷；請你記着，倘若你果真博愛人類，就應該把你的博愛，推行到你的同伴方面去，要是他們都請求着佈施的話，——這個理論，就是我會經在你的身上，很『抱歉』地試了一下。」

他對我立着誓，說他懂得我的理論，並且願意服從我的勸導

善良的犬（註七十七）

給約瑟史底文（Joseph Stevens）

我是讚美丑角的，就是在那些當代青年著作家面前，我也可以毫不羞愧地承認着；可是到了今天，我並不請求那大自然的描繪者的精神來幫助我。並不。

我十分的願意叫着史端恩（Sterne）（註七十八）對着他說：「從長天下降，或者從樂土（Elysian Fields）上升，鼓勵我去替代那些善良的犬，可憐的犬，同時歌唱着一種配得上你那深情卓越的滑稽之人的歌曲。回來請你就跨着那有名的驢，牠在你將來的回憶中間，是會得常常追隨着你；而且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忘了叫那驢子啣着那不朽的餅餌。」

捨棄了那文藝的女神！對於那過避嫌疑的婦人，我和她沒有什麼交往。我請求着那相熟的女神，那城市的居民，那親暱的伴侶，來幫助我

歌誦那善良的犬，可憐的犬，污俗的犬，這些犬類，除了長做伴侶的窮漢，和情同兄弟的詩人以外，其餘的人，都是卑賤惡劣地把牠們驅逐了去。

奢華的犬兒，統轄的四足獸，這真是成何體統；那丹麥人，(Dane) (註七十九) 查理帝，(Charles) (註八十) 猿形犬，或是叭兒狗，牠們真有些樂極忘形，對着來人總是麻煩地繞着他們的腿脛，嗅着牠們的膝蓋，好像牠們一定會使人快活的像子，那種態度和青年一般的瘋狂，和情女一般的痴心，和僕役一般的唐突鹵莽！至於那些四趾的毒物，又懶惰，又膽戰，叫做獵犬的，那更是不成體統！牠們的鼻尖上，並不帶多麼的嗅覺，所以一個朋友的足跡，牠們都嗅不出來，而且牠們的腦筋裏，又不帶多大的靈性，所以那些假面的戲劇，牠們也做不起來！

在那狗洞裏，就寄居着這種煩擾的食客。

讓牠們胡亂地憤恨地逃到那狗洞裏去罷！我歌誦着那污俗的犬，那可憐的犬，那無家可歸的犬，那漫步逍遙的犬，那態度十分滑稽有如丑角一般的犬，那性情有如窮人——天涯賣卜四方行醫的人——一般，受

着生計所迫，那種逼迫着的生計，對於他門，好比是一個養育的慈母，教訓的恩人！

我歌誦着那些不幸的犬，不論牠們是在城河邊徘徊，或者是牠們帶着閃閃有神的眼光，對那些爲人吐棄的人說道：「掣同着我，在兩重不幸的中間；我們可以製造出一種快樂來！」

「這些犬大多到那裏去了？」納司托洛基潘倫 (Nestor Requepelan) (註八十一) 有一次在他不朽的稿片中間，這樣的說着，可是他說了以後，不久就忘了，到了現代，只有我——或者是聖伯甫 (Saint-Beuve) (註八十二)——再來舊事重提。

這些犬大多跑到那裏去了，你們這樣的問着，不留心的人們？牠們多有事去了。

事業的任命，愛情的職務。經歷了霧的陰蔽，雪的摧殘，泥濘的磨折，在那譏刺的狼星，淋漓的雨水之下，他們來去，態度匆促地行走，循依車轍而飛跑，都只爲受了虱蚤，熱情，責任，或是生計的激刺。同我們一樣，牠

們很活潑地很趕早地爬了起來，去找尋那糊口的東西，或是奔走着快樂的事情。

有許多犬，常住在郊野的破屋裏，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到皇宮廚房門前，來討食吃；有許多犬，結隊而行，有五組之多，都去享食那老年婦人——那些婦人毫無牽掛的心地，已是轉移到獸類的身上去，因為精神委頓的男人，再也用不着她們了，——佈施的東西；有許多犬，好像棄職潛逃的黑奴，沾染着愛情的瘋狂，一旦離開了牠們的本鄉，到城市裏來，和那豐姿美麗，粧飾雅淡，態度軒昂的雌犬頑耍。

牠們都是嚴守程序，雖然沒有記事簿，備忘錄，和文書匣來規定一切。

你可知道那些懶惰的比利時犬並且你可和我一般的讚美那些活潑的犬——緊隨着那屠牲夫，捋乳婦，餅干師的重車，在牠們的勝利吠聲中間，令人感想到牠們和駿馬競走的快樂。

這裏有兩隻格外風雅的犬！讓我引你到走方郎中的屋裏面去。

張漆朽的榻牀沒有掛帳，只有那臭蟲叢居的垂幔；兩張蘆葦的椅子，一座生鐵的火爐，幾件破敗的樂器。喔，怎樣慘淡的用具！但是請你看着那兩個聰慧的人物，（註八十三）著着又奢華又破碎的衣裳，帶著像詩人（註八十四）和兵士的帽子，像巫覡一樣的當心，巡守那受着暖室煎熬的「無名器物」，（The nameless something）在那些器物的中心，矗立着一根長竿，好像那些高聳雲霄的標竿，來表示石工完全竣事的一般。

這般熱心的丑角，在牠們的胃口沒有充塞着濃厚的羹湯的時候，要叫牠們不得外出，這豈不是有些不公平麼？還有那些可憐的怪物，一天到晚，對着那人羣的冷淡，受着那導演的壓迫，——他指揮着全部的戲劇，一個人所吃的羹湯，比四個演員所吃的要多得多。——對於牠們稍稍的耽於酒色，你難道還不能加以原諒麼？

對於這些四足的哲學家，——那些順從，屈服，虔敬的奴隸，——我是幾番的心中感動，面帶笑容，來靜看默察着！這些哲學家或是奴隸，在那共和黨的字典裏面，一定確切不移的叫牠們是「同人」，（Fellows）（註八

十五) 要是那共和國對於謀人類「幸福」太忙碌了，牠或者會有工夫來注意到犬類的「尊榮」。

並且我是幾次的想過，要報酬這種的勇敢，忍耐，和辛勞，世界上一定在那裏（究竟誰知道？）有一個特殊的天堂，爲那善良的犬，可憐的犬，污俗和苦楚的犬設着！史維登盤（Svedanborg）（註八十六）主張世界上有一座天堂，是爲着土耳其人設的，另外有一座，是爲荷蘭人設的。

那佛吉爾（Virgil）（註八十七）和西屋克拉底絲（Theocritus）（註八十八）的牧童，他們輪流唱了歌曲，要想得到一點獎賞，所以渴望着一塊牛乳的餅乾，一枝精製的口笛，或是一隻乳房膨大的雌羊。那歌誦着善良的犬的詩人，報酬着一件優美的外套，顏色又暗淡又鮮明，令人看了想起秋日的陽光，婦人的美麗，和聖馬丁（Saint-martin）（註八十九）的夏季。

凡是到過鹿維拉淡瑪薩（Rue Villa-Vermosa）旅館的人，沒有一個會忘記那多麼唐突的畫家，爲了詩人，在那裏卸掉他的外套，好像他是

十分懂得那歌誦善良的犬是異常的美事

因此在遠古時代，一個尊嚴的意大利人君，送給那神聖的亞里丁（Arétine）（註九十）一把嵌寶的短劍，或者一件朝廷的禮服，來交換一節貴重的短歌，或是一篇微諫的小詩。

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是詩人著了畫家的外套，他不能不想到那善良的犬，犬類的哲學家，聖馬丁的夏季，和發育完全的婦人的美麗。

（散文詩第二部完）

小散文詩

史篤姆 (F. P. Sturm) 英譯

“當我們人類野心滋長的時候，誰沒有夢想到那散文詩的神祕，一聲韻和諧而又沒有節奏，那立意的精徹，辭章的跌蕩，足以應付那心靈的情緒，思想的起伏，和知覺的變幻？”——波多萊爾

各人的怪神（註九十一）

在一片面積廣大，色澤灰白的長天之下，在一片浩闊多塵，漫無青草的平原之上，在那裏，就是一棵苧蒨，一莖朮薊，多看不見，我遇到了幾個路人，他們都是曲背到地的走着。

各人背上都背着一個巨大的怪神，和一袋麵粉或者一籃煤炭一般的沉重，和羅馬步兵一般的裝束。

但是這項怪獸，並不是一種死重的負擔，她用着強壯而有彈力的筋肉，包裹着和壓迫着那些人們，並且用着兩隻粗大的趾爪，緊攬着她坐騎的胸部。她那很大的頭顱，擱置在人們的額上，好像古代的戰士要想令敵人格外恐怖頭上所帶着的兜鍪一般。

我問着其中的一個人，問他爲什麼這樣走着。他回答說他什麼東西都不知道，不但他是如此，旁的人都是一樣，不過他們顯然因爲受着一種難以克制的慾望的驅策，所以四方去走着。

最奇怪的就是這般行人，對於那些掛在頸邊伏在背上的野獸，好

像沒有一個覺得惱怒；有一個人並且說，他把牠當做身體的一部。這些鄭重而又疲乏的面容，一點兒都沒有失望的表示。在那四圍合繞的蒼穹之下，他們的兩足，蹣跚地走着，穿過了和天空一般荒涼的土地，他們帶着一種希望斷絕的消極面容，不斷的向前走着。後來這一隊人，經過了我的面前，從那地球揭開屏蔽，聽着人們好奇的目光所至的地方，慢慢地隱入大氣裏去。

在那時候，我堅決地要明了這件神秘的事；但是無從抵抗的冷淡，進入了我的身心，僥倖牠沒有像那些怪神壓迫着人們的手段，來使我深深的頹喪。

愛神和小丑

這天是多麼的奇妙！那奇大的公園，在太陽燃燒着的目光下，有些昏迷的樣子，好比是少年人在愛神的威權下一般。

一切事物普遍的迷醉，在那裏是絲毫沒有聲息。那些長江大河，好像飄流欲睡。這裏是一個沉靜的宴會，不比得那人世間的令節。

這好像是一種永久灰白的微光，使得一切東西都照耀得格外地閃爍，又好像是那些蓬勃向榮的花卉，內心裏燃燒着一種欲望，想用着他們色澤的鮮妍，來和長天的蔚藍爭輝；更好像是那些使得香氣氤氳可見的態度，他把他們化爲大氣，驅向星雲而去。

可是在這普遍的欣快中間，我却看見一件苦楚的東西。

在那龐大的愛神石像之下，有一個穿着彩衣的小丑，——那些行止自由的丑角，他們的任務，就是當疲乏和惱恨束縛着帝王們的時候，去引他們發笑，——週身被着那誇誕可笑的服裝，頭上帶着那四圍綴鈴的帽子，挨緊在那石像的座基邊，同時帶了紫淚的目光，向着那愛神仰視。他的眼睛說道：「我是人類中間最卑賤最寂寞的一個，比了那最下等的動物都來得低微，這就因爲我排斥在愛情和友誼之外。可是上帝生了我，——就是，我，——爲的是要了解那不朽的美的享受。喔，愛神，請你可憐我的悲哀和癡狂吧。」

那不稍寬恕的愛神，我也不知道她在望着那裏，只是瞪着一雙石

眼。

已經

太陽帶着曦光，或是忍着憂愁，已經幾番從那茫無邊際的海水的巨杯裏跳了起來；牠也是帶着餘輝，或盡含着惱恨，已經幾番向那景色蒼茫的薄暮的浴池裏，落了下去。幾天以來，我們只是解釋着宇宙那一端的天體的情形，和聞發着地球那一端的居民的狀況。同時每個旅客，都同聲慨嘆，共鳴不平。一個旅客說道，每到一次新的地方，徒然增加了許多羈愁，「那麼，什麼時候，」那些旅客說道，「我們可以安然的睡着，不受那波濤的顛波，不受那風聲的激蕩？」

有幾個旅客，因此想起他們的家庭來，他們惱恨着那不良的妻子，和煩噪的兒女。他們是十分留戀着那故鄉的影象，那種追念的熱忱，我想可以把來比做那獸類渴望着草地一般。

最後，一個海岸，在隱約中現在目前，等到走近了，我們看見一片景色莊嚴，光華燦爛的大陸。好像生命的和聲，在那裏流露出一種空泛的

怨音；那充滿着生機的海岸在幾哩之內都吐出一種花果的芬芳

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快活了；那煩悶的氣質，都和他脫離關係。許多口頭的爭執，都忘掉了，相互的侵害，都諒解了，決鬥的意想，都一概驅除。出記憶之外，還有那仇恨的惡念，也和輕烟一般地飛散了。

只有我一個人是悲哀，不可思議地悲哀。好像是個牧師，人們剝奪了他的尊嚴一般，我帶着心醉的傷感，不忍離開那引人入勝的大洋，變幻莫測的巨海，牠們內心蘊蓄着，同時又用歡樂，引誘，憤怒，和喜笑來代表着，那生存着——不斷的生存着——的靈魂的恣態，苦楚，和狂喜。

當我和這唯一的美物告別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我已足擊傷致死；所以當我的同伴喊着：「終究！」我只能呼着「已經！」

當時目前所有的，只有大陸，那帶着喧闐，熱情，商品，和勝節的大陸；那片大陸，富麗堂皇，充滿生機，牠輸送給我們一種玫瑰和麝香的神奇芬芳，而且在那裏，生命的和聲，流露出一種相思的怨音。

雙間的臥室

一個臥室，牠好像是一個幻象；一個真真精神的臥室，在那裏，深沉的大氣，輕染着紅藍的色澤。

在那裏，靈魂浸淫在怠情中間，帶着悔恨和願望的氣象。在那裏，一些烘染着藍色和紅色的東西，都有點兒薄暮的氣象；一個昏暗時期的好夢。那用具的形狀，都引長，變低，破敗；人們看了，將要想牠被着植物和礦物臥遊病的生機。

那汲酒的人，說着一種含糊的言辭，好像是花卉，天空，斜陽。

四圍牆上，一些沒有人工造成的可厭的飾物。把那純粹的夢境，未經分析的印象，來和那精緻的藝術真確的藝術比較，藝術便成爲一種褻瀆的東西。這裏什麼東西都有音樂的充斥的光華，和優美的奧妙。那最美妙的菁華的徵息，和一種飄流着的濕氣混了起來，在大氣裏面蕩漾，在這大氣中間，人們疲乏的精神，給那在暖室裏所得到的感覺，蒸得薰薰睡去。

許多木棉花，在窗櫺和臥榻之前開放，分散得有如雪白的瀑布。那

臥榻上睡着一個偶像，——就是我的夢境的管理者。但是她爲什麼在這裏？——誰把她帶來的？——是那一種魔力把她捧上了這個快樂和幻想的寶座？這有什麼關係，——她就在這裏；我很認識她。

就是這許多眼睛，牠們的光芒，把薄暮完全分裂了；那洞鑿毫末，令人悚懼的鏡子，我從他們恐怖的惡意中間，認識了牠們。牠們引誘着，牠們統治着，牠們併吞着那率意照鏡的人們的目光。我常常把牠們仔細的研究了一下，那一點點的黑星，真可以引起人們好奇的心思，和讚美的言辭。

這樣包圍在神秘，沉靜，和平，香氣中間我究竟受了那一個仁慈的魔鬼的恩惠？厚福！我們平時稱呼着生命這樣東西，就是當牠在最儂倖的時期，也一些兒談不到那無上的生命，——那種生命，我剛纔相識着，我是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嘗味着。

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分鐘是沒有了；秒鐘是沒有了。光陰已經完全消失，永生管理着一切，——一種快樂的永生。

一陣又沉重又恐怖的鎚擊，在門上震撼了起來，我好像是在一個地獄的夢境裏面，受了一下鶴嘴鋤的打擊。

接着一個鬼怪走了進來：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公僕，她要來磨難我；又是一個失寵的小妾，她來喊着悲傷，把她一生瑣細的痛苦，增加了我的悲哀；或者可以說是一個編輯的校對，他來刺探那殘遺的稿件。

那天堂的臥室，那偶像，那夢境的管理者，那妖仙，好像偉大的勒耐（René）（註九十二）曾經說過；這些魔術化成的東西，在鬼怪很命敲門的時候，都一齊消失了。

恐怖；我還記得，我還記得！是的，這個住處，那無限困苦的寓所，誠然是我的。在那裏還有我那無意識的用具，塵埃滿佈，破損不完；那污濁的火爐，沒有一點兒火焰和餘燼；那慘淡的窗櫺，雨點浸成了小溪，在灰塵中隱約可辨；那殘遺的稿件，著述未竣，漸致泯滅；那記着不祥時日的日曆，依然有鉛筆的痕跡劃着！

這另一世界的香氣，我用着那十分銳利的感覺，在牠的裏面沉醉

着；唉，這香氣的世界，給一種烟霞的宿味，混合着那我亦不知道是什麼惡心的霉氣，代牠而興。就在這裏，人們呼吸着那荒涼的腥膻。

在這狹小的世界裏，——世界雖然狹小，可是什麼事物都令人厭惡，——只有一件常見的東西，對我笑着；那就是鴉片藥酒的瓶罇：這陳舊而又可怕的愛物；好像一般真真的愛人，呀！在愛憐和詭譎上，都有特殊的效力。

是的，光陰已是重見了；光陰現在統治了一個皇國；隨着那可怖的往古，牠回復了他所有的惡意的記憶，悔恨，震悚，恐怖，苦痛，夢魔，和戰慄的神經。

我明白地告訴你，這秒鐘現在報音得又強烈，又尊嚴；并——每一秒鐘，當牠撥動的當兒，好像說着：「我就是人生；那無可忍受，無可鎮息的人生！」

在那凡胎的生命裏面，簡直是沒有秒鐘，那凡胎的任務，是要傳遞着美滿的消息，可是所謂美滿的消息，却只能給人一種莫名其妙的眼

淚。

是的，光陰是操縱着一切，光陰已經恢復了牠殘忍的威權。牠用着兩個刺棍，（註九十三）刺激着我，好像我是一個牡犢：「立定，你這蠢漢！接着你便揮汗，你這賤奴！生存在着罷，你這討厭的東西！」

晨間一時

最後是孤寂了！除了幾輛緩慢疲憊的馬車噪聲以外，什麼旁的聲音都聽不到。至少在幾個鐘頭裏，全世界是入於沉靜，——倘若不是趨於休憩。人類面容的嚴峻，終於不見了，——除了孤寂以外，我什麼都不覺得難受。這一來，便給我在影象裏面休沐的一個機會。但是第一件事，我應該把這天然的鎖，用兩重的鑰匙開了。我好像覺得那鑰匙的轉動，把我的寂寞增加了，把我和世界分隔的屏障伸長了。

一個可怕的人生和一個可怕的城市！讓我們來回憶那一天的大事。我看見許多文學家，其中有一個，要想知道他能不能從陸地上直達俄羅斯，（他好像有個印象，俄羅斯是個島嶼；）我很寬和地和一個報

紙的編輯辯論着他對於任何反對的言論總是回答着說「我十分贊助着那些尊敬爲心的人們，」這明白地顯示出，就只有他那張報紙，是人羣敗類輯的；我和二十個人道着寒暄，可是在這二十人中，我到有五個人不認識；我和同樣數目的人握手，一點兒都不管我那帶着的手套是新買的；在一陣大雨的時候，我強迫着去和一個走方郎中消磨時刻，他希望我替他計畫和文紐絲打 (Venuska) (註九十四) 一般的裝束；我向一個戲院經理鞠躬，他說：「你或者最好去看看，他在我的許多著作家中間，要算是最鄭重，最愚蠢，最可紀念的一個人；同着他，你或者可以明白一些事物。快去看他，我們再會。」我誇張着（爲什麼？）幾件從來沒有犯過的壞事，並且很憤怒地否認着幾件我快活地做成的隱事情，幾件驕矜的錯事，幾樣人類尊重的罪惡；我拒絕着給朋友一個容易的恩惠，去賞給那美妙的丑角一封介紹信扎。天呀！就這樣完了一天。

當我不滿意於自己，和旁的東西，旁的人們的時候，我應該快活地恢復我本來的面目，在那沉靜和孤寂中間，回復了我自尊的心思。

那些我愛戀着和歌詠着的神靈，護衛着我；支柱着我；爲我驅除了那世界上的奸詐和腐氣；你，我的主宰，我的上帝，給了我這樣的恩惠，使我能够產生一些美麗的詩辭，因此證明我並不是人類的低能，也並不弱於那我所排斥的人們。

藝術家的認罪祈禱

秋季的末日，是多麼的峭厲呀！是的，峭厲得簡直叫人覺得苦痛；因爲有幾種美妙的感覺，牠們的飄泊遊移，依然不能阻止牠們的銳利；並且沒有一個會比那永久的知覺格外的敏銳，那目光沉湎於長天和大海的無極的人們，一定會有絕大的愉快。孤寂，沉靜，那蒼穹唯有的清貞——一葉輕帆，在地平線上抖動，用牠那渺小和孤獨，來仿照我無可奈何的生存——那波濤和諧的單調——這許多東西，都參透了我，我也參透了牠們；（因爲在那夢幻的尊嚴中間，自覺的主觀，早已很快的消失了。）牠們所想的，我可以說，不過和音樂一般地悅耳，和圖畫一般地悅目，沒有雙關的語句，沒有三段的論法，沒有推斷的理論。

這些思想，當牠們在自我的內心發生，和從外界的事物活躍的時候，常常立刻變爲縝密。那在快樂裏工作的能力，造成了一種不安的狀態，一種實在的困苦。我的神經，是太緊張了，除了嘈雜，痛楚的振蕩之外，什麼東西都不能表示。

那長天的幽深，使我失了主意，牠那清澄，使我覺得憤怒。大海的冷淡，景象的固定，都反括了我。呀，人們難道應該永遠地受苦，永久做一個美性的逃亡者麼？

自然，那無情的尤物，那常勝的競敵，脫離了我！再不要慫恿我的欲望和驕矜。那美性的審察，好比是兩人的決鬥，在這決鬥的中間，當美性沒有消失的時候，藝術家驚怖地呼喊着。

神杖（註九十五）

給法蘭士列士德 (Franz Liszt)

神杖是什麼？照依着倫理上和文藝上的意義，神杖是牧師手中所持的祭祀表記，用來紀念那些他們做他宣傳和僕役的神的尊嚴。可是

從實質上講起來，這件東西，不過是一根警棍，一根木杖，一根指揮舞蹈的短棒，一根支撐葡萄的小樅；乾枯，梗直，而又堅硬。在這棍杖的周圍，從那虛無的幻象中間，好像有莖葉和花卉纏繞着，解放着；有些是蜿蜒彎曲，輕浮不定；有些是懸掛着好像響鈴和覆杯。而且一種驚奇的錯雜，使牠和那柔枝豔色的紛陳，脫離了關係。人們那有想不到那曲線和螺旋，在那裏向直枝諂媚，并且重重的纏繞着，隱示出一種靜默的欽仰。人們那有不說起那些美妙的輪生體，杯形的中空物，氣息和色澤的勃發，包圍着那祭杖，表演出一場神秘的舞蹈？并且有那種冒失的凡胎，敢來決定那葡萄的花和枝，是否爲了那棍杖而產生，或者那棍杖，是否就只是一個顯明葡萄花枝的實物？

神杖就是你兩體的象徵，喔，威靈顯赫，令人企敬的主宰，神秘而又情熱的美的醉客。一個山林水澤的女神，當她愛着那神秘的黛翁尼昔斯 (Dionysus) (註九十六) 的刺激，從來沒有在她同伴的頭上，揮舞着她的神杖，像你的天才，在你兄弟的心頭震蕩一樣的有力。這棍杖就是

你的意志，剛毅，堅定，不屈不撓；這花卉就是你從牠激起的幻想的遊移；那陰性的原質，用她虛飾的舞蹈，來包圍着陽性。直枝和阿拉伯式的裝飾，——心意和外表，——那意志的剛強，和言辭的柔順，——許多不同的方法，集中於一個單純的目的，——那權力萬能和隱而不見的雜體，就是天才，——那一個分解家有着這樣能耐的勇氣，來分解你。

親愛的，列士德，在密霧的那面，在花叢的外圍，在那鋼絲琴預唱着，你的光榮，和印刷所傳達出你的智慧的城市中間；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在那永久的城的光華裏，或者在那夢境的城市——那康白林納（Canterbury）（註九十七）宣撫過的市鎮——的密霧裏，臨時籌備着那無邊愉快和難言痛苦的典禮，或者用紙來記述你奧妙的深思，永久的快樂和痛苦的歌者，哲學家，詩人，藝術家，我對你們表示這樣不朽的敬禮。

善射者

（註九十八）

當馬車越過樹林的時候，他吩咐車夫趕向鄰近的一個靶子場去，並且說着，他想去放撲擊鎗，消磨光陰。（註九十八）鎗聲光陰，那個怪

物，難道不是人類最普通最正當的職業？——接着他便很勇敢的和他親愛，仰慕，而又嫌厭的妻子，握手告別，對於這神秘的女子，他激起了許多快樂，痛苦，和一大部份的天才。

幾顆子彈，都離開預定的目標很遠，有一顆甚至飛進了天空裏去，當那可愛的人兒，瘋狂的笑着，笑她丈夫的無用，他很魯莽地轉身過來，對她說道：「留心着那遠處向着右面的偶像，牠的鼻子聳入空中，態度是十分驕傲。很好，親愛的天神，我將要自己幻想着這就是你的影子！」

他閉了眼睛，一隻手拉着鎗機。那偶像是完全消滅了。

接着他便俯身對他親愛，仰慕，而又嫌厭的妻子，他的顯著無情的文藝女神，他很尊重地吻了她的手，說道：「呀，親愛的天神，爲了我的技術，我是多麼的感謝你！」

鎗射的區域和塚地

「塚地景象的旅館」——一塊古怪的照牌，「我們的遊侶，這樣的

自言自語地說着；「但是牠却激起一種渴望！這旅館的經理，當然能夠欣賞着何瑞思（Horace）（註九十九）和快樂主義的詩人。（註一百）。他或者竟能够理會着那古埃及及人的精深的哲學，這些埃及人，沒有枯骨或是其他生命短促的表記，他們從不宴會。」

他進來了：在墓前飲了一杯皮酒；並且慢慢地吸了一枝雪茄。接着他的幻想驅遣了他，他走進了塚地，在那裏，青草長得又高又引人入勝，在日光之下，是多麼的輝煌。

光和熱真是狂烈地輝耀，人們將要以爲那沉醉的太陽，已經吞滅了一地的花卉，那些花卉，使得下層的瘠土，變爲肥美。

空氣含蓄着人生——那無限渺小的東西的生命——的活潑的聲息，真是沉密，並且時常給那鄰近的鎗射區域的彈擊打斷了，那彈擊轟發的聲音，好像是香檳酒的木塞，從空殼的和音裏發出的回聲。

接着在那薰蒸着頭腦的日光底下，充塞着死氣的大氣裏面，他聽到一種聲音，從他所坐的坟墓裏面，發生出來。這聲音說道：「咒罵你們

的洋鎗和盾牌，你們這班騷動的活人，對於那逝者尊嚴的安息，竟一點兒都不管！咒罵你們的野心和機謀，你們這班囉嘈的凡胎，接近了死神安身的地方，學習那殺戮的技術！你可知道這獎品是多麼容易獲得，這目的是多麼容易達到，並且除了死亡之外，一切事物是多麼的無味，喔，你這勞苦的生物；想到這裏，你再不會來吵擾那些逝者的安寧，他們久已達到了終結，——這討厭的人生唯一的終結！

畫圖的願望

人們總是愁悶，可是藝術家多是快活，就因為藝術家是和願望分離了。

我像燃燒一般的熱烈，想畫一個女人，她和我見面的時候很少，並且她的影象，很快的從我腦海裏飛去，有如旅客日中見了一些美麗而又有遺憾的東西，到了晚上，那些東西的影象，總是離他而去。我不看見她，已經好久了。

她是美麗，這還不算，除了美麗之外，她更是多能。那色黑的勢力，在

她內心裏佔了優越的地位；所以她所激起的思潮，總是夜間活動，特具深淵，她的眼睛，真是兩個窟窿，在那裏，神秘空泛地激動着，照耀着；她的目光，閃爍的好比光焰；這是黑暗中的火星。

倘若人們會領會到暗淡的星點，毀滅了光明和幸福，我將要把他比做一個墨黑的太陽。不過她使得人們立刻夢想到的，只是月亮；那個月亮，當然浸染了她的影響；所以並不是那詩裏所咏的皎月，有如冷淡的新娘一般，乃是一種失彩昏沉的暗月，當那風雨淒迷的夜色深處，懸掛在許多飄蕩的浮雲裏面；也並不是那聰慧和平的淡月，牠常常進入那思想純正的人們的夢境裏去，乃是一種從空下墮的殘月，降服了又起反抗，使得那齊塞雷（Thersites）（註一百一）的女巫，情不自禁的在可怕的草地上舞蹈。

她小小的眉毛；是堅定的意志和規奪的嗜好的寓處。在那紛雜的面孔的下部，活動的鼻子，在那不相熟不可能的大氣中呼吸着，闊大的嘴部，——又白，又紅，又美妙，——帶着一種說不出的秀色，現出燦爛的笑容；

這張大嘴，使人見了夢想到火山區域所種的野花的神奇。

世界上常有一種女子，使人見了激起求愛和誘從的願望；可是她却使人願意在她隱定的目光底下，慢慢的死去。

玻璃的售主

宇宙間常有幾種自然的東西，完全是對於一切行動的審察和嫌疑，可是他們，在一種神秘而不可解釋的衝動底下，有時也會用了他們難以自信的速度，來實行活動。這種東西，就是那個人，他怕去發見住處的新的煩惱，所以只在門口很羞怯的巡掠，總是不敢進去；這種東西，就是那個人，他保存着一封書信，過了十五天還不開緘，一直到六個月以後，他想要消磨那年的光陰，不得不決心去旅行。這類人們，有時覺得他們自己流入活動，好像是箭離了弓一般。

小說家和醫生，他們自認什麼東西都是知道，但是也不能知道究竟從什麼地方，那懶惰恣縱的心靈上，來了這倉卒癡狂的力量；並且也不能知道，爲什麼他們雖然不會製造那最簡單而又需要的東西，但有

時也會受着一種過分的困難的牽制，使他們去做那最荒誕最危險的行爲。

我的一個朋友，他是與世無爭的夢想家，有一次到樹裏去放火，據他自己說，想要看看那火焰是否操縱着安寧，因為普通意識，都相信是如此。他的試驗，十次都失敗了，在第十一次，却又成功過了度。

另外一個朋友，在火藥桶的旁邊，點了一枝雪茄，他頑着想去窺探，明了，試驗着那命運，他一點都不爲什麼緣由，想在夢幻，怠惰中間，求出那快樂的停駐。這種力量，是從厭倦和幻象產生出來；那些內心都有這種力量的顯示的人們，普通就叫做——我上面說過的——最懶惰最夢幻的人類。

又有一個朋友，他是十分的膽怯，當人們注視着他的時候，他一定把目光下垂，并且他一定先聚集了許多可憐的意志，纔敢走進咖啡店去，或者經過戲院的票房，從他的目光看來，那些地方的售票員，好像都帶着明拿斯 (Minos) 衣克斯 (Aeacus) 和拉達孟塞斯 (Rhadamanthus) (註 1

百二)的尊嚴，說不定會把身體撲到那街上所見的老人的頸上去，或者當着大衆的面前，十分熱烈地擁抱着他。這爲什麼？因爲——難道因爲這種狀態，對於他有無可抵抗的吸引力麼？這或者是如此，不過我們正當地推測起來，還不如說，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幾次都做了這種危機和爆裂的犧牲，牠們給我們一種原因，使我們相信那惡意的魔鬼，已經進入了心地，使我們變成牠們荒唐的願望的共犯。一天早晨，在悲慘的狀態中間，我爬起身來，心中十分的哀痛，對於懶惰都厭倦了，好像把我驅向那完成偉大事業，光明行止的一方而去，——接着，呀！我便開了窗。

(請你們注意，對於有些人們，那神秘的精神，並不算是分工和合作的結果，只算是一種意外的刺激，這種刺激，要不是用於感覺的力量方面，一定會參加着那醫生叫做氣惱病的徵象，和那比醫生更深刻的人叫做魔鬼似的狀態；那種狀態，把我們毫無抵抗地驅向那危險而又不便的行爲去。)

在街上我所第一個注意的人，就是一個賣玻璃的人，他那尖銳不和的呼聲，穿過了巴黎沉鬱的大氣，來到我的耳鼓。這種呼聲，幾乎使我不能猜測這可憐的人對於我急切而又暴虐的怨恨。

「噲！那邊的人！」我這樣的喊着，並且吩咐他走上前來。這時候我很快樂的回想着，我的住室是在第六層樓上，因為樓梯來得窄狹，人們走上去都覺得是不容易，而且有許多地方，會把他們脆質的貨品，碰壞了角。

後來他上來了。我帶着好奇心，把他所有的玻璃都考察一過，便對他道：「什麼，你沒有顏色的玻璃麼？玫瑰色，深紅色，和寶藍色的玻璃，魔術的玻璃，天國的玻璃？你真是鹵莽。你既然沒有使人看到人生美麗的玻璃，却還敢在這卑下的街道上行走？」我便把他很快地趕到樓梯旁邊，他一步一蹣跚的走了下去，同時口中不住的怨謗。

我便走到洋台上，手中擎了一個花瓶，當那人剛剛走到下面門口的時候，我便把那戰爭的機械，垂直地落到他包裹的邊緣上去，把包裹

震動得翻了過去，所有他的資產，立時都變爲粉碎。當時的聲音，好比是水晶宮受了雷擊一般。我笨得發狂，大聲地對他喊道：「美麗的人生！美麗的人生！」

這種神經作用的解頤的情事，不免有些危險；人們往往因此受了絕大損失。但是一個人既然在一秒鐘內，得到了無限的快樂，那麼絕大的處罰，對於他又有什麼關係。

寡婦

佛文那辯斯 (Vanvenergues) (註一百三) 曾經說過，在公園裏面有幾條小路，大抵常有幾種人走着，像失敗的野心家，不幸的發明家，虛榮的人們，失意的人們，和那些擾攘擠緊的靈魂，在這靈魂中間，風潮的最後的嘆息，依然低聲地訴着不平，而且這些靈魂，因此置身於小康之人的驕傲愉快的目光之外。這種林蔭的深處，使成爲人生侘傺的集合處。

就是這種地方，詩人和哲學家，把他們熱烈的臆說，在思想中指引

着。他們在那裏，發見了一片無盡的牧場，因為要是有什麼地方他們不屑走去，這一定是——我上面已經暗示着——快樂和富貴的地方。虛榮的擾攘，對於他們是毫無吸引力。反轉來講，他們覺得毫無抵抗地傾向着一切柔弱，破敗，慘淡，和失神的事物。

一副閱歷深久的目光，從來不會受着欺騙。在那些嚴峻頹喪的形容裏；在那些顏色灰白，目眶深陷，帶着和命運奮鬥以後的迴光的眼睛裏；在那些無數的深刻的縐紋裏；以及在那些遲慢的艱苦的步履裏，那富有經驗的目光，闡明了無數的神話，那目標錯誤的虔誠，那勞而無功的奮力，那謙和地私自地周濟的飢飽和凍餒的神話。

你難道有時不看見那些坐在荒涼的橛子上的寡婦？我說的是那些可憐的寡婦。他們悲傷與否，是很容易鑒別出來。而且在那些可憐的人們的悲傷裏面，常常好像缺了什麼東西也似的；缺乏和諧的音調，牠只會使得悲傷格外的令人心碎。在那悲悼的顯露中間，常有不得不吞吐遲疑的樣子。只有那些富貴的人，他們纔發出一種悲哀的稱道。

誰是那些最悲苦最磨難的寡婦：她手中牽着一個不能分愁的孩子，或者她竟是完全孤獨？我不知道。：有一次，我化了幾點鐘，追隨着一個這類的年老苦楚的婦人：節操堅持，品德卓越，她圍着一條破損的肩巾，內心蘊蓄着淡泊主義的孤高。

她顯然受着那絕對孤寂的懲責，所以有些古代守身不嫁的遺風；她那剛性的品格，在她樸素的習慣上，增加了一種嚴峻的神秘，至於她是在那一家慘淡的咖啡店飲食，或者飲食的姿態是怎樣，我並不知道。我只跟着她到一間閱報室去，當她在那裏看報的時候，我深切地注意着她，她那活潑的眼睛，以前是充滿着眼淚，現在却不斷的找尋那具權勢的屬個人的有趣消息。

後來到了下午，在那可愛的秋天——這種天氣，慣會引起人們的憶和惱恨，——之下，她坐在公園的隱處，聽到那遠方人羣裏，有一隊整齊的樂班，發出娛樂巴黎人的音樂。這是毫無疑義的，就是那真的老婦（或者純潔的老婦）的縱樂，在那困苦的時候，這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

因為在那時候沒有朋友，沒有敘談，沒有快樂，沒有親信，上帝已經這樣處置了她好多年——一年三百六十五次，都是如此！

但是還有一點：

對於那些充塞着公共場所的人羣落伍者，我常常情不自禁的看了他們一眼，這倘若不能算是同情心的表示，至少可以算是好奇心的流露。在那夜色淒迷的中間，那令節的清歌，勝利的清歌，快樂的清歌，都在戲院裏蕩漾着。那女人的衣衫，飄搖閃爍着，目光四圍注射着；那些小康之人，閒空得厭倦了，於是遊蕩逍遙，假裝在那裏聽着音樂。這裏所有的，只是富貴的人們，快樂的人們；除了些暴徒的景象，——在那外面的欄杆邊，緊緊地擠着，只能從微風裏聽到一些斷續的樂聲，從戲院內看到一些閃爍的爐火，——這裏沒有一件事物，不會引起或是排斥那生存的樂趣。

從不幸的人們的目光看來，那些富人快樂的印象，常常是怪有趣的。但是今天，在那些戴着斗篷，著着棉衣的人們之外，我看見了一個女

人，她的尊貴的氣概，和那四圍瑣細的事物，恰巧成了一個對照。她是一個碩長莊嚴的婦人，她那傲氣侵人的態度，就是在那些記載古代貴族婦人的書籍裏，也找不出一個同樣的例證來。一種揚揚得意的氣概，從她內心湧了出來。她的面容，悲戚衰老，和她所著的衣服的慘淡，完全相合。好像她那混合着而不曉事的衆人，她對於這燦爛光明的世界，用一種深刻的目光來看着，用一種點頭的稱許來聽着。

這真是一個特殊的幻象。「實在，」我自言自語道，「這貧困，——倘若這算得是貧困，——不應該准許那鄙吝的儉約；那樣尊貴的面孔，自會得承受旁人這樣的疑問。那麼，她爲什麼留在那種對照的環境裏面？」

可是當我好奇地走近了她，我竟能預知那件事的理由。這碩長的寡婦，手中牽着一個孩子，那孩子的衣服，也和她的一般的是黑色。她的進款，雖然十分的微細，可是已够給這小生命買一些兒必需的物品，或者竟够替他買一點兒奢侈的玩具。

她步行的回去，沿途不免含蓄着許多夢想和沉思，——並且她是孤

獨了，她常常是十分的孤獨，因為那孩子是煩噪和自私，一點都沒有溫柔，和忍耐，他再不會變成別的動物，像狗像貓一般，做那孤寂的悲哀中的心腹侶伴。

誘惑

(一名衣洛絲·波羅脫絲 (Phytus) (註一百四) 和光榮)

昨天晚上，兩個郊野的惡魔，和一個女性的魔鬼，事出非常的走上了神秘的階梯，從了這個階梯，地獄迎接着那些睡覺的人們的惡行，並且和他們秘密地交談。這三個鬼神，很光榮地在我的前面裝腔作勢，好像他們是在舞台上表演一般，——而且一種磷質的光華，從他們的內心湧流而出，使他們和那長夜黑暗的精神，完全脫了關係。他們帶着十分驕傲的態度，具有好比主宰的尊嚴，起初我竟當他們是真真的神靈。

那第一個惡魔，從他的面孔看來，是一個不能確定性別的生物。那古代白克絲 (Brachus) (註一百五) 的溫柔，依然在他的體線內顯示着。他那美麗恍惚的眼睛，帶着一種陰沉不定的顏色，好像是雨後的紫羅

蘭，依然頂着風雨的淚痕；他那微開的嘴唇，好像是溫熱的香鼎，發散出許多香氣的馥郁；並且當他每次呼吸的時候，異種的昆蟲，展着翅膀，從他的呼吸裏維持氣力。

在他紫色的裹衣上面像圍帶一般，纏繞着一條紅樣的毒蛇，昂頭舉目，好比火焰的餘燼，對着他昏然欲睡。在這有生命的圍帶上，懸掛着充滿毒液的瓶罇，代替了明亮的小刀，和割症的用具。他右手握着一個細口的小瓶，中間放着一種鮮紅的液體，上面刻着一句奇怪的神話：「請飲着我這血；牠是一種優良的補品；」右手執着一隻胡琴，那當然是用來歌咏他的快樂和苦痛，並且把他愚笨的傳毒力，分散在那安息日的長夜。

在他腳蹠的圍環上，拖着一條金質的斷鍊，當這個繫累的東西使得他目光下視的時候，他常是虛榮地解釋着那足上的趾爪，和寶石一般的閃爍，磨光，和雕琢。

他望着我，目光表示着愁悶得心碎，並且顯露出潛伏的沉醉，用了

一種歌唱的聲音，他喊道：「要是你願意的話，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你升做靈魂的君長；你將要做生物的主宰，比了雕刻家做泥土的主宰，還要來得完美；你可以嘗味着那毫無盡止的快樂，把你的身心，隱沒到旁人的心身裏去，或者引着傍人的靈魂，消失到你的靈魂裏來。」

但是我回答道：「我謝謝你。照你的說法，在這件投機事業裏面，我所得到的東西，還不是和我的身心一樣的不值價？雖然記憶會使得我感覺着羞慚，但是什麼東西我都不會忘掉；就是當我認識你的以前，你這古代的怪物，你這神秘的利器，你這曖昧的葫蘆，和那拮着你兩足的鍊條，不過是一些象徵，真切地顯示着你友誼的不相投合。你還是保守着你的悲哀罷！」

那第二個惡魔，他的態度，一些也不是曲盡諂媚，求人寵愛，所以既不悲傷，又不快活，而且也沒有像第一個惡魔那樣的秀雅芬芳的美德。他是一個巨人，面孔粗糙，沒有眼睛，那沉重的肚腹，把後臀都凸了起來，並且和黧墨的樣子，點染着許多生動的形像，用來代表那普遍的憂愁

的衆相。這些形像，都是筋肉收縮的人們，他們自願去掛在釘上；他們都是瘦小的侏儒，面目醜陋，形狀低矮，他們那懇切的目光祈求賑濟的樣子，比了戰慄的手勢，還要能幹；他們是老年的慈母，在那懷抱裏撫慰着依附的私生子。其餘許多形像，格外來的可怕。

這笨重的惡魔，揮拳擊着他自己的巨腹，因此發出一種應聲價響的鏗鏘，慢慢地消失到許多人們的嘆息裏去。他不禁自己笑着，把那破損的牙齒露了出來，——這好像是一個老嫗的癡頓的喜笑。接着這東西對我說道：

「我可以給你一種東西，牠能够產生一切事物，媲美一切事物，替代一切事物。」他便敲着巨腹，發出一種巨大的回聲，好像是他深奧的言辭的註解。我帶着一種鄙夷不屑的態度，眼睛望了別處，口中回答着說：「我並不要旁人的悲哀，來成全一己的快樂；我更不要你地氈一般的皮膚上所畫的不幸的資產。」

至於那個女性的鬼魔，要是我否認她那特殊的美麗，——這種美麗，

要描繪起來，只能把來比做那永是妙齡的女人的美麗，牠包含着一种令人墮落的深刻魔力——我便是說了謊話。她的態度，又是驕矜，又不鄙陋，她的眼睛，雖是沈鬱，却具有一種動人的魔力。尤其是她的聲音，把我感動了，從這聲音裏面，我回想到那美妙的歌曲，(Cortais) (註一百六) 和受着白蘭地酒刺激的粗音。

「你願意知道我的魔力麼？」那虛偽的女神，帶着一種可愛而又似是而非的聲調問着，「那麼你聽着罷。」說着她便把一支巨大的喇叭，放到嘴邊吹奏起來，那喇叭好比滿立東，(Milion) (註一百七)上面刻着世界上所有的報紙的名稱，她從那喇叭裏面，高呼着我的名字，那聲音好比幾萬響的雷霆，在空間裏震蕩，從那最遠的星球，傳給我一個回聲。

「魔鬼！」我這樣的喊着，心中是有些迷惑了，「這至少是有一點兒價值。」但是當我格外仔細地考察那迷人的巾幗英雄，我有些兒感動，好像我用了那習慣的談諧，看見了她叮噹作響的玻璃飾物，並且那

銅號的吼聲，把一種淫賤的號聲的記憶，傳入我的耳鼓。

因此我帶着十分鄙棄的態度，回答着說：「你從此去罷！我所知道的，除了和那些不知名的人們的愛情結合以外，還有許多。」

實在我是有權來誇示這樣勇敢的一個拒絕。可是不幸我醒了，所有的勇氣都離了我。「真的，」我說道，「我一定是深深的睡了，纔會有這樣的猶豫。啊，要是當我清醒的時候，這些猶豫回復了來，我便不會這樣的美妙。」

接着我高聲地請求這三個鬼神，允許盡力污辱了我自己，去得到他們的歡心；可是我不免過分的辱沒了他們，因為他們再不回來了。

（小散文詩完）

註 釋

註釋

註一 巴爾札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蘭西的大小說家。他的名著人生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把人底生活和社會的種種情慾，道德，罪惡等，都用生理學者的解剖態度，照實地描寫出來。

註二 高蒂的波多萊爾傳——高蒂 (Théophile Gautier) 是法蘭西有名的詩家，批評家，小說家。他和波多萊爾交往很密，所以他對於波多萊爾的性情也很熱。他做的波多萊爾傳，活畫出一個不同凡響的詩人，是研究波多萊爾不可不讀的書。

註三 這四個島嶼，都在印度洋中間。

註四 沙龍 (Solon 638?—558?) 希臘政治家和詩人。

註五 拜倫 (George G. Byron 1788—1824) 和雪萊 (Percy B. Shelley 1792—1822) 都是英國兩大浪漫詩人。他們的著作，對於波多萊爾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拜倫的作品。在法國有所謂拜倫主義

(Le Byronisme) 惡之花就很帶這種主義的色彩。

註六 亞倫波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是美國大詩人。他的詩

曾有一時風靡歐洲，對於波多萊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響。

註七 露俄 (Victor Hugo 1802—85) 是法國的詩家，小說家，批評家，戲劇家。他在波多萊爾以前，領袖着法國浪漫復興運動。

註八 波多萊爾所喫的麻醉膠，叫做 Heroin。

註九 蒂雷 (Augustin Thierry 1795—1856) 是法國的歷史家和哲學家。

註十 但丁的神曲，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傑作。內容分天堂界，淨罪界，地獄界三部。在地獄界中間，我們不但可以看見一切惡鬼冤魂的殘肉腐骨，聽見他們的呼號咒罵，並且還可以嗅着那地獄中的霉臭陰毒的氣味。所以批評家把惡之花比做神曲，就是這個原因。

註十一 安里雅雷 (Barbey D'Aurevilly) 法國文人和波多萊爾同時。

註十二 七老人和矮小的婆婆，是惡之花中間兩篇傑構。

註十三 勃萊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 是英國的大詩人，和畫家。他是唯美運動的先鋒，用了神秘的金鏈，打開美的殿堂。

註十四 愛默生論自然——

“ . . . Here we find nature to be the circumstance

which dwarfs every other circumstance ”

——Nature

註十五 華茲瓦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國浪漫派大詩人之一。他一生隱居在湖邊，把生活浸淫在大自然界裏，所以他的作品，最能表示心靈和自然的融和。

註十六 阿納克里恩 (Anacreon 6th B. C.) 是希臘古代的抒情詩家。

註十七 雪倫納的哲人阿立斯脫丕斯，是蘇格臘底斯門徒，他在希臘創設一派哲學叫做 Cyrenais。

註十八 先拉飛爾派 是英國十九世紀的一種畫派。因為當時畫

家的作品，都是層層相因，毫無獨創精神；他們只是沿襲意大利十六世紀中葉拉飛爾 (Raphael Sanzio, 1483-1530) 以後的畫風。所以畫家米雷 (Millais) 亨德 (Hunt) 羅塞帝 (Rossetti) 三人，於一八四八年組織先拉飛爾社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以示不滿意於當時的畫風，獨樹一幟。

註十九 唯美運動的大概，可參閱滕固 唯美派的文學。

註二十 不德文藝復興研究跋文，節錄原文如下：

“A counted number of pulses only is given to us of a variegated, dramatic life. How may we see in them all this is to be seen in them by the finest senses? How shall we pass most swiftly from point to point, and be present always at the focus wher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vital forces unite in their purest energy?”

“To burn always with this hard, gemlike flame, to maintain this ecstasy, is success in life.”

註二十一 快樂主義者美理斯 (maris the Epicurean) 是不德的一部有名小說，在一八八五年出版。此書對於外界經歷的『浪漫式的失望』 (Romantic despain) 和波多萊爾的人生觀，很有相同的地方。

註二十二 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1844—1924) 是法國大小說家和批評家。

註二十三 威爾哈崙 (Emile Verhaeren) 波多萊爾的高足。

註二十四 都是法國浪漫派文人。

註二十五 寫實主義，又名自然主義，是小說界一種派別，以忠實描寫人心和社會為要旨。

註二十六 秋歌原文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automne

Blessent mon coeur

D'une langueu

monotone,

"Tout suffocant

Et bleme, quand

Sonne l'heure

Je me souviens

Des jours anciens,

Et je pleure

Et je m'en vais

Au vent mauvais

Qui m'impor ta

Deçà, delà,

Pareil à la

Etuille morte" — Ghanson D'automne.

註二十七 詩思原文，因無原書，未能照錄。

註二十八 德國十九世紀三大哲學家。

註二十九 靈蒲 (Rimbaud) 短歌。

"A noir, E blanc, I rouge, U vert, O bleu, voyelles,
Je dirai quelque jour vos naissances latentes,

A, noir corset velu des mouches éclatantes

Qui bourdonnent autour des puanteurs cru lies,

Golfes d'ombres; E, candeurs des vapeurs et des tentes,

Lances de; glace, s fers, rois blancs, frissons d'ombelles;

I, poupre, sang craché, rire des lèvres belles

Dans la colère ou les ivresses pénitentes;

U, cycles, vibrations divins des mers viriles,

Paix des pâ'is semes d'animaux, paix des rides

Que l'alchimie imprime aux grands fronts studieux.

O, suprême clairon, plein de stridens étranges,

Silences traversés des mondes et des anges.

—O l'omega, rayon violet de ses yeux”

註三十 馬拉梅 (Stéphane Mallarmé) 法國十九世紀象徵派詩人。

他主張「象徵派的詩是要想法把理想裝成感覺敏活的形式，但這並不是他的最後的目的，不過要用以說明老是主觀的理
想罷了。」

註三十一 勃萊克信條原文：

“The world of imagination is the world of Eternity. It is the divine bosom into which we shall all go after the death of the vegetated body. This world of imagination is infinite and eternal, whereas the world of generation, or vegetation, is finite and temporal. There exist in that eternal world the permanent realities of everything which we see reflected in this vegetable glass

註三十二 僻禮的監督 (Censors of an unknown rite) 就是不自然的意思。

註三十三 郭根國 (a country of Cockaigne) 是波多萊爾理想的國家。就是想像中逸樂繁華之地。

註三十四 瑠璃草就是西名 “forget-me-not”。

註三十五 鬱金香和天竺牡丹，都是淡泊主義的象徵。

註三十六 「內心的適應」(Correspondence)，在惡之花詩集裏面，也有一首叫做 “Correspondence”。

註三十七 果品和聖經，都是祭祀必需的物品。

註三十八 希皮和緡內米提，緡內米提本係 Phrygia 地方的美麗牧童，給 Zeus 化成鷹形，帶到 Olympus 去做神祇的司酒者。希皮是少年的女神，是 Zeus 和 Nera 的女兒，她派在緡內米提前，爲諸神司酒行觴。

註三十九 這一段完全是波多萊爾自己的寫照。(參觀介紹)

註四十 波多萊爾把和人羣的混合，當做一種「難言的宴飲。」

註四十一 里斯本是葡萄牙的京城。

註四十二 鹿特丹在荷蘭。

註四十三 爪哇在蘇門答臘的東南，是馬來半島的一部。

註四十四 多尼屋在芬蘭，沿波羅的海。

註四十五 波羅的海在德意志北面。

註四十六 尼羅就是黑神。

註四十七 波多萊爾很厭惡法蘭西人的機詐，所以這樣說法。

註四十八 亞當和夏娃，都是聖經上所載的人類始祖。

註四十九 馬裏哀 (Molière 1622—1673) 法國喜劇的作家。

註五十 波多萊爾並沒有到過中國，但是他對於中國的人情，很

是關心；因為照他的幻想，中國是個樂國。

註五十一 英國 Daniel Defoe 做一本魯濱生漂流記 (Robinson Cr-

usoo) 描寫魯濱生在荒島的生活。

註五十二 生梯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武將。他叫一般鼓手不斷地敲着，好把那演說台上的路易十四的言語鬧的聽不見。

註五十三 拉布律耶 (La Bruyère, de, Jean 1645—1696) 法國有名的論說家。

註五十四 巴所曠 (Blaise Pascal 1623—1662) 法國有名的道德家。

註五十五 克否是亞洲喀非里斯坦 (Kahristan) 的土人。

註五十六 此處所謂探蓮人 (Lotus-eaters) 指耽於夢幻的怠惰逸樂的人。

註五十七 勃克 (Buck) 指絛子 (Dancy)。

註五十八 衣洛絲 (Thros) 是司愛情的神。

註五十九 就是說雨季來了，不容易得食的意思。

註六十 這些都是法國南部的市集。

註六十一 一七八九年，就是法蘭西大革命時期。

註六十二 標木報警的光焰，大約就是燈塔。

註六十三 妙齡時期 (Cherub Age), Cherub 本來是美麗的天使，

所以 Cherub Age 大約是妙齡時期。

註六十四 原文是玻璃的面具，(a mask of glass) 就是表明內心的

隔膜。

註六十五 明南伐 (Minerva) 意大利 古代司藝術的女神。

註六十六 光輪就是畫師畫在聖人頭上的圓圈。此處用來當做

心靈的象徵。

註六十七 雷格尼 (Maurin Regnier 1573--1613) 法國 諷刺戲劇家。

註六十八 莫林 (待考)

註六十九 比堆是法蘭西一個市集。

註七十 蘇 (Sous) 法國的古銅幣。

註七十一 看護所帶的東西。

註七十二 「他」指上帝。

註七十三 『人們多是廢君，』就是人們雖然不一定都有權位，但是天賦的尊嚴，總應該保存。

註七十四 希臘大哲學家。

註七十五 當時有名的巴黎醫心病者。（原註）

註七十六 泊處（Porch）古雅典城市中的前廊，是Zeus和他的門徒常到的地方；所以又指士多亞哲學派（Stoic School of Philosophy）。

註七十七 此處所謂犬，暗射一般人類而言。

註七十八 史瑞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國有名的牧師，小說家和滑稽家。

註七十九 中古時騷擾歐洲的一種丹麥人。此處大約指犬。

註八十 查理（Charles）就是查理曼（Charlemagne）中古時日耳曼皇帝。此處大約指犬。

註八十一 納司托洛基播命。（待考）

註八十二 聖伯甫除了是浪漫派詩人之外，又是個有名的批評

家。

註八十三 此處的人物指犬。

註八十四 「詩人」指浪漫的或戀愛的抒情詩家 Froutadours 而言，自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之末，風靡於 Provence 法國南部，及意大利北部。

註八十五 「同人」法文原文叫做“Obolens”，是共和國時代一個名詞，用來代表『一家人』和『隨從者』的意思，表明所有人們，——就是主人和僕役，——一律平等。（原註）

註八十六 史維登盤 (Emanuel Swedenborg 1689—1772) 瑞典的神祕哲學家。

註八十七 佛吉爾 (Publius Vergilius Maro Virgil 70—19 B. C.) 羅馬大詩人。

註八十八 西屋克立底絲，希臘第三世紀時詩人。

註八十九 聖馬丁的夏季，即 Indian Summer 指晚秋與初冬間天

氣和暖之時期，常以空氣中烟霧爲特徵。

註九十 亞里丁 (Pietro Aretino 1492—1556) 是意大利的諷刺家，戲劇家，和書信家。

註九十一 怪神 (Chamaera) 指各人所有的神靈。

註九十二 夏朵波浪 (Chateaubriand, de, Francois René 1768—1848) 曾經做過一本時代病的名著，叫做勒耐 (Re 6)。這裏所說的，不曉得是否就是此書。

註九十三 『刺棍』指光陰的侵蝕。

註九十四 文紐絲打 (Venusita) 是意大利的花神。

註九十五 神杖 (Thyrsus) 大都外面纏着長春籐，上面放着松花球，是酒神林神等的一種屬性。

註九十六 黛翁尼昔斯 是古希臘的酒神。

註九十七 康白林納 (待考)

註九十八 英文中稱消磨光陰，常常用 "to kill time" 和這篇的意

義，有雙關的妙處。但是譯文沒有方法傳達出來。

註九十九 河瑞思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Horace 65—8 B.C.) 是羅

馬大詩人。

註一百 快樂主義的詩人，指和 Epionrus 一般窮奢極欲的詩人。

註一百一 在意大利。

註一百二 明拿斯是 Creta 島之皇及立法者，係 Zeus 及 Europa

的兒子，死後曾為冥府之裁判官。衣克斯是 Aegina 島之皇，以敬

虔公正著名，死後為冥府判官。拉達孟塞斯亦係 Zeus 與 Europa

的兒子，因為生平正直，死後遂為冥司。

註一百三 佛文那辯斯 (Vauvenargues, de, Luc de Clapiers 1715—1747

法國哲學家。

註一百四 波羅脫絲是希臘下界之神。

註一百五 白克絲是希臘酒神。

註一百六 Contraltis是一種用最高男音或最低女音唱的歌曲。

註一百七 薩立康 (Mirliton) 是一種樂器，吹起來發出粗糙的聲
音。

現代文學叢刊

快樂的人們

▲蘇德曼著
▲周頌棣譯

一元五角
半冊

愛的零圍

▲莫洛懷著
▲盛明者譯
▲王家楫譯

一元二角
冊

苦戀

▲顯尼支勒著
▲劉大杰譯

一元二角
冊

舅舅昂格爾

▲依斯特拉諾著
▲賀文林譯

一元
冊

本書包含蘇德曼所著短篇小說三篇：(一)輓歌 描寫一個誠樸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少婦，對於愛的憧憬和啓示；(二)蒂亞 是描寫靈肉衝突，批評人生的一篇浪漫作品；(三)快樂的人們 是一張速寫的漫畫，一篇清雋的隨筆。全書文體秀麗，描寫深刻，對於戀愛及人生諸問題，頗多開發。

本書分上下兩卷，合訂一冊，前卷寫一男子在婚前的淒愴纏綿的戀愛故事，後卷則為未亡人之自由，述自初戀結婚直到死別為止的一切經過。前後兩部，情調雖相彷彿，而技巧卻各有不同。全書富於情熱的詩意，實為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的一大巨製。

本書為顯尼支勒原著，描寫一個年輕貌美的寡婦，和她十二年前一個舊相好男子苦戀的經過，女子的純情和男子的遊戲便是這幕悲劇的內容。男子得到了女子的肉體，便再不去理她的殘酷；女子犧牲了自己的肉體，仍得不到他的心的悲傷，在本書中，真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過一天自由生活，勝過奴隸的終生，」這便是本書的主旨。全書共合三個有連續性的短篇，處處充滿着自由的奮鬥精神，著者以熱烈的同情，從貧民窟裏，強盜窩裏，尋出現代的進步的社會意識來。描寫技巧，異常深刻，句句打進讀者的內心坎。請看呀！這位巴爾幹的高爾基，給中國讀書界發出的第一聲。

中華書局發行

新文藝叢書

口供……
 一個女人……
 少女書簡……
 幻醉及其他……
 金絲籠……
 春之罪……
 犧牲……
 石子船……
 現代法國小說選……
 過嶺記……
 死的勝利……

郭子雄……一册……三角半
 丁玲女士……一册……三角半
 夏忠道……一册……三角半
 謝冰季……一册……七角
 陳楚淮……一册……七角
 茅以思……一册……五角半
 查士元……一册……一元五角
 沈從文……一册……五角
 徐霞村……一册……五角半
 孫用……一册……三角半
 伍純武……一册……二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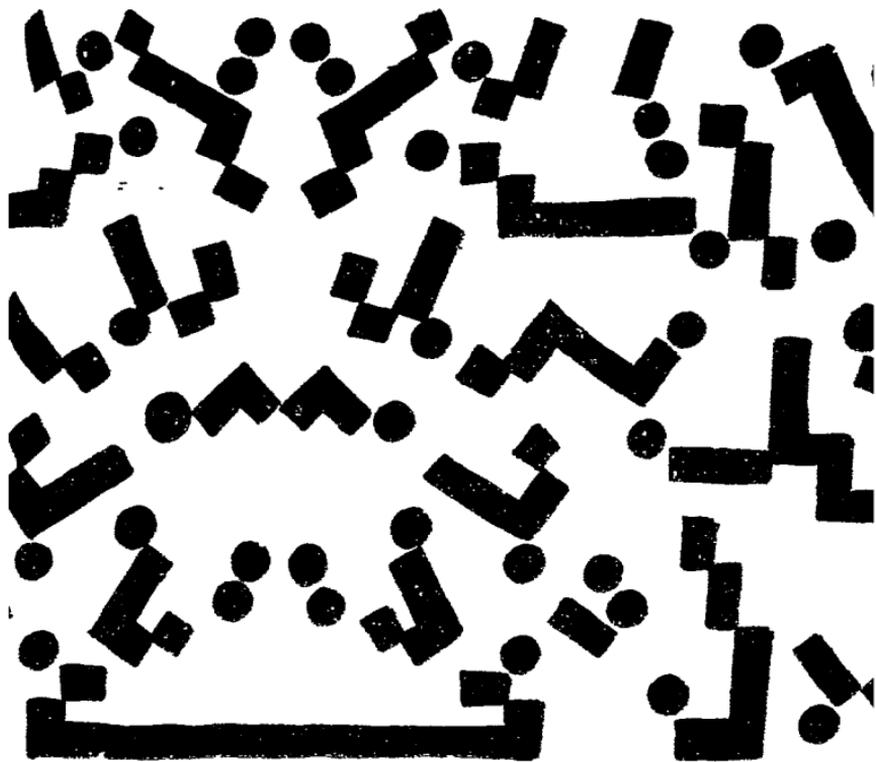
旅店及其他……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結婚集……
 一幕悲劇的寫實……
 輪盤……
 波多萊爾散文詩……
 珊拿的邪教徒……
 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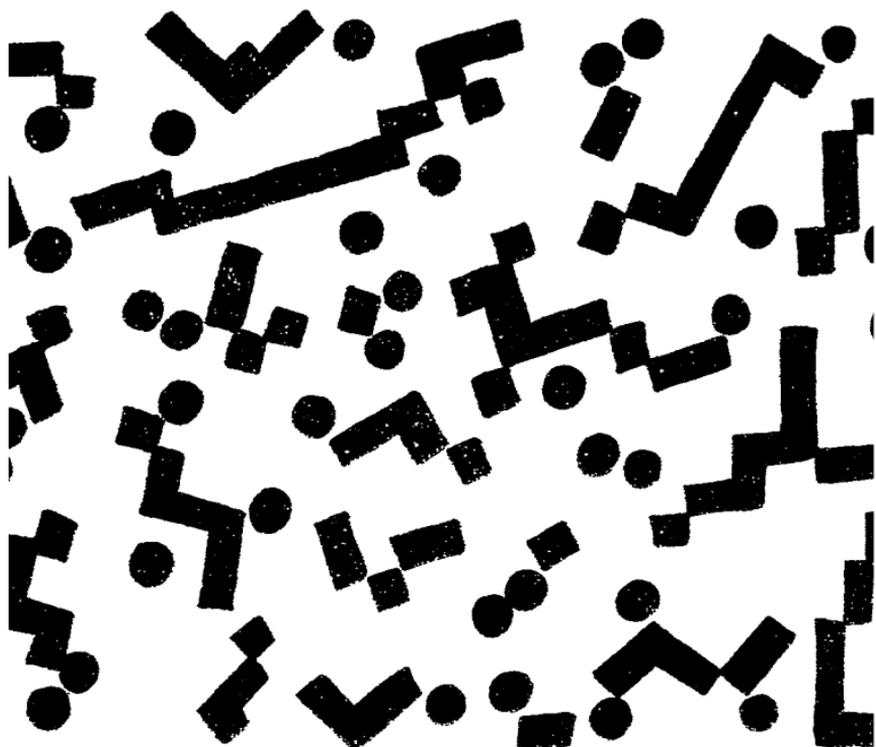
沈從文……一册……五角
 查士元 第二輯……一册……五角
 梁質秋……一册……五角
 胡也頻……一册……五角
 徐志摩……一册……六角
 邢鵬舉……一册……六角
 王質味……一册……五角
 王質味……一册……二角半

愛神的玩偶……
 斷橋……
 傀儡師保爾……
 卡爾與安娜……
 愛儂兒……
 詩人柏蘭若……
 水仙辭……
 勃萊克……
 虹……
 阿鳳……
 德國名家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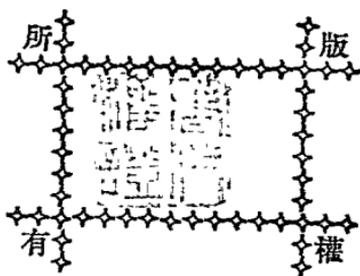
孫孟潯……一册……五角半
 曾虛白……一册……六角
 羅念生……一册……三角半
 陳林華……一册……五角
 盛明若……一册……五角
 李惟建……一册……一元二角
 李萬居……一册……六角
 梁宗岱……一册……四角
 邢鵬舉……一册……三角半
 胡山源……一册……八角半
 冷西……一册……五角
 劉思訓……一册……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九年四月
民國十九年四月
民國廿二年五月再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徐州漢口南昌
九江慶慶沙常徐州漢口南昌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濟陽煙台香港新加坡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譯者 邢鵬舉
主編者 徐志摩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陸費達

◎ 新文藝
書藝波多萊爾散文詩(全一冊)
定 價 銀 六 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X /
3410 /

註冊商標

